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碩士論文

成為多語人——語言自傳分析

研究生：洪素蓉 撰
指導教授：張學謙 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華語文學系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

本班 洪素蓉 君

所提之論文 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楊允言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李香妃

張學謙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2008 年 9 月 19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台東大學 華語文學 系(所)
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 組 97 學年度第 暑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成為多語人——語言自傳分析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學謙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洪素蓉 (親筆正楷)

學 號：3895006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19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 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 2005/06/09



謝 辭

有事做事、沒事讀書，這三年我過得特別充實難忘！

感激恩師張學謙教授，博學多聞、條理分明、不厭其煩的傾囊相授給予指導鼓勵，同學們都互勉：「嗯，愈來愈有阿謙的味道。」老師，謝謝您！

感謝教授楊允言的教學，讓我一窺台語文深奧語料之豐富與多彩，您的耐心與專業是我爾後教學的標竿。

感恩許秀霞主任、林淑慧教授、林雅玲教授、傅濟功教授、董恕明教授的教課，沒有您們浩瀚淵博的學問，學習的樂趣不會如此強烈、刺激。

感佩李秀妃教授，口考期間賜予許多寶貴意見，您的建議讓本文更臻完美。

感念十位主角，因為有您們的多語經驗，才有「成為多語人」的誕生。涂錦賢我好愛聽你講話；李美妹謝謝妳常關心我有沒有吃飯；涂繼盛你的肯定讓我很歹勢；邱明彥我想學你多語帶來的自信；陳四妹妳接受訪談是我的突破；陳清華的熱情與疼惜讓我好愛妳；林清美妳七十歲不嫌晚是我最好的鼓勵；宋雲月妳好學精神令我望塵莫及；林峰金妳是我的開心果；陳阿貴我看到你眼神與嘴角的喜悅！

感動我們這一班，「第一屆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老老少少一團和氣，互助提攜、同甘共苦，這真是一段美好歲月。

感懷父親，他因工作常調動而影響我成為多語人；二十一年前我獲廣播金鐘獎，他說：「蓉啊！妳日以繼夜辛苦工作有收穫，好開心喔～。」現在，我想說：「爸啊！今天的收穫喜悅，更勝當年，您在天國高興嗎？」

最後，謝謝我的台東大學，你永遠是我的！



成為多語人—語言自傳分析

作者：洪素蓉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摘要

台東縣幅員遼闊、族群眾多，人際往來密切、語言多樣，其中會使用多種語言溝通的人令人稱羨，研究者以會說三種以上語言的人作為研究對象，這些人可稱之為多語人。

本研究旨在瞭解多語人的語言經驗，包括她/他們如何、為何、在何種環境、以及跟誰習得多種語言，同時把她/他們的多語能力放在個人的生命史當中，描述多語言及其生命各個階段的豐富多樣的關係，透過多語人的語言故事，窺見族群、語言、文化多樣性的個人與社會意義。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的方法建構多語人的語言自傳，以報導的方式呈現多語人的生命史。

從多語人的語言自傳可以看出環境和學習興趣、動機與開口說的勇氣，對成為多語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受訪者強調環境與學習動機是學會第三種語言的關鍵，即要有講話的對象、常說多說，語言不常說會退步也會忘，嚴重時有語言滅絕危機。她/他們對多語現象保持相當正面的態度：語言多樣，讓人生更加豐富有趣，語言多樣也會帶來經濟利益、方便人際溝通和有利工作進行等實質好處。多種語言靈活切換使用，能講對方的語言讓人有親切受尊重的感覺，多語學習利多於弊；避免語言流失，多種語言是資源，維護語言多樣性是大家的責任。最後，希望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打造多語環境，捍衛語言多樣性，將台灣裝點成多音交響的美麗島。

關鍵字：台東、多語人(多語者)、語言自傳、多語主義



Becoming Multilingual

— An Analysis of Language Autobiography

Su-jung Hung

Abstract

Taitung County i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place. In this multilingual society, multilinguals can easily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ir multilingual ability is both a personal and social treasure. In this thesis, “multilingual” was defined as people with a good command of more than three language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multilinguals’ language experiences, including how, why and at what kinds of environments, and who did they learn various kinds of languages. Furthermore, multilinguals’ various languages were placed in their life histories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life stages, it was hoped that through multilinguals’ language autobiography,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ic,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being multilingual. This study used deep interview method to interview chosen multilingual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ranscribed and rewritten to language autobiographies.

From these language autobiographie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conducive to becoming bilingual were environments, interest, motivation and the courage to speak. The respondents showed positive responses to their multilingual ability and multilingualism in society. For them, linguistics diversity meant precious resource, interesting and abundant life, it also meant economic benefits, and easi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tc. Hopefully, everyone can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construct a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s and to defend language diversity, so that Formosa can become a beautiful language garden.

Keyword : Taitung, Multilingual,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Autobiograph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報導與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名詞釋義.....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
第一節 語言保存和流狀況.....	5
一、世界語言狀況.....	5
二、瀕危語言的等級.....	5
三、台灣語言狀況.....	7
四、造成語言瀕危與流失因素.....	8
第二節 語言多樣性的重要.....	10
第三節 回顧和語言自傳相關的文獻資料.....	12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15
第一節 深度訪談語言自傳.....	15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採訪問題.....	16
一、研究對象.....	16
二、採訪問題.....	17
第四章 受訪者的語言自傳.....	19
第一節 涂錦賢的語言自傳.....	19
第二節 李美妹的語言自傳.....	29
第三節 涂繼盛的語言自傳.....	36
第四節 邱明彥的語言自傳.....	45
第五節 陳四妹的語言自傳.....	54
第六節 陳清華的語言自傳.....	60
第七節 林清美的語言自傳.....	66
第八節 宋雲月的語言自傳.....	75
第九節 林峰金的語言自傳.....	82

第十節 陳阿貴的語言自傳.....	92
第五章 訪談資料整理分析	98
第一節 受訪者多語程度描述.....	98
第二節 多語對家人的影響	101
第三節 家庭、學校和社區的影響	103
第四節 多語在工作與人際的影響	105
第六章 結論與感言	107
第一節 結論	107
第二節 感言	109
參考文獻.....	113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118



表目錄

表 2- 1	評估語言現狀的九個要素（UNESCO, 2003）	6
表 3-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16
表 5- 1	受訪者多語學習受家庭、學校和區的影響	104
表 5- 2	受訪者語言使用在工作與人際的影響	106
表 6- 1	多語人優勢示意表	108





第一章 緒論

當你聽到有人跟自己說不一樣的語言時，是豎起耳朵仔細聽，還是充耳不聞？台灣是個多語的社會，從前有原住民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日語、國語、台語、客語、英語等各種語言充斥；如今更有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菲律賓語等等加入。社會多語言和個人多語言，可以互相溝通瞭解、化解種族之間的歧見、促進族群和諧。語言背後的獨特文化能否保存，包容與尊重每個民族的語言，讓語言活力暢旺是關鍵。

語言活力要暢旺，各種語言都不應排斥，在我們身邊有很多人會使用雙語或多語溝通，多聽多說多學，成為多語人，小至家族、大至全人類都有貢獻的。為此，本研究採訪十位台東縣的多語人，瞭解他們語言學習方法與多語帶來豐富的生命史。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包括研究背景與動機、報導與研究目的、名詞釋義等；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主要探討語言流失和保存、語言多樣的重要和語言自傳的文獻資料；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與過程；第四章語言自傳；第五章為資料分析；第六章結論與感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小時候因父親工作的關係經常搬家，每到一個新環境就得重新認識新朋友，融入最好的方法是說話，說跟對方一樣的話，無形中學會了許多語言；從來沒想過這樣的經驗，終身受用。

研究者以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考上廣播電台閩南語播音員（當時的職稱和工作內容分得很細），播很專業的農漁業新聞、主持很道地的閩南語節目，甚至台東六族原住民節目也非閩南語播音員莫屬。

在 1970 年代，政府愈來愈重視原住民生活、教育、經濟、文化上的政令宣導，雖然節目使用語言為國語，但當時的主管認為主持工作應歸類在同屬語言位階較低的台語。回想過往，當時閩南語播音員似乎矮一截，無從選擇的情況下，我以

融入原住民部落上山下海尋找題材，一個專為原住民朋友服務的節目「紅葉谷」，於 1987 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優良廣播電視節目金鐘獎。至此，以播國語獨享許多福利的國語播音員，開始覬覦並爭取原住民節目應由國語播音員主持。

研究者所服務的電台屬全國性電台，記得 1980 年要報考前，說話輕柔又快的節目科長馮永寧在電話中說：「我們缺閩南語播音員，你來不來考？」研究者誤聽為「我們缺蘭嶼播音員，你來不來考？」，便急忙婉謝「不了！蘭嶼要飄洋過海太遠了」；等弄清楚才驚覺語言一字之差，真的差太多了。

在那個媒體尚未解嚴，廣播還負有抵制匪波的年代，研究者很幸運的從百多名競爭者中，先通過考國文、英文、作文和時事分析的筆試，接著以當時所謂字正腔圓的國語、清晰流利的閩南語，通過口試；第三關面試要審核身家背景和外型，最後脫穎而出。歷經廣播的繁華拘謹嚴格與普及後的大鳴大放、個人色彩濃厚的自由，一路走來始終與語言、說話、聲音無法分離。

2002 年到學校支援鄉土語言課程，看到人口不多、族群豐富、語言多樣的台東，在語言推廣教育上，老師雖賣力薪傳、學生卻意興闌珊，十分可惜。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交際工具，懂得一種語言亦即等於拿到一把打開文明寶藏的金鑰匙（徐世璿，2001）。這把金鑰匙還彷彿是一種身分和能力，多學會一種語言，等於多一個自我。「語言死，文化亡；文化斷，民族滅」咱台灣人不可攔「無要無緊，任其自生自滅」（胡婉玲，2000）。

第二節 報導與研究目的

台灣四百多年的變遷史中，居民面對不同族群、統治者的入侵，自然衍發成多語言的環境。從早年先住民在台灣生活，接著殖民時代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國人，都曾在台灣留下統治的痕跡。台灣於清領時期，閩、客人士大量移台，台東縣在同治十三年間才大量開放漢人移墾，漢人進入後山滿是原住民居住的部落，語言進一步形成多元、多語的社會環境，台東境內閩、客、原住民族和外省籍的南腔北調，各族群的語言好不熱鬧。

台東多語特性雖處處可見，卻也有逐漸流失的現象，原因不外乎家庭不講或

少講、學校不教不重視、社區也不通不聞問。研究者在學校支援母語教學時，多數學生對自己的母語生疏冷漠，認為不登大雅之堂、沒有功能性，學習興致低落，殊不知任何語言都是教育的基礎，也是歷史文化的呈現。因此本研究以縣內會說三種以上語言的人稱為多語人，報導十位多語人的故事，希望了解他們是如何學會這些話、多語人的語言態度及對語言使用狀況如何？怎樣看待多語現象、能力，以及多語帶來哪些好處。目的在突顯多語人的成長經驗及生活時空背景；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關聯性；多語人是族群和諧及語言不流失的重要資產；證明多語環境、多語主義可在台灣生根，會雙語（多語）的人，比只會單語者更具優勢。

經由這些多語人經驗談，撰寫語言自傳。在現今社會環境急遽變遷及多元化社會的需求下，多語人的語言自傳或許能為語言教育提供經驗法則，因應未來教學或想成為多語人能有所助益和參考，期盼有效的多語學習，能減緩語言消失的危機，讓大家也在多語天地裡受益良多。

第三節 名詞釋義

Baker (2007) 在他的《雙語主義》書中對「多語者」、「多語人」、「社區語言」的名詞做了簡明的解釋，以下引用他的說法，並將本文的相關名詞做簡單的定義：

- 一、多語者 (Plurilingual)：「精通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人。」
- 二、多語人 (Multilingual)：「一個聽得懂或使用三種或三種語言以上的人。」
- 三、社區語言 (Community Language)：「某一特定社區或區域所使用的語言通常指語言弱勢群體的語言。」
- 四、多語主義 (Multilingualism)：「指個人能使用數種語言及在一個地理區域不同語言族群共存的現象，在多語主義下，教導與學習多種語言可以蓬勃發展。」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分爲三節。第一節呈現世界以及台灣語言保存與流失的狀況；第二節從語言生態的觀點討論保存語言多樣性的重要性；第三節則回顧台灣和語言自傳相關的文獻資料。

第一節 語言保存和流狀況

一、世界語言狀況

世界上目前將近有六千種的語言，舉世知名的語言權威大衛·克里斯托，在〈語言的死亡〉一書明白指出，語言只要再也沒人講，便算是死了(大衛·克里斯托，2001)。語言的流失和死亡是世界性的問題；其中美洲占 15%，歐洲和中東占 4%，剩下最大部分的 81%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假設兒童不再學習的母語，就稱爲是瀕臨死亡的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那麼現在世界各地瀕臨死亡的語言狀況是：美洲三分之一的語言、澳洲 90%的原住民語言、USSR 境內 50%的語言和北美洲 80%的語言都瀕臨絕種(張學謙，1996)。

全世界單單只使用一種語言的國家並不多，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是單族群語系的國家，全球有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是屬於會說兩種語言(以上)的雙語(bilingual)或多語(multilingual)族群，這說明人具有“雙語能力”或“多語能力”，多語言文化是當今世界的常態(Connor, 1994)。世界各地的弱勢語言大概都是因爲家庭失傳，學校不教，而斷送生命(張學謙，2003)。

二、瀕危語言的等級

據估計在 21 世紀末，世界上 90%的語言會死亡、滅種(Krauss,1992)。前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爲〈語言的死亡〉這本書寫序指出，因漢化而導致平埔族群語言死亡，是台灣歷史族群的浩劫。語言是否病了？會不

會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3）以語言活力和瀕絕狀態、語言態度和政策、典藏的急迫性三面向，提出了九個要素來評估語言現狀。在進行判定時，這些要素絕對不可單獨使用。九個要素如表 2-1 如下：

表 2-1 評估語言現狀的九個要素（UNESCO, 2003；轉引自謝國平，2007：12-14）

要素 1: 語言的世代傳承	語言由上一代傳到下一代。世代與世代間有的傳承越多，語言也越強健。
要素 2: 語言使用者的確切人數	人口少的族群比人口大的族群，更容易因為疾病、戰爭、天然災害、或因融入其他較大族群而消亡。一個社群認同的一致性越強，語言也越強健。
要素 3: 語言使用者佔總人口的比率	在一個團體中，某語言使用者的數量與總人口之比，是判定語言活力很重要的指標。越多人使用該種語言，語言也越強健。
要素 4: 現存語言應用範圍的喪失	語言在何處被使用？用在跟誰對話？用在多少主題上？一種語言越被一貫而持續地運用，就越強健，這代表著此語言被應用在社群的各生活層面。
要素 5: 對新領域和媒體的回應	當社群的生活環境改變時，語言也跟著改變嗎？當語言越被積極運用於新的領域時，語言也越強健。新的領域包括了學校、新型工作環境、以及廣播和網際網路等新媒體。
要素 6: 語言教育和學習讀寫的材料	教育過程中，是否藉由這種語言的口語、書寫、和其他的媒介型式來引領學習嗎？現存語言材料的多樣性越大，在教育中被運用的機會越大，語言也越強健。
要素 7: 政府和機構對待語言的態度和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及使用）	政府和機構對於優勢和非主流語言，有明確的政策和(或)非公開的態度。當官方對待社群語言的態度和政策越正面，語言也越強健。
要素 8: 社群成員本身對自己的語言的態度	某一語言社群的成員可能會認定自己的語言，對本身的社群和認同很重要，因而推廣這個語言。當他們的態度越正面，對自己的語言越感到驕傲時，此語言也越強健。當成員越重視認同本身的傳統時，這個社群的語言也越有可能被保留和推廣。
要素 9: 典藏的數量和質量	有充足的完整記錄、轉寫、翻譯、和分析過的材料嗎？有越多的歷史和當代語料，語言也越強健。這些語料包括了完整的文法和字典、大量的文本、不間斷的語料流通、以及加註過的豐富高品質聲音及影像記錄。

三、台灣語言狀況

台灣是個多民族地區，2300 萬人口中，98%以上是漢族。漢族人口中，以閩南人 73.3%和客家人 12%為兩大分支，其餘為中國各省移民約 13%。閩南人原籍以福建泉州和漳州人最多，客家人原籍以廣東的梅州和潮州人最多。而原住民即南島語系佔 1.7%（黃宣範，1995）。

台灣語言教育跟曾經想擁有它的族群，有相當大的不同和多貌：荷蘭人治台為統治及傳教，以實用取向。明清領台以漢文為主。日據時代以同化為目標，分三階段（1895-1919 年，安撫時期。1919-1937 年，同化時期。1937-1945 年，皇民化時期）。光復後，國語成為共同語言。1945-1969，改制穩定時期，消除日語，推行國語。1970-1987，計畫貫徹時期，鞏固國語。1987--多元開放時期，多元化，承認所有本土語言（陳美如，1996）。

民族多、族群語言各不相同，在台灣大致以中國各省移民（即所謂的外省人）以說國語為主、閩南人的閩南語廣泛被稱為台語、客籍人士講客家語，以及以原住民為主的南島語系這四大族群的語言為主。（洪惟仁，2002）大部分的台灣人通常能夠操持至少母語及國語等 2 種以上的語言，因此台灣可以說是一個多語社會（multilingual society）。在台東縣二十三萬四千多的人口當中，原住民約七萬八千餘人，客家籍有五萬多人（台東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www.taitung.com.tw）。但族群人口不一定等於語言人口。

許多語言學家都指出，台灣本土語言的使用範圍縮減，原住民語流失相當嚴重，已經走向「語言死亡」之路（鄭良偉，1990；黃宣範，1995；李壬癸，1997；黃美金，2000）。

臺灣本土語言流失的情形，在家庭以原住民母語最嚴重。1995 年內政部的統計報告顯示原住民在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是華語，佔 60.49%，在家說母語的只有 35.8%（內政部統計署 1997：60，62）（轉引自張學謙、鍾秋妹、謝昌運，2005）。

聯合報 2002 年 3 月 24 日曾調查 Holo 台語和客家話使用的情形，結果發現，77%的 Holo 人在家說 Holo 話，19%在家說華語；41%的客家人在家講華語，超過在家講客家話的比率（37%）。

聯合報 2002 年 4 月 29 日第 14 版〈母語的傳承與流失〉的調查，指出台灣族群語言的傳承危機主要有四點因素：1.台語能力衰退 2.家庭母語傳承不佳 3.母語使用場合縮減 4.母語傳承意願薄弱。台灣母語保存，過去是以維持雙言現象的方式。也就是說，一般人會說母語並不是學校教導，而是在家庭社區的環境中，自然習得。

根據鄭良偉觀察，台灣本土語言流失嚴重，主要是母語使用人口減少、母語使用場合縮小，以及使用母語能力減退（鄭良偉，1990）。

四、造成語言瀕危與流失因素

（一）一般理論說法

根據 Giles 等人（1977）的語言活力理論（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theory），認為社會地位、人口因素、制度支持與控制是影響語言活力的三因素；當一個民族缺少其中一項，即表示語言活力在程度上佔劣勢，容易造成語言瀕危和流失。黃宣範（1995）對語言轉移或消失的原因認為有法律因素和人口因素；許多國家透過行政命令或法律禁止某些語言在公共場所、行政機關內使用，最常見的是禁止移民者使用自己原來使用的語言。人口因素有族語人口數量的大小、分佈情況、都市化程度和教育、職業取向等（黃宣範，1995）。

語言消失的因素，十九世紀的學者們認為語言是有生命的，有誕生、成長、成熟、逐漸衰老之後死亡，死亡乃是該語言不被人瞭解和使用。到二十世紀，人們認為語言瀕危與流失的原因，一為語言群體消解，就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消失了；一為語言被同化所引起的語言轉用（language shift），這種轉用有強制性和自願的兩種不同性質（徐世璇，2001）。

語言控制，達成語言霸權也是引起語言瀕危和流失的原因，Skutnabb-Kangas（2000）提出：處罰或羞辱小孩說母語，就是母語流失的開始。（Skutnabb-Kangas,, 2000：294）張學謙（2004）。語言歧視主義的獨尊華語、壓制本土語言，造成本土語言嚴重的流失（張學謙，2000）。

有人類必有語言，語言瀕危與流失還包括使用的人變少、年紀變大、範圍減少，以及語言缺乏活力等因素。Krauss（1992）也曾列出一些相關因素：1.種族

滅絕；2.社會、經濟或聚落的破壞；3.遷居，人口遞減；4.強迫性的同化政策造成的語言壓制或同化教育；5.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視的沖擊。

(二)台灣的狀況

台灣在歷史上曾被異族覬覦、統治、獨尊國語的過往，影響語言活力與發展。調查台灣本土語言使用的學者表示福佬話、客家話有衰微的跡象 (Young, 1988)。多語社會中，放棄自己的母語而遷就另一種語言是常有的事，雲林、彰化地區，客家方言的衰亡是一個例子。而原住民語言已經走向滅種之路 (黃宣範，1995)。

在台灣社會中，常會聽到阿公阿嬤用不輪轉的台灣國語跟小孫子們說話，這狀況有源自過去推行說國語運動的成效，也有單語主義霸權壓迫下的改變。

許多詩人對語言受壓迫曾以文學作品呈現心聲，像曾貴海的詩「客家話」，對不懂客家話的人而言，可視為一種挑戰，他這樣寫著 (曾貴海，2006：49)：

「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大家還會講台語/
有兜老人家講起日本話/口氣優雅甚至帶感情/
中國人管台灣五十年/講客話要罰錢掛狗牌/
細人仔嚇到面蓋青/阿公喊做爺爺/阿婆喊做奶奶/
客家母語變做北京語/爺娘來聊/孫仔聽毋識客語/
看伊等像外星人/避入間肚毋出來/祖孫感情兩截斷/
老人家歇沒兩日/包袱擱著遽遽歸屋家/係麼人/
滅絕台灣客家話/滅絕台灣客家人倫/到底為麼介」

導致客語流失的原因：張學謙 (2000) 於〈母語教育 e 趨勢 kap 基礎概念〉文中指出，台灣本土語言的現狀有失去母語的危機，獨尊華語的官方語言歧視主義，會危害母語生存，即台灣過去推行單語教育政策，造成削減式的雙語現象，使各族群的學生學會了國語，卻喪失了母語。

黃娟 (1995：49) 指出 (轉引自張學謙、林芳蓉 2005)：

客家人是台灣的少數族群，人口約五百萬，在國民黨長期貶壓母語、摧毀本土文化的政策下，受到的災難格外慘重。今天的客家子弟，大半不識自己的語言，對客家文化的特色也一無所知。換句話說，客家和客家文化，緊隨著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走上了覆沒之途。

第二節 語言多樣性的重要

人類文明的財富，語言是其中之一，一個人會兩種或多種的語言，自古以來一直存在。徐世璇（2001）在思考語言瀕危與保留時，提出暢導雙語和保持語言的多樣性是最佳對策，認為雙語或多語的狀況有使用上的優越性和語言互補的功能，甚至能保存一個族群的文化遺產、增強自信心；語言多樣性是一種進步。

從語言生態(ecology of language)的觀點出發，語言多樣性是資源。Crystal(2001)由語言生態學的角度提出「語言多樣」來關心語言死亡，語言和生態一樣，有不可取代性。

一般人會認為全世界只要一種語言，就可以溝通無礙、四海一家，世界大同。Crysta(2001)指出，這想法未免太天真，怎樣也沒辦法成立「語言愈少過得愈好」的論調。世上的語言多一點，從「綠色語言學」(green linguistics)的不同角度來看，有五大要點關心著語言的死亡，引領我們看見語言多樣性的好處，打破單一語言的迷失：

- (1) 因為世人需要多樣的語言。
- (2) 因為語言說的是身分認同。
- (3) 因為語言是歷史的寶庫。
- (4) 因為語言可以擴大人類的知識。
- (5) 因為語言本身就很有趣。

多樣性和語言存活的重要，Garcia(1992)是以花園來比喻，強調世界各地有不同形狀、大小不一、各色各樣的花朵，要是所有的花朵和顏色都一模一樣，那人生將是黑白的；不同顏色的花朵可增添花園艷麗，豐富人們視覺與美感；假如在語言花園裡，語言充滿多樣化，如此才會是個豐富、有趣又多彩多姿的世界。

無論是花園或社會，人們都喜歡豐盛的內容，因此，文人以詩或文學作品描繪語言多樣的可貴，像熱愛生活的詩人陳黎，他的作品給人兼容並蓄又強烈的感覺，對處在這片土地上的各種族群、多元文化和多樣的語言，以五顏六色傳神的寫下這首〈島嶼之歌〉—給台灣的孩子，令人雙眼為之一亮，以下摘錄部份：（陳黎，2001）

島嶼的名字叫台灣，台灣是一塊調色盤：

不同形狀的舌頭，吐出不同顏色的聲音，

攪拌成色彩豐富的美麗島。

你塗上紅紅的雅美話：

我塗上藍藍的阿美話：

他塗上金黃的布農話：

你聽他們在那邊唱「帕西佈佈」，

讓我們解開打結的舌頭，讓五顏六色的母音一起畫畫：

閩南話，客家話，

山東，山西，河北話……

泰雅話，卑南話，

魯凱，鄒，邵，賽夏，排灣話；

巴埔轆，洪雅，巴布薩，

巴宰海，道卡斯，西拉雅，

噶瑪蘭，凱達格蘭……美麗的聲音，美麗的話。

如果這塊調色盤上的語言、聲音、文化、顏色都統一成一種尺寸形貌，七彩變黑白還會美麗嗎？

語言的多樣性需要被放在社會脈絡中(Sonia Nieto, 2007)，台東縣族群多貌、文化特色多元、語言生態多樣；在這環境下，會雙語(多語)的人，比只會單語者更具優勢。

英國的雙語專家 Baker(2007)認為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文化的萬花筒，特別在雙語和雙語教學上，提出在溝通、文化、認知、性格、學業和金錢上，已知的十點好處，分別是：

- (1) 溝通領域較廣（家族、社區、國際接觸、就業）。
- (2) 兩種語言的讀寫能力。
- (3) 較寬廣的文化涵養（enculturation），較深入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以及具有兩種語言世界的經驗。
- (4) 對不同文化的忍受力較高，種族歧視的偏見較少。
- (5) 思考上的優勢（創造力、溝通的敏銳度）。

- (6)提升自尊。
- (7)身份認同的安全感。
- (8)提高學業成就。
- (9)較容易學會第三種語言。
- (10) 經濟上和工作上的優勢。

在這些已知雙語和雙語教育的好處上，張學謙、鄭良偉（2006）提出語言可以互相依賴，採用雙語能促進母語與強勢語言和平共存，在母語是教育的寶貴資源下，母語和第二語言可互相依賴，更可建構雙語優勢。黃東秋（2003：62）亦主張新生代需要學習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語言』，這也是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

第三節 回顧和語言自傳相關的文獻資料

回顧台灣和語言自傳相關的文獻資料有張學謙、蔡丕暹（2003）〈將語言人權融入語文教學〉、黃宣範（1995）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王蜀桂（1995）的《讓我們說母語》、王昱祺（2008）〈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以台東地區四大族群為例〉、李惠敏（2002）〈從洋鬼子到外勞〉以及江文瑜（1999）的《阿媽的故事》。

張學謙、蔡丕暹（2003）、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李惠敏（2002）並非語言自傳的專著，主要是運用受訪者的語言經驗來補充提供語言人權、語言政策議題個人經驗的面向。黃宣範（1995）在〈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書中指出，多語社會裡的弱勢族群，能傳承弱勢語言的原因來自潛意識的族群意識作用。他分別將原住民、客家人和外省二代的族群意識做番描繪，寫下語言自傳。李惠敏（2002）在〈從洋鬼子到外勞〉闡述台灣人民的語言集體記憶，在台灣官方語言政策下，人民學習國語心態的轉折。

王蜀桂（1995）《讓我們說母語》、王昱祺（2008）〈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以台東地區四大族群為例〉和江文瑜（1999）的《阿媽的故事》則是較為完整的自傳書寫。

王蜀桂（1995）的《讓我們說母語》將十四位外國神父，四十年來研究原住民母語的艱苦過程，以故事報導呈現出一篇篇宛如原住民母語「活字典」的傳奇經歷。這些神父有為原住民語言正音、有在瑞士教編排灣語、有在阿里山收集鄒語、有研究賽德克語二十年的，也有為泰雅語將失傳而心急的，一切一切全都和薪傳母語密不可分。作者從訪問的外籍神父修女身上也讀到令人心痛的事實——在部落裡，原住民語言面臨消失的危機，因為孩子們都不喜歡說或聽母語。然而不管這些少數民族的語言，何時會消失，這群為台灣原住民語言、文化留下珍貴的記錄者，相信台灣的歷史，不會忘記他們！

江文瑜（1999）的《阿媽的故事》採用口述歷史法整理而成，以九個單元，記錄二十四位台灣阿媽那一代的生活史，用國語、國文所寫的閩南話和用「台文」所寫的台語思考的文章，去描寫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籍、日籍等阿媽在婚姻、家庭、經濟中，如何以無比的毅力與堅韌走過從前兩性不平等的歲月，勾畫出台灣阿媽不同的容貌，是相當珍貴的台灣婦女生活史。

王昱祺（2008）〈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以台東地區四大族群為例〉，訪談台東地區四大族群的十八位原住民，了解在台語的使用的狀況、學習過程和策略以及對台語的態度和意識形態。文中除了呈現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之外，並分析影響原住民台語學習和使用的相關社會、文化因素。這篇論文拓展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第二語言能力新的認識。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節 深度訪談語言自傳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多語人的多語經驗，並撰寫語言自傳分析。深度訪談是透過比較深入，徹底的訪談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這些重要因素並非普通訪談就能得到的結果（文崇一、楊國樞，2000）。深度訪談是要深入瞭解受訪者真正的想法，獲得最真實的資訊。

進行深度訪談，要能融入情境，保持客觀。訪談者首先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其次是訪談前的準備工作，再來進行預訪、約訪，然後展開訪談，訪談時要能掌控現場氣氛，最後完成報導（萬文隆，2004）。

訪談在質性研究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經過仔細整理後得到逐字稿，接著從詳細的資料中分析相關的理論，並以報導型式呈現受訪者語言自傳。受訪者族別、成長背景、婚姻與家庭狀況、學經歷各有特色，目的在增加不同資料來源提供研究現象完整。

目前所知，本研究在全國碩博士論文中尚無人做過，研究者進行的過程從人選敲定，剛開始有部分被婉拒，經解釋說服到多次約訪，這過程有工作忙碌而爽約的時候，有各種剛好不方便的理由，一次次克服與等待，每位研究對象的訪談時間與次數各不相同，順則三次、慢則八次，之後還有以電話補充和確認的，估算每次訪談時間從三十分到二小時不等。將訪談資料錄妥後，一句句監聽打逐字稿、資料整理、初稿、定稿，修修改改到送受訪者審閱後，從陌生到熟悉，從排斥到接納，再從接納到親如家人，過程有倒吃甘蔗般的喜悅與感受。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採訪問題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多語言學習經驗為主題，研究對象包括閩南、客家族群和原住民族。研究者以人口較密集的台東市為中心，選擇五名受訪者，再以南迴線兩名、縱谷線兩名、海岸線一名為對象，一共十位進行訪談，表 3-1 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受訪者	族別	性別	年齡	配偶族群	職業	學歷	多語種類
1	涂錦賢	客家	男	58	閩南	警官	警察大學	國、台、客、日、英語（五種）
2	李美妹	客家	女	81	客家	家管	日治公學校肄業	國、台、客語（三種）
3	涂繼盛	客家	男	70	閩南（父） 客家（母）	台東縣政府總核稿秘書退休	台東高中	國、台、客、日、阿美語（五種）
4	邱明彥	客家（父） 閩南（母）	男	76	客家	台東縣政府建設局長退休	台東高中	國、台、客、廣東、日、阿美、英語（七種）
5	陳四妹	閩南（父） 客家（母）	女	70	外省（福建）	家管	小學	國、台、客、日、福州語（五種）

6	陳清華	閩南	女	84	閩南	家管	日治高等科畢	國、台、客、日、排灣語（五種）
7	林清美	卑南族	女	70	卑南族	小學老師退休	師範專科	國、台、日、卑南、阿美語（五種）
8	宋雲月	排灣族	女	63	外省（河南）	裁縫師退休	小學	國、台、排灣、日、英、客語（六種）
9	林峰金	阿美族	女	54	英國籍	美髮師	花蓮商校	國、台、日、阿美、英語（五種）
10	陳阿貴	阿美族	男	49	閩南	遊覽車廠長兼司機	新生國中補校	國、台、客、阿美語（四種）

二、採訪問題

本研究針對以會說多種語言的人士為對象，不管他們的母語為何，這其中有客家人、閩南以及原住民。訪問他們童年生活使用何種語言？家庭生活和社會上語言使用狀況？如何學成多語能力？成長背景？學習管道？多語學習對求學、生活、工作和人際有幫助嗎？成為多語人的感想？

大致以三部份來區分，即受訪者的「語言能力」、「族群認同」程度和「語言使用」情形。

「語言能力」：受訪者的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及原住民語或其他語言的能力，怎麼學的。

「族群認同」程度：受訪者習慣一起相處的族群、覺得自己像的族群以及對自己族群的認同程度。

「語言使用」情形：受訪者面對不同說話對象、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說話主題選擇使用的語言。

訪談大要：

- (1) 自我介紹（年齡、學歷、職業、族別、居住地、會說幾種語言）。
- (2) 家裡目前通用的語言？家人會不會講多種語言？
- (3) 是否自動自發的去選擇學習第二語言（或第三、第四語言等）？
- (4) 語言與求學生涯。
- (5)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有無難忘的經驗？
- (6) 在家庭、社會、文化、工作上，多語的好與壞？
- (7) 語言對家庭生活、婚姻、子女、鄰里間的關係？
- (8) 成為多語人的學習方法。
- (9) 成為多語人的感想？



第四章 受訪者的語言自傳

本研究對十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除溝通內容並建立良好互動，讓研究對象清楚瞭解研究目的，以達成最正確的深度訪談陳述。訪談後的監聽逐字稿有 12 萬字，經過整理編寫的語言自傳，每人從四千字以上到八千字之間，十位總計約六萬字。

第一節 涂錦賢的語言自傳

涂錦賢、1950 年生於屏東縣內埔鄉的客家人，有三弟二妹，家中老大。九歲以前完全聽不懂台語，娶福佬妻、育有二男，會國、台、客、英、日五種語言。

一、童年—備受疼愛的長孫

1950 年涂錦賢誕生於屏東縣內埔鄉的一個小農村，祖父母和父母親都是純正的客家人。母親告訴他，生他之前夢見一位膚色稍微黝黑的土地公，交給她一個布包後轉頭就離去，打開一看是個小男孩，隔年就生下他，因此堅信他是土地公送來的孩子，加上是長孫，所以備受長輩們疼愛。

在客家部落，土地公被稱為「伯公」、「福神」或「大伯公」。土地神信仰在先民們渡海來台開墾時，便傳進台灣。祂的源起可以說是始於自然崇拜，客家人對伯公有特殊的情感，就像依賴家人一樣，人神之間關係非常親密。所以，內埔地區在莊頭莊尾，田間田尾，甚至在自家的伙房中都看得到供奉著的大伯公。

池塘邊有棵大榕樹，一群大人在樹下的伯公廟前聊天，討論今年的芝麻和花生能否賣出好價錢；一堆小孩在廟旁玩彈珠，他們都說著客家母語，吆喝聲此起彼落的打著彈珠，唯恐一個角度或視線瞄不準，吃不到別人的，還會輸掉自己最愛的大彈珠，每個人都說母語，沒有人講國語或台語，涂錦賢回憶說：

是這樣子的因為我們家族是客家人，整個村莊裡都是客家族，除了去學校以外，回家都是講客家話，大概是這個樣子。

涂錦賢的童年生活不只含蓋上學和玩彈珠，他還會跟著差他沒幾歲的小叔叔到田裡抓青蛙，到溪溝摸蚶仔兼洗褲。有時用釣線綁著釣餌就釣得到四肢靈活的小青蛙，有時跟在黃牛犁田後頭，黃牛走過驚動起一隻隻的大青蛙，隨便抓就抓到了。後來他覺得抓青蛙和摸蚶仔都沒什麼好玩，因為他開始想念搬到台東的爸媽和弟弟妹妹們。

二、求學生涯—九歲接觸台語

原來他擔任公職的父親在他小學二年級時調到台東，全家人都搬離老家，父親怕他換新環境會難以適應，特別是在封閉的客家莊，幾乎都沒有閩南人居住，更不用說會聽到台語，恐怕學習會跟不上，就暫時留在祖父母的身邊，等升三年級時再到台東唸書。乖順的涂錦賢聽從父親安排：

事實上我本來是二年級下就應該要來台東的，後來我爸爸是因為怕我來到這邊，老師用台語來詮釋這個國語，怕我學習會有困難所以我就在屏東一直逗留，我們全家人都搬來台東了。

妹妹那時還沒入學，妹妹應該是要入學了，但是來到台東之後刻意讓他八歲入學，因為那時候老師都是用台語來詮釋國語；就好像我住在客家村初學國語，老師是講客語詮釋國語，約莫一年。那時候大概都是這樣，譬如說老師要教椅子，台語說 i-á 然後再講椅子，大概都是這樣子。那妹妹就讓她八歲入學，來台東的時候是七歲，所以她慢了一年。

那我應該是二年級的寒假應該要過來，那爸爸就認為說這樣的話可能學習會有困難，所以就讓我在那邊留到了三年級，就是把二年級全部讀完然後再過來這邊，因為升上中年級，老師上課都講國語了。

1959 年涂錦賢九歲那年離開祖父母，轉學到台東師範附小，這個學區是台東市最繁華的商業區和公教區，學生家長不是做生意的，就是在公家機關服務，學生在家裡講台語相當普遍。

剛從客家莊到這個一切都充滿新鮮感的新環境，週遭的人使用的語言，除了

學校教的國語，還有一句都聽不懂也不會講的台語，涂錦賢學台語的方式是藉由國語學台語的：

剛剛來是台語一個字都不會講，那在家會講客家話，因為我們家是公務員的家庭也講國語，出去外面慢慢跟同學從九歲的時候慢慢學，就是從小學三年級慢慢學。

但事實上過來的時候我發現因為可能國語也有基礎，會跟同學溝通反而是用國語為主，然後再學習台語，就是用國語來詮釋瞭解台語，老師課堂上也講國語，所以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聰穎好學的涂錦賢在學校安靜觀察哪個同學會講台語，他家住在那裡，個性好不好相處，等觀察過後，他會主動釋出友善，有時邀同學們到家裡來寫作業、吃東西，有時一夥人到海邊、公園玩耍，這放學後的時間就是最好學台語的機會，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這前前後後大約半年吧，很快就會聽會說了：

開口說台語大概都沒有說是什麼時候才敢，好像沒有什麼預備動作或是做功課，都沒有，反正就是聽到人家講什麼我們就跟著講，跟著學很自然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叫做所謂的“自然學習法”，有沒有這個名詞我不知道，就是很自然的，沒有刻意的。

我想語言的東西應該是說用自然的學習會比較好，就像是說我們講閩南語也沒有什麼課本或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人刻意去教那在學校那個階段學校也是不准講台語，好像那個時候我們那個年代大部分都是講國語，但是因為每次用的接觸這些回到家裡，要去外面的經濟活動都會使用閩南話，所以應該是算很自然的學習，沒有刻意說像現在學校有開什麼方言課、本土語言母語課，在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孩子在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不覺得自己是在『學語言』，『說得流利』也不是一項壓力的來源，學習母語是自然而然的。想想看自己沒有學過台語文法，也沒背過台語單字，周遭的家人和朋友都在講台語、看台語電視劇、聽台語電台，在環境當中自然而然就學會了！

離開屏東，孝順乖巧的涂錦賢急著想寫信給祖父母，一方面思念，一方面想告訴阿公阿婆台東生活點滴，請他們別掛念，於是發生語言使用的糗事：

譬如說我第一次，我剛來到台東因為家裡住在屏東，那個時候電話也不方便，

要寫個信回去給阿公阿嬤，那我就去買信紙，買信紙的時候台語應該說，phoe-chóa, siá-phoe 那我就不會講，因為這個跟一般的差太多了跟國語差太多了，事實上我們客家話講寫信是 siá-sin 差不多嘛，跟國語好像差不會很多那麼我就這樣子想，當然我就跟他講我要 siá-sin，那賣的人就一頭霧水，他看我，又因為不知道我的背景，就覺得很奇怪，他還笑我，你怎麼會這樣講，後來他才知道我是客家人，所以大概笑話一兩則，其他的應該是有笑話，但是因為是在很自然的環境語言，所以說好像學習之中並沒有碰到太多的困難。這種情形反而讓他知道台語的正確說法，如今想來令人莞爾，他認為在學習上沒有太大的困難：

當然就是剛剛開始學的時候鬧過很多笑話，因為我們又大了嘛，那個時候是九歲，外界對我們會有期待，就是他不知道我們是客家人，也不知道我完全不懂，所以這中間也鬧了很多笑話，那個時候小孩子嘛，學習能力很強，那一方面同學們之間可能很快啦，度過那個階段是很快的，就是很快的就進入狀況。

在與人互動的自然環境下學習語言，又勇於開口一定有效果。此外，學校裡同儕互相影響與模仿，也會有一定的程度影響，問涂錦賢學台語學日語和學英語哪一種最能得心應手？他覺得都還好：

我想大概都還好，就是說好像一直都沒有什麼刻意，不過我倒是要講的是說日文的話，學的時間是很短，因為那時學校規定要講外國語，所以也是學的不多啦！大概是因為學校需要有這門課。

那其他的語言方面應該是還好，不過我是感覺說學習語言大概是用自然的方式最好，就是有這個環境，如果是要讀的話，這個好像是要刻意去讀的話，應該是說是蠻累的事情，我想這也是我們中國孩子的一個困難與瓶頸，假設所以為什麼有人出國不到兩三年英文就可以很流利，我想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如果有這個環境的話應該是大家都一樣都會很好學習。

三、婚姻與家庭生活—閩客聯姻，各自彈調

一路順遂的求學過程讓涂錦賢選擇當警察，總覺得人民裸母很符合他見義勇

爲、剛正不阿的個性，也因工作關係認識了他的太太陳麗花。光聽麗花這個名字就知道她是福佬人，就好像客家女人的名字很多都叫什麼妹什麼妹的。在公家機關上班的麗花一句客家話都不會聽，和涂錦賢都以台語和國語交談。

有趣的是當論及婚嫁了，客閩聯姻雙方對採取何種形式都沒意見，最後兩種都採納，皆大歡喜。他說：

我爸媽很開通，結婚好像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我也不太懂客家或台灣的婚禮習俗，一切都由長輩決定，所以拜祖先的時候，在她家講閩南話，在我家講客家話，我想雙方的祖先應該都聽得懂也很滿意吧。至於婚禮的形式兩家都高興，她家採閩南形式，我家採客家形式。各自彈調，互不干涉，相互尊重。這種作風女方家人的態度不會堅持，我們雙方是互相尊重沒有隔閡。那客閩各自彈調，賓客親友也沒什麼感覺，現在的婚禮改變很多，工商忙碌的社會很少墨守成規，有些也不合時宜，兩人相知相許，孝順父母，家庭美滿比較實際。

至於總有不能改變太多的禮俗是有啦，我們客家傳統婚禮中的上燈、敬祖、謝媒儀式都沒少。上燈要先上男燈再上女燈，並且要唸上燈的四句好話。上男燈有添丁發財之意，上女燈意思一樣。接著祭祖，稟告祖先。最後要謝媒，由新郎新娘向媒人行三鞠躬禮，感謝一番。在上燈時說的好話已記不太清楚，反正好話都差不多，我依稀記得我太太在她家上香祭拜時，有聽到她大嫂講台語說：「今天陳家嫁女兒，天賜良緣大吉昌，親朋好友喜洋洋，祝倆人幸福美滿」什麼的；而我家上燈就是點蠟燭時客家媒婆是說：「花燭點起焰焰光，兩邊高照萬里祥；吉日良時來迎娶，夫妻和合永久長」。大概是這樣。

結婚了，涂錦賢的爸媽通情達理，並不會要求媳婦一定要是客家人或是一定得說客家話。只要聽得懂，講得出口，他們家都歡迎：

因為我太太就是閩南人，我們都是很隨遇而安就是很隨緣，因為我們溝通上也沒有問題，當然我們也會遷就她，我太太也會學習一下，那家裡就會像是八國聯軍。

就像剛才講的一樣，語言是學習的越多越好，你會越多種的話那就越方便，所以並不會去排斥任何他者，包括說我曾經待過山地地方，那我都願意多學幾句山地話，不過我倒是感覺山地話對我來講就有點困難，應該是他們的族

群太多了，每一族都不一樣，所以學起來就有點困難，後來就隨緣，就是這個樣子。

四、家庭裡語言態度順其自然——語言彷彿如八國聯軍

典型的福佬客家一家親，家裡語言使用彷彿如八國聯軍，不禁令人好奇，祖父母和父母都道地的客家人，照刻板印象想來，一定會嚴格要求孩子們在家說母語啊！原來他家人來自鄉下地方，較崇尚自然，爸媽從客家村搬到語言多樣貌的台東市，周遭的鄰居、同事、朋友使用台語和國語交談的相當平常普遍，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家都學著講，久了也習慣自由發展，反正都聽得懂也說得出口就順其自然：

爸媽倒是沒有要求我們講母語呢，因為我們家是客家莊，爸爸是公務人員，媽媽是家管，我們一直都在鄉下地方長大，那就類似比較崇尚自然，就是說很自然的學習，自己學啦！看到什麼就學什麼。像閩南語我的父母親也不會說，大概只會一點點，因為他們在社會上面接觸，可能他們會講的也不到 10%~20%。那一樣的，他們也是來到台東以後才開始慢慢學，我們是從零開始，在家裡他們也沒有刻意去要求，反正有這種環境，倒是說我們現在混雜的用，因為我們接觸閩南語的機會比較多，導致現在家裡用閩南語的機會還算蠻多，大概佔六成以上，那四成才會用客家話。

至於我們的晚輩他們用國語和閩南語的機會比較多，客家話可能也有一些，我的小孩有些他願意講，有些則很自然的去講國語或閩南語，導致客家話會慢慢的比較少，就是我跟我弟妹們這一輩用的比較多和父母親也用的比較多，跟孩子就比較少。

涂錦賢婚後育有兩個男孩，一般傳統客家人的想法和做法，孫子要由阿婆(即祖母)照顧，阿婆在家有時跟媳婦說台語、有時說國語、有時也說母語客家話；照顧兩個小孫兒也是三種語言摻雜使用或是自然使用，久了，媳婦和孫子也能聽能說客語，因為她沒有刻意要求兒孫們一定要用那一種語言溝通，語言態度像極了老子思想「自然無爲」。涂錦賢教育兩個孩子也像母親一樣「無爲而治、師法自然」。他說：

就是說學習語言越多越好，但是有時候有些人對學習語言的興趣，天份環境不是那麼方便，譬如說像現在我們家當然是客家環境越來越少，大家就沒有刻意去要求，就像我兩個孩子老大，有一次我在老大的面前，有一點感慨，我說我客家人，那到現在我的孩子竟然對客家語已經快失傳了，這個大兒子他就很主動的去學，他自己找機會、沒有刻意的，很用心的去學；但是老二他就不太願意，他的個性比較崇尚自由，他被我講了這幾句話，也不會有太多的感觸或使命感。

所以現在老二他不太會講，老大就講的很流利，但是我沒有刻意去要求他，只是說有時候會，我記得我是在家裡聊天的時候，自己有這個感慨，所以他就這樣的學起來了。

涂錦賢這番感慨似乎意味著客家人那硬頸精神「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大兒子因為父親感慨而引發學習動機，如今找回堆放在腦海一角落似曾相識的母語，可以很流利使用，他是如何做到的？涂錦賢說主動學習以及阿嬤會刻意跟他講：

我知道的是，他起先也不太會講，但是他聽到我講這些話之後，他是怎麼學來的，我實在是也不太清楚，不過我知道他可能實在是蠻用心的，有機會他就會學，有時候他問，他阿嬤就刻意的跟他講，不管講的好不好，他就自己很主動的去學習。

五、就業與鄰里互動—相同的語言，易排紛解難

涂錦賢的警務工作從基層做起，曾經擔任過派出所、戶政事務所以及現在勤務中心主管，在在都須為民服務，站在崗位上離不開與民接觸的機會，多一種語言多一份親切，溝通方便多了，他表示：

這個應該是會有，譬如說我從事員警工作若是在鄉下地方，碰到有些鄉下的阿公阿嬤、婆婆媽媽，他們若要全部用國語表達，有時會有問題。舉例來說，這時候可以用客家話來跟他們溝通，來幫他說明一下，服務一下，那這些應該就是語言使用的方便。

隨著教育普及，媒體發達，廣播、電視深入家庭，現在使用國語已相當普遍，

涂錦賢不覺得多一種語言會帶給自己工作和人際的不便或特殊的便利，但是在經驗中，若遇上民眾有嫌隙糾紛爭執時，說跟對方一樣的母語，的確比較容易歡喜收場：

由於政府大力推動說國語，現在人的語言溝通毫無問題。又因長期族群融合，因語言不同可能產生的隔閡更是明顯模糊。所以，多一種本省方言並不會給就業、或人際互動帶來不便或特殊的便利；但是，或許因相同母語，而有特殊情感，較能獲得信賴，而較易溝通。所以從事員警工作數十年，遇有排難解紛，操持相同的母語較容易緩和當事人情緒，解除其精神武裝，和平歡喜收場。

當了大半輩子的人民裸姆，原來會多一種語言對形塑員警親民愛民以及端正社會風氣是受用的。他肯定語言學習越多越好，涂錦賢這麼說：

我想語言是這樣的，知道的越多越好，就是說能夠用很多的語言來表達，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譬如說，像有的時候，我們知道對方對這件事情不太清楚，我們還可以用其他的語言來輔助，來詮釋；如果對方是客家人，台語說的不流利，可能還不行，那我們用客家話跟他溝通，讓他瞭解；或者是說我們知道他的英文程度，我們有時候還可以交叉使用，就像做筆記一樣，有的時候中文、英文交叉著用，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反正我想語言學習的越多越好，當然是這樣子。

語言學習的越多越好，這應該是認為語言多樣性是資產，涂錦賢語言使用靈活，加上對人熱情誠懇，公忙之餘會到鄰居家或老同學家泡茶聊天，朗朗上口的俗諺俚語常會令人刮目相看，連冷僻，一般生活少用或不摻雜外來語的鄉下土話，他也擅長。例如聊到一件工作，剛開始容易，後來困難度越來越高，對方想放棄算了，他就會說台語的俗語「路頭擔燈心，路尾擔鐵鎚」來鼓勵，應該有耐心與毅力去完成，不能虎頭蛇尾，結果就會有相對的報償；又例如會說客語的朋友講到某件事沒當機立斷，這下如何如何了，他就說：「天晴唔肯去，直待雨淋頭」，比喻好時機不把握，失去了才嘆氣，於事無補。…等等，先民們勸善、智慧、補過、警世等寓意深遠的哲理俗諺，運用上畫龍點睛令人回味無窮：

大概現在我台語懂得很多，可以這麼說，有時候講一些台語的土話我都還能朗朗上口，而且很奇怪的有很多年到現在為止，我還可以用客家話唸報紙，

客家話的土語可以講的很深奧的那種土話，就是很俚語那種，我都還知道的非常多，台語客語都可以。甚至於說，有時候我和我們閩南人在聊天的時候，比較起來，我台語的領域這些應該都算還好，唱歌的部份也是沒有問題的，演講這些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台語和客語懂得多，最開心的莫過於回到故里和小時候的玩伴、同學們，用大家都聽得懂的母語敘敘舊，用土話話家常。對講講土話的態度，他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與親切感，不管說那種語言，心情都一樣愉快：

應該是一樣的，這些也是很愉快的事，就是說現在我如果回屏東老家，或者是看到一些我們年齡相仿的朋友，這時候講講土話，也就是講講比較深的俚語，在聊天當中或是開玩笑當中，講講俚語是件很愉快的事，對方聽到我講俚語也會產生親切感，好像這種俚語都已經慢慢的消失掉了，那大家都很愉快。事實上很簡單的幾句話大家就哈哈大笑，就好像回到我們小時候，在鄉下抓青蛙、摸蚬仔那個年代，就是件很愉快的事情。那在這邊，就是台語的部分在台東已經住了四十多年，這邊大概也就更不用講，反倒是說我沒有把客家話忘記，能夠把客家話的俚語記的那麼多那麼清楚，是我感到一件很快樂的事情，還有和原本鄉下兒時的玩伴，那些溝通或是跟他們開開玩笑的時候，閒話家常聊天用客家俚語是很快樂的。

做事一板一眼、心思卻很細膩的涂錦賢，說話跟他的個性一樣體貼，會避開朋友當中有人不會聽的語言，避免對方尷尬或聽不懂而產生溝通上的誤會。問他如何處理多語言、多族群的場合？他指出：

我會這樣子，當我現在來到台東，我的朋友裡面會有客家人、閩南人，有些閩南人他不講客家話，但是來到這個閩南地方的客家人，大概通通都會講閩南話，閩南人就不一定會講客家話，那我為了不想讓閩南人的朋友尷尬，我會刻意避開不講客家話，避開的意思不是說不喜歡客家話，不是感到客家話丟臉，而是說不想讓這些人感到尷尬，或是發生溝通上的誤會。那當然如果這一群朋友都是講客家話，我當然是講客家話，我很樂意去講講我的母語，因為跟一群客家人講我的母語，我會感覺回到我故鄉一樣，好像回到我小時候的地方。

六、對成為多語人的想法—環境因素使然，自然無壓為重

這一路聽來涂錦賢的語言學習過程好像沒有遇到什麼挫折，他自己覺得是有這環境因素使然，自然學習不要有壓力也是重點。

這一部分我不曉得應該怎麼形容，我的感覺是還好，在學習的當中很自然的就學會了很多，應該是沒有太多的挫折，因為我們有這環境。

學校教育的部分我想每一個都可以推廣，但是在推廣上，我希望，在同學學習的環境，能夠讓他們用比較自然的環境來學習，不要用的好像要看書正經八百的考試，這個很累的，而且我相信學的不完整。譬如大家營造一個環境出來，讓他很自然的學習，就像我剛講的一樣，在很自然的環境我們都沒有感到壓力，事實上我們學了很多種語言，自然的環境是比較好一點，不要說同學課業已經很重了，又要增加什麼什麼課，那也做不好，我想沒有太大的意義，基本上我是認為可以保留的還是要保留，但是學習時不要有壓力。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能力與文化的累積，但不是人人具備的天賦本能，它要經過後天的學習模仿。一旦語言不通，人際間的語意溝通也將變得窒礙難行，多少會影響其他的學習與成就。問涂錦賢：「如果再讓你做選擇，你是不是願意選擇多語學習？」，他說：

那是當然，我還是這樣想，如果說我還是有機會、環境，那我是非常願意，而且我幾乎很少放棄這種環境給我的恩賜，這恩賜是方便、厚愛，當我能夠接觸這種環境時，我不會去放棄這個機會、希望來學習，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很自然的狀況之下，如果硬逼的話就沒意義了，我想也沒這個必要，就是讓大家很自然很愉快的學到的東西，當然也會運用自如，會比較好一點。

第二節 李美妹的語言自傳

李美妹、女、1928年生於屏東縣內埔鄉的客家人，有一兄二姊，家中老么。七歲喪母、十一歲輟學，1959年隨夫婿遷徙到台東市，育有四男二女，精國、台、客三種語言。

一、童年一家貧，七歲喪母、十一歲輟學

教室裡日籍老師賣力的教著あ い う え お……，一群七、八歲的小學生跟著老師的腔調口氣大聲的唸あ い う え お……。時間是1935年，正是日本治台的第二時期（自後西來庵事件的1915年開始，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為止）。地點在屏東縣內埔鄉的新東勢國民學校。

一個住在內埔鄉東勢村客家莊的小女孩阿妹，以往放學後總是聽媽媽的叮嚀，快快回家寫功課，不幸的是媽媽在她剛上一年級沒多久就因病去世；往後阿妹放學後都到同學家寫作業，這樣撐到她小學四年級。她的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年紀和她相當懸殊，在大家族裡總有忙不完的工作，爸爸年紀大，不太管她究竟到學校學些什麼。因為家裡太窮，沒錢買筆和紙的阿妹決定輟學，阿妹回憶說：

讀日本書讀日本書四年，四年就沒讀，媽媽就過世了沒辦法讀書，要買筆沒錢、要買紙也沒錢，我就不要去讀了。那時候都日本教育，哪有教什麼，就教妳あ い う え お 啦，五十音一直讀，讀到現在我也忘記了。

內埔鄉位屏東縣中間內陸近臨太武山下，是一個民風純樸，風景秀麗以農為業的鄉。由屏東區往南行沿台一線（屏鵝公路）來到內埔鄉。內埔鄉居民以客閩籍為主，客家居民約佔百分之六十，聚落分佈在西南邊共十四村。有：內埔、內田、東片、東勢、東寧、義亭、豐田、富田、振豐、興南、和興、美和、上樹和竹圍村。閩南居民約佔百分之三十五，住區分佈東北邊共九個村。有：老埤、中林、龍泉、龍潭、大新、建興、黎明、隘寮和水門村。其他族群約佔百分之五。¹

不想去學校讀書的阿妹開始忙著自家田裡的農務，也到叔叔經營的碾米廠打工，就在米廠的環境下接觸到台語，在客家莊難得聽到台語，說台語的就是住在

¹ 內埔鄉簡介，參閱內埔鄉公所網站：<http://www.neipu.gov.tw>。日期：2007/08/20

隔壁龍泉村、龍潭村的台灣人，經常來碾米或買米，聽著聽著也會開口用台語交談了：

我叔叔家是碾米廠，隔壁老埤村那邊，還有靠三地門那邊的龍泉村、龍潭村的台灣人都會拿穀子到叔叔家碾米啊！他們都說台灣話，沒有說國語，我要幫忙就一直聽一直聽，怎麼會講也不知道，就會講了！

台語稍微會聽會說的阿妹在叔叔家會主動和說台語的台灣人寒暄聊天，也常去嫁到龍泉村的姑姑家玩，在這四週都說閩南語的地方，阿妹會去找人聊天、跟台灣人買菜。甚至和班上沒再升學的女同學，一起到會社（指糖廠）去挑石子、整地。她覺得自己像野馬一般四處跑。

然而工作中有兩件事讓她忿忿不平，第一是：一樣的工作量，卻因為自己身材小而工資少，別人一天兩塊半，她只有一塊半。第二是：台語越聽越多，也越說越溜，開始體會語言歧視的不舒服，有時候跟著同村的大姐姐們或家裡的大嫂一起去除草拔甘蔗葉打零工，聽到台灣人輕蔑的說她們是客婆仔，已經十四、五歲的阿妹總會和對方你一句我一句的吵開來，因為她討厭人家叫她們客婆仔，有矮化不受尊重的味道。她表示：

那時候我稍微會說，因為我叔叔開米廠，很多台灣人去那裡碾米，我跟著學就會了，而隔壁住著台灣人，那時去除草拔甘蔗葉都到隔壁村，就都說台語，還會吵架，他們罵我們客婆仔，我們不喜歡人家這樣罵我們客婆仔。那我們罵他們隨便罵啊，罵他們河洛婆仔，就小孩子之間隨便罵，那客婆仔就客家人啊，不好聽，好像罵到我們就對了。

原來稱客家人為「客人仔」，稱客家婦女為「客婆仔」的用語，在過去代表後來強勢福佬霸權對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的歧視、壓迫。就像過去稱原住民為「番仔」，稱原住民女性為「番婆仔」，或稱外省人為「阿山仔」、「外省仔」，甚至「中國豬」、「咬柑仔」；現在稱外勞為「外勞仔」，大陸人為「大陸仔」「阿六仔」皆為輕蔑或帶有污辱之語。難怪阿妹會不甘示弱的反唇相譏。

二、青少年階段—喜歡做生意的聰明個性

聰穎活潑的阿妹在叔叔家幫忙做生意，無形中激發起喜歡做生意買賣的細

胞。十二歲那年，看到家裡生產的香蕉和花生、芝麻，阿妹在家門口的大馬路旁擺攤做生意，賣給過路人、賣給日本兵，生意不錯，很快就賣完了，而究竟怎麼賣？說什麼話招呼吆喝人家來買，阿妹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很愛做生意，哪裡可以賺錢、哪些東西可以賣錢，阿妹就去做，做了很順利，沒有語言不通或障礙的問題。她回想那段沒人教，無師自通做生意的日子：

我小時候很愛做生意，差不多十二歲我就會煎粿去賣，我家種花生芝麻，我爸爸榨花生油，有油加上自己拔的花生，我將花生和米浸泡後磨漿，再到菜園拔九層塔和蔥到外面去煎粿去賣，自己拿鍋子、盤子、油，煎一塊一塊。沒人教我，我那時很喜歡做生意。是十二歲的孩子，很好玩，怎麼做的也不知道。我家門口是大馬路，在大馬路，有一次不知道幾歲，家裡有很多香蕉，日本兵出來要買香蕉，我挑出去一下子就賣完了。少年開始什麼都做過了，黑白做，還沒結婚時家裡很窮，哥哥家賣油，我帶著朋友到高雄賣油。

三、成年生涯—二十歲相親、二十二歲結婚

「這個時代講做親情檢采有較諷（hàm），親像流行歌仔講--的，「當今（tong-kim）二十世紀新潮派，男女時行自由戀愛」；我的爸母佇四十五年前無全款時代的社會風氣結婚，全然靠人講親情，佇（tī）洞房進前，阮阿爸毋知阮阿母生做圓抑（iah）扁。」（陳明仁，1996：03）

這是作家陳明仁形容四、五十年前父母如何認識到結婚的文章《講親情》，用在阿妹與先生認識到結婚幾乎大同小異。二十歲那年的大年初一，阿妹和她的姐妹淘開心的玩錢，跟姐妹淘一起玩都說母語客家話，她們沒有說台語的朋友在過年來家裡玩，因為整個村都住客家人，也只有在過新年才可以這樣玩錢。可是沒多久，哥哥叫他回家準備相親了，媒人是她嫁到隔壁豐田村的姊姊的孀婆，也是她先生的孀婆，相親是父親的意思。相完親，阿妹的哥哥覺得對方家境貧窮又是長子，唯恐阿妹會受苦，阿妹卻相信媒人（先生的孀婆）說的話，認為男方以後會有出息，決定同意這門婚事。阿妹說：

是父親做主，本來那時我先生也是當員警，他身體很瘦，人家做媒來看，看剛好是過年初一，那時我們有很多姐妹在玩錢，我哥哥來叫我回家，回到家

就看到他們在家中坐。我知道有人要相親就對了，相完親，很窮，我家也窮，我家雖窮，那時很多人來說親，我哥哥就說男方家兄弟很多，田地不多，怕我會挨餓，我先生相完親，回到他的孀婆家之後，我姊姊也嫁到那邊，我到姊姊那兒，孀婆說那孩子不錯，以後會有出息，我哥不肯，我就說沒關係，聽老人的話，我哥哥不是很願意。因為很窮又有很多兄弟，他是老大，怕我到哪兒做不了，那時我在家的的工作只有照顧兩個姪兒，後來，我哥到大陸，我爸做不動田裡工作就全放掉，只做三、四分地是很窮的，哥哥說家裡已經不寬裕了又把妳許給窮人家，他煩惱這些又煩惱兄弟這麼多，我在家不曾做。跟先生訂完婚，哥哥跟姊姊說不願我嫁給我先生的話剛好被我偷聽到，姊姊也來告訴我，我說沒關係啦，如果我自己的命會賺錢，到人家就會賺錢，那時我就已經會思考了，如果幫我選個有錢人，結果我嫁過去那家人便虧錢了，那我豈不是會被取笑？我認為窮沒關係，我告訴姊姊，姊姊跟哥哥說她喜歡就好，就這樣我訂婚後，兩年多才嫁。

從相親訂婚到結婚的這段兩年多的時間，阿妹沒有跟先生講過一句話，也沒有正式見上一面。先生涂新興是隔壁豐田村的人，是客家人，也是家中五兄弟的老大，在屏東縣警察局上班。阿妹說先生曾偷看過她：

我們不曾見面。隔壁村的，我們做生意坐火車從那裡經過，有個禮拜天說有出來偷看，人家告訴他就是那個，那時我小女生，小腿很粗，戴斗笠，我們一群人，有人喊說那個就是了，那個小腿很粗的就是了，那時代我們蒙著臉，就只能看小腿了。許久不見，等到結婚時，不會忘記他的長相，我們沒談戀愛，從前的人沒談戀愛，就嫁過去了。

阿妹和先生在 1949 年結婚，雖然沒有拍婚紗照，卻有穿白色新娘禮服，這在當年算是簡單隆重了。至於婚娶的方式仍以客家聘娶為主，就是須有媒妁之言、有父母之命和聘約。阿妹的媒妁之言是先生的孀婆當媒人，經由父親做主同意，聘約裡的聘金兩百多元，當時的聘金禮數行情大約三百多元，因雙方家境都不甚好，也不計較聘金的多少，家長都希望小倆口幸福最重要。整場婚禮都說客家話，沒有聽到國語也沒有人講台語。研究者好奇的問阿妹嫁過去之後幸福嗎？她婉轉的說：

四點就要起來煮飯，有孩子肚子大也要挑水，到古井去打水，就自己忍耐，

自己喜歡的就要忍耐，我不要讓爸爸煩惱，那時爸爸六十八歲了。我和他在家裡也是說客家話，他也是客家人啊！剛過門婆婆很嚴肅，公公很好，先生的薪水回家都交給媽媽，都沒錢給我，我們兩個要用都沒錢。我們感情是很好，先生對我很好。

說到先生對她好，阿妹滿臉甜蜜，雖然先生的薪水都交給婆婆，婆家的工作量多又大，爲了不讓老爸爸煩惱，加上「自己喜歡的就要忍耐」這樣的信念一直支撐著她。

阿妹經常要把公公種的青菜挑到屏東去賣，因爲阿妹會說流利的台語，加上親切的招呼，青菜總是很快賣完，賺了錢多少能貼補家用減輕先生的負擔。可是這一路上是打赤腳，來回要走好幾小時，總感覺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走不完的路，如今想來還不勝唏噓：

喔！那是自己種的，都挑到屏東。是我公公種的，是家裡的，他們種菜我去賣。我婆婆不會賣，挑到屏東用走路的，那時沒柏油路，那砂石、石頭都一粒粒，打赤腳，都沒鞋可穿。那個時代真的很可憐。

婚後的阿妹刻苦耐勞是好媳婦也是賢內助。研究者半開玩笑的問她：「在我刻板印象中，客家婦女在田園工作不是很浪漫的會哼唱山歌、歌謠嗎？」她急忙解釋，不會唱歌，還說那時候客家人唱歌亂唱會被人取笑；研究者以爲不能亂唱，是要唱很標準的，她提高嗓音說：「不是，是沒有這樣唱啦，那是北部才有，我們屏東都沒有，男生做我們就要跟著做」，到底做什麼？

做工作，我結婚沒多久，我公公，我農曆的四月十九結婚，去沒多久就割稻子。我公公牽一台腳踏車到田裡，我挑飯給工人吃，要煮還要挑到田裡去給他們吃，吃完，我公公說他要載稻穀，稻穀很大一包，一包差不多一百一十斤，他要載，載不動，我就說我來載吧。我也不會載，卻很大膽，我想我雖不會載也可以用牽的，總比讓老人家載來得好些，牽著牽著就試試看踩上去，喔！我很辛苦，我小叔，那時孩子的爸爸在屏東警察局，我在家工作，我小叔割稻，我在家煮飯後挑去，我婆婆也會幫我啦。

阿妹的婆婆一共生了五個男孩，娶了五個媳婦都是客家人，婆婆觀念保守，一定要娶客家媳婦，婆媳間都說母語。也由於婆婆很權威，話雖不多，但全家大小都聽命於她，阿妹的先生雖是公務人員，但是跟公婆同住的這些日子，阿妹沒

看過先生的薪水長什麼樣子也沒摸過。只是認命的做好長媳的份內工作，從無怨尤，深獲公公與先生和四個小叔、妯娌的肯定。

至於她自己對媳婦是否一定得是客家人倒是沒有意見，目前有三個媳婦，一個是台灣人、兩個客家人，都一樣好，用什麼話都能溝通。

四、搬離故居、定居台東—警局眷村語言多元

隨著時光流逝，六個小孩陸續出生。1959 年，阿妹的先生奉調臺東縣警察局，全家搬離屏東，來到台東市住在廣東路的警局宿舍。

臺東縣警察局前身係日據時期設於臺南民政支部下之臺東出張所，於 1941 年始定名為臺東廳警務課。1945 年抗戰勝利後，臺東廳警務課撤銷改稱臺東縣政府警務科。1947 年成立臺東縣警察局。²警局宿舍全是日式建築，像是眷村，一排七、八戶，前後四、五排，住著來自大陸各省的外省人居多，以及約五分之一的本省人。阿妹親切隨和的個性很快的跟鄰居們打成一片，有機會和先生的同事們聊聊天話家常，國語很快學會了。她以熟練的國語告訴研究者：

來台東的時候，我先生在警察局，他的同事很多，那有的…我住在廣東路家裡前後住了許多外省人，就跟他們隨便說隨便說這樣學的。至於學多久呢？在那兒住了二十多年啊。我都聽得懂，他們有的會聽客家話，有的也是廣東人啊，我家隔壁兩三戶就是廣東的客家人。廣東的客家話和屏東的客語有的一樣，有的不一樣，我都聽得懂，我們這裡也一樣，我們台灣新竹是海陸，苗栗和我們都一樣。

五、為家計市場做生意—收入頗豐、人緣頗佳

在那個普遍貧窮的年代，先生的薪水除了要養活一家八口，還要寄回家供養公婆，阿妹像所有的媽媽一樣，成天絞盡腦汁想著如何以微薄的薪水餵飽一大家子。徵得先生首肯，阿妹去批菜、賣菜，在人口密集的公教學區重拾做生意的生計。

每天清晨，天色未亮，阿妹把批來的蔬菜、青草整理好，等到太陽出來，人

² 臺東縣警察局歷史沿革，參閱網站：<http://www.ttcpb.gov.tw>。日期：2007/08/20。

們開始忙碌的一天，也是市集最熱鬧的時候，小地方很快訓練出阿妹識人的本事，操持著國語、客語、台語混用，生意相當好。

阿妹還記得剛開始學說國語的時候，爲了要向客人介紹她賣的青草，在酷熱的夏天能清涼退火又有治咳嗽的效果，「咳嗽」這兩個字老是講不好，一直講成「口臭」，搞得自己挺難爲情，還好那時候市場上會說國語的人也不多，大家覺得阿妹已經講得有聲有色了。

會說能說加上不厭其煩的招呼，阿妹在市場上也經常會有人主動用客家話問她：「妳是客家人？」，阿妹總是熱情的回答：「是啊！從屏東內埔搬來的，你呢？」；也有台灣人用羨慕的語氣說：「妳翁是外省ㄟ？抑無妳的國語講葭好！」；阿妹用台語回說：「我嘛清採講，講對講不對也不知道，大家聽有就好，馬馬虎虎啦！」，她的真誠坦率讓她結識了許多婆婆媽媽姊妹淘，大家都叫她涂姐、涂姐的，好開心！。研究者問她：「那妳知道對方是客家人時，會不會賣比較便宜？」阿妹不假思索的回答：「會喔！多少啦！」；研究者再問：「那台灣人、外省人呢？」阿妹：「一樣啦！很便宜啦！我賣菜的錢比孩子的爸爸賺的多」。

菜市場上有忙碌有競爭也有人情冷暖，值得欣慰的是，認真賺錢貼補家用，減輕先生肩膀的重擔，又圓了從小愛做生意的興趣；特別是六個小孩都乖巧聽話，回到家也都說著客家母語，所以孩子們國語、客語、台語都會說，一家和樂。這也是辛苦工作和持家的阿妹心滿意足的甜蜜感觸：

孩子們也說客家話，有時會罵他們，若不說客家話回到祖屋那兒，就不會講，不會聽是不行的。我會說這麼多種話對做生意有幫助，那時候做生意有遇到台灣人，有時候日本人啦，就比較好聽也不會被騙。會說這麼多語言我覺得比較好啊！有時說國語有時說台語，這樣教他們比較好啊，像我有兩個孩子在大學教書的，他們也很會說客家話。

六、成為多語人心情—什麼語言都一樣，學久就會

總認爲自己沒讀書，一定要把孩子養好教育好，阿妹在五十四歲那年，奉公盡職的先生卻積勞成疾撒手西歸，所幸孩子們都長大成人，全都服務於台東公教界，表現傑出。

或許是從小勞動慣了，閒不住的阿妹陸續照顧七個孫兒長大，身體硬朗的她如今享清福之餘，也如往昔般的與鄰里街坊互動良好，閒來無事分享客家拿手的醃製食品或聊聊民生話題，會說客語的、台語的、國語的，都聚在一起東南西北說個盡興。像開心果的阿妹，話匣子打開，似乎回到青春少女的年代，充滿人氣，她說：

有啊！外省人客家人說客，是啊，像我現在隔壁鄰居有好幾個客家人，我們都說客家話。假如和有說台語的和說客語的太太們在一起時，我就有時說客語，有時說台語這樣，那這裡有人很厲害，說台語的也稍微會聽客語，這裡有很多北部人來住。左鄰右舍很多人會聽台語和客語，對面有個李伯伯我也跟他說啊說，說國語，他嘴開刀，說話不容易聽的清楚，他要說好幾遍，我們也跟他說啊！

面對這位在街坊與她一群姐妹淘喊著涂姐涂姐的阿妹，研究者忍不住問她：「您覺得國語台語客語哪一種語言好聽？」阿妹似乎給了一個標準答案：

一樣啦，什麼都一樣啦，我們來台東沒和原住民住一塊。若有和原住民住一塊，也會說原住民語，若學久就會啊，怎麼不會，到那個時候就要學了啊。

第三節 涂繼盛的語言自傳

涂繼盛，1939 年生於台東縣成功鎮的客家人，有二個姊姊、家中獨子。妻子為閩客籍、育有二男二女，會國、台、客、阿美族語、日語五種語言。

一、童年—遺腹子、堅強多語的母親

1939 年涂繼盛在台東縣成功鎮出生，成功鎮位於台東縣東海岸三鄉鎮樞紐，南距台東市約六十公里，北距花蓮市約一百二十公里，全鎮面積一四四平方公里，為東部最大漁港。

成功鎮舊名「麻荖漏」，後名為「新港」，戰後始更名為「成功」。有關麻荖漏名稱的起源說法不一，但直到清朝末年此地仍為阿美族人聚落與耕作的所在。民

國九年日人爲了在此建港，並隨地方行政區域之調整，而將麻荖漏海灣命名爲新港。迄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初期，由於全國以「新港」爲名之鄉鎮共有三處，省府爲免混淆，則令分別更改名稱。經地方賢達與行政首長認爲新港之形勢頗似安平港，且鑑於新港發展源於北郊的成廣澳，而「成功」與「成廣」之音相諧，義亦相似，因感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自安平登陸，驅逐荷蘭人，建立復國基地，遂命名「成功」，定名「成功鎮」至今。

成功鎮各族群所拓墾的聚落由北而南縱列於海岸平原上，阿美族爲主要族群。轄區內共有八個行政里，是原漢混居的地方，目前總人口約有一萬八千多人，阿美族人數最多爲九千五百多人，佔總人口數 53%。涂繼盛的爸爸是屏東麟洛鄉的客家人、媽媽是屏東縣萬巒的客家人。早年，雙方跟隨父母移民到成功鎮，鎮內能用客語交談的客家人不多，認識以後很自然的結婚了。涂繼盛說：

我的父母是移民到台東後認識結婚的，早期到成功的客家人不很多，這裡的阿美族人和閩南人比較多，爸爸媽媽在家講客話，外出遇到阿美族人就講阿美族話或日語，跟左鄰右舍的鄰居講台語。

像涂繼盛這樣的客家人，在成功小鎮人數不多，他的父母在家都以客家話交談，外出工作則以日語、台語和阿美族語交換使用。1939 年，務農的父親在修理抽水馬達時，被彈出的鐵塊擊中腦部不治，留下涂繼盛的兩個姊姊和遺腹子的他。

涂繼盛的母親涂騰妹在傷心之餘，終身守寡一肩扛起教養三個子女的重擔，以成功當地的農漁產品買賣、以及賣小吃麵攤的生意，賺取微薄的收入供子女受教育。從小跟在母親身旁的涂繼盛，深知母親的辛勞，總是乖巧的幫忙家事，細心的觀察母親做生意的接待應對。非常能幹的涂母，能和閩南籍的漁民以流利的台語買賣漁獲，遇到阿美族的客人，她便以阿美族話噓寒問暖，如果對方年紀大說日語，她也能用日語侃侃而談，當對方是外省籍，她也會聽會說國語，語言使用和態度一點都無障礙。就在這環境下，涂繼盛從小便希望自己快快長大，能爲母親分擔解憂，也在這環境下，一個長大後，會說國語、台語、客語、日語和阿美族語的多語人，就在此成長。

二、學校生活—原漢混合，努力學習

涂母受過日本教育，深知教育對子女相當重要，涂繼盛六歲就接受小學教育，讀日據時稱為新港公學校，光復後改名為三民國小，年紀雖小卻很認真的他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班上四十多個同學，以原住民阿美族同學佔多數、閩南居次，涂繼盛回憶當年的國語很不標準：

小學我讀三民國小，三民國小的成員大部分是原住民跟閩南人混在一起，外省籍的比較少，所以那個時候的國語不是很標準。國語不太好是因為那個時候台灣光復，光復以後師資上都有些問題，像ㄅㄆㄇㄋ那些，正式教的老師都很少。

涂繼盛唸小學時，台灣剛光復，初期師資不足，由私塾老師教半年的台語。後來，國民政府推行國語，進用一批外省籍的老師，老師教學水準參差不齊，當時具國語學養的人不算多，許多外省人教學南腔北調讓學生聽得滿吃力的，學不好會受處罰。涂繼盛說：

我們那個時候是很重視國語，因為可能跟政策性有關吧！都要強迫的講國語。剛開始，我們剛開學的那個時候是，不是正統的國語，老師是以前的私塾那種，講台灣話的老師，教我們「一手五指、雙手十指」，就是講這些閩南話的教學啦。等到一段時間，大概半年過了以後，就有正式的ㄅㄆㄇㄋ的老師來教我們。剛開始是沒有，因為我們是那個時候台灣光復 34 年，那我們是 35 年的 2 月就進學校，進學校那個時候很奇特，就是寒假的時候才招生才進去的，不是在暑假的時候，是這樣的，我們那一屆是很特殊。台灣光復的那個時候剛好適齡的小朋友就進學校。剛開始教台語教大概半年左右，一個學期，以後就比較正規的ㄅㄆㄇㄋ那些老師來教，比較難忘的就是國語老師來的時候，就要求的很嚴格，就是一定要學ㄅㄆㄇㄋ之類的，講不好或是記不起來，他會處分，罰站啦、會打啦。

三民國小依山傍海風景秀麗，學生家長以捕漁、務農和雜工居多，涂繼盛說小學生活雖然也會和同學玩在一起，不過跟阿美族的同學互動不多，因為他們那個年代就有分班的作法：

那個時候玩的東西很多，就是比較土生土長的那種東西，彈珠啦、陀螺啦，

那個時候沒有電動玩具之類的，都是很道地的跳繩啦，這些傳統的。跟原住民的同學還是有區隔，因為語言上，剛開始他們講他們原住民的話，我們講我們的話，所以比較合不來，到以後可能學業成績的差別，也有分班，阿美族歸阿美族，我們平地人就跟平地人一班，分班後來有分班。這樣的分班，我想是不太好，因為這樣會把好成绩的會拉的很高，不好成績的會拉的很低，這樣不會很通才啦。阿美族的在比較低的成績，我想這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吧，因為他們不重視升學，對子女的教育，他們父母親對小孩的教育比較不那麼的重視。

在學校學國語是不分族別的，無論政府機關、學校與軍隊都使用國語，但一般民眾居家做生意和社交活動，還是習慣用臺灣本土語言以及日語，涂繼盛回想當年跟同學，以及學校和家庭、社會上使用語言的情形：

在學校裡頭客家人比較少，阿美族我們也不太跟他們熱絡，在學校的時候都是用國語來交談，我們小學同學大約一半是原住民、客家人佔閩南人的 1/3 這樣子，客家人比較少。我在家裡跟媽媽是講客家話，所以很少講國語，國語就是在學校才講，至於台語在學校也講、出去社會也講，跟我媽媽偶爾也會講講台語。

小學畢業後，他們班只有五個同學到外地升學，其他的同學留在家中幫忙家務或務農，涂繼盛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台東初中，然後一路讀到高中。這中學生涯使用的還是以國語居多，他說：

後來我們考，那個時候初中是用考的，台東有兩個地方可以考，一個是台東中學的初中部，另外一個是台東農校的初中部，就這兩個學校。後來我由初中畢業後又考上台東中學高中部，在這個求學的中學階段大部分都用國語比較多，平時我們交談還是用閩南語，除非說碰到客家人，我們會刻意的跟客家人講客家話。因為客家話跟閩南話就是很自然的就會講了。

三、就業和語言學習—為民服務，學習日語和阿美語

十七歲高中畢業，一路求學順遂的涂繼盛，畢業後馬上順利的考進成功地政事務所，從基層的小職員做起，以熱忱的服務精神，好學不倦的求知，一路爬升

到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局長、地政局局長、總核稿秘書。長達四十八年的公務人員生涯，語言帶給他不少的幫助。在成功的阿美族人總離不開一籬筐的土地問題，有些長者一句國語或台語都不會，地政事務所會說日語的同仁還可以溝通，年輕的他從小聽著母親以多語的能力賺錢養家，他心想如果自己也能說說日語或阿美族語，當民眾有土地問題時，他就能自由的和對方溝通，不必雞同鴨講，也不必擔心會說日語或阿美語的同事請假不在的種種困擾，他談到學習動機：

後來高中畢業後，到機關服務，那個時候原住民同胞只會講日本話跟他們原住民的話，所以我們要跟他溝通或服務的話，非得去學他們的語言或是第三種語言，跟他們溝通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說，因為成功鎮是阿美族居多，其他的排灣、魯凱這些很少，所以我們就學一些阿美族的話，但是要學阿美族的話跟日本話，我的想法是說，倒不如多學個外國語言，所以我的分量是偏重於日本話居多，所以我現在跟原住民阿美族他們老一輩的講，我都是用日本話跟他們溝通比較多。

一個想為民服務做得更用心更周全的貼心想法，讓涂繼盛成為會說國語、台語、客語、日語與阿美族語的多語人，他是如何學會了阿美族語和日語？他說土法煉鋼啦：

怎麼學？語言就是硬記，我也沒有做筆記，就是講的時候給他記起來，單字多一點，後來就亂串連，不管他文法對不對，這樣串聯慢慢的就會講出很多很流利的語言。例如，當時我們學的時候，就是單字記，盡量記單字，辦公廳裡一定有桌子，桌子我們叫「s ku e」，桌子跟椅子一定連貫的，椅子也順便給他記起來，桌子椅子就記起來；那像茶杯的話，也是一樣，茶杯，摳逋，扣舖的話一定要有開水，歐育，那就又把這個有連帶關係的順便記起來了，那單字一記多自然的亂講，就敢講，敢講亂講就一句話就可以講出來了。沒有老師指導，自己來，我們不是傳統的、正統的，這種教育方式，我們這個是自己學的。

無師自通的亂講之後的敢講學習法，讓涂繼盛每次遇到可學習的對象來到辦公室，他總是不厭其煩的用誠懇的態度說出自己死背的單字，慢慢的從單字的一點到一線，一線到一面，如此進步神速。就像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不怕見笑，然而這過程有長輩支持的指導，也有長輩不滿的批評，一心只想學語言為民服務

這正確的信念的支持，讓他無懼別人異樣的眼光與責難，他說：

單字記多了就慢慢講，尤其我們的長官很多都是受日本教育，很有機會學習，我們不懂就可以問他。這段期間有一個插曲，他的年紀跟我媽媽是同年紀，如果還在的話就是九十幾歲，他有一次在辦公廳見到我跟我的長官在講日語，他就罵我：『在辦公廳講什麼日語啊』，我說這樣子：『報告組長，我在辦公廳學日語，是純粹將來可以用的上，跟原住民有一個溝通服務的一種語言，也請你放心，我的思想是純正的，所以你不要怕我說，講日語思想上有問題！』。我後來給他頂了這句話，雖然他年紀是比我大，是我的父叔輩，但是我還是這樣子跟他解釋。那麼他後來就沒有話講了。在辦公廳裡面是我自己想學的，有的人還不想，像我有個同事，年紀和我相當的，他就不會講日本話。

一段學語言無關思想問題，說來理直氣壯，也看得出涂繼盛喜歡合理的個性。他的媽媽也是他學習的對象兼指導老師，很多不懂的，回家請教媽媽也是他學習路上的功臣，他這麼表示：

那日本話我不懂的話，可以跟我媽媽問、請教，他都會講，我媽媽好像有點語言天份吧！她當然也讀過那個時候的日本小學，但是她日語也講的不錯，可能是跟日本有接觸過，她們生意啦或者是她們的公司裡工作，尤其在阿美族的話，她是阿美通，她阿美族的話，全部會講，因為她，聽說在小姐的那個時候，就跟原住民做生意，所以她阿美族的話可以說是全通的。

四、學習路上常懷感恩—人人可為師，處處好便民

有人說語言學的越多就越容易學，學語言也需要勇氣和長時間的累積，在學習的過程裏，涂繼盛感謝曾經教導過他的同事、長官：

像我的同事，我的長官，他們都受過日本教育的人，所以我們都是逮到機會就用日本話來請教，跟他講話溝通，他們都很樂意的來教我們。有一次，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有一個叫山本五十六，山本五十六是我自己創的，就是山本（ヒル この 56）這樣，他笑的要命，說日本話不是這樣講喔，他們用名字的時候，他們的講法又不一樣，山本五十六不能講「ia ma húng uo zo

lo kù」，他說要講「ia ma mo tò I so lo kù」，五十六不能講「uo zo lo kù」，要講「I so lo kù」，所以這個就我們沒有讀書的人，亂講亂翻的啦，就字面上亂翻譯的，所以在辦公廳裡頭，這樣子跟他們聊天、請教、亂講，他們就會跟我們糾正，會指導我們。

語言通了，自信多了，工作中處處都能派上用場，地政法令多如牛毛，年輕充滿幹勁的他，很快的將習得的語言運用到為民服務的部份，讓民眾不必往返奔波，讓民眾困擾迎刃而解的往事不少，他這麼說：

像我們在地政事務所，是做土地登記測量方面的工作，所以要對這方面的專業要多一層的這種認識，才可以跟他們服務跟他們溝通。比如說，要來測量，要怎麼樣，我們當然要學一些日本話，就是測量部分的常識跟語言，讓他們知道說，到底應該怎麼做這樣子。又比如說，原住民來，我們要他的印章，印章怎麼講，我們就問人家，印章他講殺杜罷我們就知道殺杜罷，你要拿印章喔殺杜罷拿出來，這樣子或是日本話的話就「チョップ」就是印章，拿印章出來，就是在這種機會裡頭去學。

五、服兵役時的語言—忍受長官鄉音重

在成功地政事務所服務了五、六年的涂繼盛，也學了五、六年的日語和阿美族語。接著該去服兵役了，在一年四個月的軍中生活，語言多樣的他，接觸的人更多了，語言態度並無特別之處，倒是要忍受長官超不易聽得懂的家鄉口音，也算是當兵的磨練吧！他說：

當兵這段期間，當然一定要講國語，那個時候軍隊上也是這樣要求講國語，所以千篇一律就是講國語，除非說，私下跟我們這些當兵的朋友講的時候，才會講一些地方語言。當兵的過程當中沒有感覺有受到語言的歧視，沒有這樣的感覺，很融洽。我們那一梯次去，沒有原住民身份的，就是一般的。我是當那種區劃補充兵，常備兵不足，由區劃補充兵移增常備兵，所以我的服役年間只有一年四個月就退伍了，一般的話要兩年；因為我是獨子負家庭生計，所以被編化區劃補充兵，一般的話就是叫常備兵二年三個月。我是在嘉義的崎頂當教育班長，這裡頭也有很多是外省籍的長官，很少數口音很重的，都聽不太懂，就像是接電話，聽不懂，他還會罵我們，罵說你們懂不懂

啊？怎麼那麼差，其實不是我們差，是他差，那些，我們也是要忍受。有一些年紀大的，以前教育比較不普遍，所以當兵的時候，他對國語都不太清楚，像走路的話，一、二，一、二，左腳右腳他都搞不懂，我們都要用閩南話「tò-kha、chiàⁿ-kha， tò-kha、chiàⁿ-kha…」跟他疏導一下。

六、婚姻家庭語言—太太偏愛台語，孩子不會母語

退役後，也是適婚年齡，曾經和涂繼盛當過兩次鄰居的丈母娘，深覺他忠厚孝順，主動願意將從小就和他認識的女兒江菊子下嫁於他。岳父雖是客家籍，卻受閩南籍的岳母影響，太太從小就偏愛講台語，他們婚後都以台語溝通，婚禮採行台灣民間一般的方式，他解釋：

我媽媽閩南話也講的很好，我岳父岳母他們是講閩南話，所以我們都是用閩南話在溝通，結婚就是以一般，那個時候的風俗習慣的方式結婚；在台東的話，也沒有什麼客家跟閩南，就是混在一起，習俗怎麼樣，就是按照這邊的習俗。所以整個婚姻的結婚的儀式就是講台語，那好話也是台語，沒有講客家話是因為客家話比較不普遍。結婚以後我們夫妻用閩南話交談，跟孩子也是閩南話；因為在家裡頭，只有我跟媽媽兩個人講客家話，那日本話更不用講了，很少講，所以整個家庭，孩子跟我太太的接觸比較多，因為我太太不講客家話，所以小孩子自然而然的就是用閩南話做母語，跟他的媽媽溝通，所以現在我的小孩子，聽會聽，客家話會聽，但是講都不太會講。小孩子現在有想要學，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太慢了，沒那個機會，因為已經各自獨立生活了，也不容易學，但是他們心裡還是想學多一種語言有多一種語言的好處。

七、語言好處—多一種，有多一種的好

如今二男二女的子女，為他帶來七個孫的涂繼盛，退休後，夫妻倆將大部份的心思、時間奉獻給法鼓山信行寺。回首來時路，兩個姊姊早早出嫁，由寡母靠著多語能力賺錢栽培長大，一直認為多一種語言，有多一種語言的好處：

跟朋友在一起的話，知道他客家人，我們講客家話會很有親切感，所以盡量

說。碰到我們自己的家鄉人，就需要用客家話來講，這樣的話就很容易拉近距離。工作上也有，只是說對方來的是阿美族，我們就用阿美族話簡單的來對話或者用日本話，那知道他是客家人，我們用客家話給他溝通，都會拉近很近的距離，很好！當然學習的時候有不容易學的，不容易記，因為有時候，我們沒有記那麼多，講出來的話有時候人家會聽不懂，也慢慢學習，遇挫折時還是記、還是講。

語言學習非一簇可成，學會一種語言也須有說話的對象，他認為孩子不會客語有些內咎，所以他說有說話對象就要把握：

碰到我們客家人一定要講客家話，這樣才不會忘本，因為我的孩子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了，我也有一點內疚，所以我現再碰到客家人，第一個我一定要講客家話，表示親切，這也是語言的好處。我學語言的撇步就是盡量記，因為我也不做筆記，在心裡頭記，單字盡量記，記多了就亂串聯，我是第一個方法，不管文法不文法，能通就好，這樣比較敢講，若是要考慮到文法話那就講不來。對語言方面我也是想說，多會幾種語言比較好，出來社會人際關係的溝通都非常有用。

語言的好處讓涂繼盛在公職生涯平步青雲，語言也讓異鄉遊子舒解思鄉之苦，涂繼盛難忘一趟澳洲之行，刻意的說客家話，讓對方既驚且喜：

是在民國幾年，我忘記了，那時候是在縣政府一個考察團、觀摩團，到澳洲去，由劉權豪副縣長領隊，那我們一級主管、二級主管陪著一起去，其中在澳洲的墨爾本有一位陳醫師，陳宜豐就是陳宜冠衛生局局長的弟弟，那陳局長就打電話給陳宜豐說，我們副縣長領隊什麼時候要到墨爾本去，那陳宜豐醫師他也很熱心去接機，接我們。那在機場裡頭，我知道他是道地的客家人，閩南話也講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就用客家話跟他交談，他非常的高興，尤其他太太說，在這個地方，不要說講客家話，聽到客家話就很困難，因為客家人很少，所以我就用客家母語跟他溝通，跟他講話，他非常的高興。所以語言還是故鄉人親的感覺很好。

八、成為多語文的感想—擔心客家母語失傳

滿頭銀髮的涂繼盛雖兒孫滿堂、妻賢子孝，每每夜深人靜回憶時光歲月，心頭還有些許煩憂，會擔心客家母語失傳，一來希望自己的母語要加油，二來也希望有各種環境說各種語言，他擔心的說：

會喔！因為現在社會上比較通用的就是閩南話，所以客家人應該要要加油，再不加力的話，真的會失傳。所謂的母語就是，自己家裡頭，一定要從家裡出發，靠學校的這種母語教學是有限的，還是要家裡認真的教導小孩子講才不會失傳。環境最重要，就是你在家裡就講的話，自然而然的就會講，那出去外面碰到講同樣語言的朋友也好，不管是什麼對象 都可以用，可以來講。

第四節 邱明彥的語言自傳

邱明彥，1932 年生於台東的客家人，家中獨子。妻子也是客家人、育有二男一女，會國、台、客、阿美族語、廣東話、日語和英語七種語言。

一、童年—說日語的國語家庭

1932 年邱明彥在台東縣出生，他的太祖是從廣東蕉嶺移民到屏東，之後遷徙到台東。出生時，父親邱添貴任職於日本大阪商船台東辦事處（櫻組），櫻組飯干社長幫他取日本名叫「岡田乙彥」；櫻組辦公處就是現在縣農會飼料倉庫附近，是當年台東最繁榮的地方。邱明彥家住榮町，即今大同戲院那一帶。

邱明彥小學就讀台東寶國民學校（即今仁愛國小），是標準的說日語的「國語家庭」，因為全家率先日本化，還獲選為模範兒童。小學二年級時，日名岡田健吾的父親被徵調到廣東「南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官至少佐。岡田健吾的被徵調是因為出征軍人家屬，可配給到豬肉，學校學生有時會到家中清掃，軍方也會將地方人士捐贈的慰問袋寄到家中，慰問袋內有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當時一斗米一元五角，岡田健吾每月寄二百日圓回家。

光復前兩年，戰爭吃緊，父親無法在寄錢回家，生活開始發生困窘，母親做雜工維持家計，邱明彥則在課餘閒暇去賣冰棒、蛋糕，到海邊撿拾漂流木當柴火，

幫漁民牽罟，換取一些鮮魚，那時邱明彥都說著標準的日語，即便在家也是跟母親以日語說話。

二、多語學習—父親有心教導

邱明彥的父親 1927 年(昭和二年)從台南師範學校畢業，被分發到台東廳都鑾公學校（今都蘭國小），擔任「教員心得」月薪二十四元，隔年調為二十六元。都鑾公學校的學童，全部是阿美族子弟，邱老師為了教學和溝通上的需要，以日文注音勤學苦練阿美族語，能以流利的阿美語和學生溝通，教學非常成功，邱明彥會說六、七種語言，全是父親的功勞，他說：

有客語、閩南話、日語，英語稍微說一點，另外廣東話也說一點、阿美族話一些，我會各種語言主要是受我父親的影響最大。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在都蘭國小當老師，他的學生都阿美族，為了教學方便他就拼命的學阿美族話，他阿美族話非常好，講的非常好。那麼語言通了，你想想看要教小朋友非常好教嘛，尤其新來的，你一直跟他講日語他根本聽不懂，那阿美族話加上去，成效非常好。

我受我父親的影響，他們光復以前，都講日語，光復以後自己的客家話要學啦，那外頭學閩南話，很自然就學了這些話，那我的阿美族話是我父親教我的，另外我會廣東話是怎麼來的，我父親日據時代是日本軍官，當日本軍官在廣州，他在廣州五年半的期間，廣州講的廣東話跟我們不一樣，學了五年半。

邱老師在都鑾公學校教書，為了教學順利，自動學習學生們使用的阿美族族母語，是位教學認真的老師，卻因為從台東到學校要經過卑南大溪，有一年颱風過後溪水暴漲，邱老師擔心家中母親安危，歸心似箭的扛著腳踏車渡河，不幸遭洪水沖走，幸好及時被路人發現，搶救上岸才免於難。邱添貴是家中獨子，母親不放心他交通路上常有危險，遂辭去教職。一個月後，大阪商船台東辦事處(櫻組)招考職員，他以優異成績被錄取，擔任會計兼出納，辦理台灣和日本間的金融業務，是這家公司唯一的台籍職員，被錄取的條件除了會做帳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日本話流利又能和阿美族人溝通無礙。

1940 年，二次大戰期間，改名為岡田健吾的父親，由於具有會計出納的專長，被征召到中國當日本軍官，負責辦理軍中撫卹、恩給等業務。這期間，岡田健吾在廣州五年半，勤學廣東話，私下並以「張誠」之名，參加丘念台「新台灣建設協會」的抗日組織。光復後，友人希望他留在廣東教書，因妻兒都在台灣，便決定回台東。回來後，才改名為邱添貴，並教導多年不見的邱明彥學廣東話，邱明彥解釋說：

為什麼當了日本軍官能平安回來，他主要在廣州以張誠的名字參加新台灣建設協會，這協會的會長是丘念台，是抗日的組織，光復以後雖然到了集中營，沒有一個禮拜就回來了，對國家有功勞嘛。加入抗日組織也在暗地裡抗日嘛，對不對，表面上是日本軍官，暗地裡是抗日嘛，所以一個禮拜就回來了，我父親回來以後沒事就教我廣東話。

他回來時我已經是初中一年，我十歲的時候他到廣州，十一歲時曾回來過一次，父親會講流利的日本話、廣東話，也會台語，也會客家話，我受他影響很大，這語言通喔好處很多。

三、語言學習過程—家庭、學校都有功能

受父親多語影響下的邱明彥，肯定語言能通的好處多，因為多學會一種語言，彷彿多份實力與自信，或許是從小學過日語，加上一度有日本名字，家裡響應做個說國語家庭，邱明彥自覺自己的母語是日語，在台東中學有學台語和國語，學校學習有逼迫的味道，爸爸教的就自然多了，至於閩南籍的媽媽，後來也不全部講日語，在家講講台語，對邱明彥的語言學習很有幫助：

這個說起來，你聽了可能好笑，我的母語是日語，光復以後才開始學國語。學國語先是東中啊！先教我們台語，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台語學了半年才開始學ㄅㄆㄇ學國語，是這樣子來的。老師是我們台東街上過去專門教台語的老師，請他們去教，臨時找到的老師，在東中之前比較少講台語，會聽，但是聽的不好，講的也不好。日語是母語，那客語也是光復以後才真正學的，客家語跟閩南話學了兩三年，才真正會上台演講啦！

學習過程比較難忘的事情是覺得很奇怪，平常沒有講閩南話，突然間教我們

這些話，很好奇啦，認為光復了嘛，要學就學，至於國語嘛，將來都要講，就認真學ㄅㄆㄇ，會學國語都是環境逼你的，但是唯獨我父親教我的阿美族話跟廣東話，那很自然的，父親在家裡無形中跟你談，無形中學到的。學阿美族話跟廣東話，我記得是初中二年，我父親從廣東一年回來，三年以後吧，有空的時候多多少少教我們。我覺得父親的教是比學校還要自然，相當自然，主要是受父親的影響，也好啦，多學一點有什麼不好。

我媽媽閩南話當然講的也很好啦，媽媽閩南人。在同儕之間，初一下開始大家都拼命的學國語啦，那個時候主要的是在學校都是講國語，拼命的學國語，環境如此嘛，所以在學校裡會偶爾講日本話，所以客家話跟閩南語等於是在家裡學的，我們在學校沒有這樣的環境，無形中就講日語啦。

四、社會歷練多—多語讓公職生涯一路順暢

1952 年，邱明彥台東中學畢業，考上警校第二十期，受訓一年，分發到台北市當警察。台北市警務工作繁重，下班後，還要在辦公室備差兩小時。後來賠了一筆公費，回台東考小學老師，教了一年後，辭去教職，到台東區合會上班。金融機構天天數別人的錢，不好玩。1955 年進入台東市公所擔任兵役幹事，從此一路爬升到縣府建設局長退休，公務人員的漫長歲月，邱明彥不否認語言幫他更有實力，他說：

我今年七十七了，主要是在社會上混了一點，年輕時候當過警察，後來也當過一年的老師，然後才去當公務員，當公務員是民國五十三年考試及格以後一路爬上來，最後高職位就是建設局長啦，也去代理過台東市長。

年輕時大學沒考取，那時環境大學很少，因此去當警察，但是警察也不好幹，上班八個鐘頭，兩個鐘頭備差，而且警察管的事太多了，交通要管、攤販、家庭糾紛、小偷什麼都管，所以就不幹了，當時賠了錢就不幹了。

後來當老師，當老師也不好考，小朋友怎麼這麼難教，而且當時是黑板要吃粉筆粉，因此老師也不當了。

不當了，就是當公務員，主要是考試及格以後，很自然的環境每個單位都混，每個單位我都混過，哈哈，我當過建設局祕書當了十幾年，在縣府裡面我

業務最熟的還是建設局，所以最後陳建年縣長要我回去。

五、幾個例子看多語的好處

陳建年縣長任內，相當倚重邱明彥的不只是他從基層一路累積的工作經驗，更有邱明彥能言善道的功夫，總在需要他的時候，語言幫助縣長施政與民心的拉攏，邱明彥多語的能力，正符合他有些自負的個性，雙方相輔相成，邱明彥眯著眼開心的憶及：

語言對我的磨練很好，陳建年當縣長時請我當他的公關秘書，等於婚喪喜慶都替他去跑，到了關山線客家人，一上臺就一定要講客家話啦，無形中拼命磨練客家話。到了閩南的地方一定要講閩南語，拼命磨練閩南語。那麼到了阿美族也要來個幾句阿美族話，她們高興的不得了；但是你到達仁，他們的話我不會講，布農、排灣、魯凱講不通了，都叫我用日語講。很清楚的，有一天，我在達仁致詞，忘記了，一上台講阿美族話，下面就叫了『何を言おうと、私は聞く方法を知らない』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糟糕，糟糕！我就講國語，結果老先生又講了『ご日本語で話す』請你用日語講嘛，所以就沒問題了。尤其到山地鄉跟原住民在一起，除了致詞以外還要唱歌，我沒有點，他都幫我點，好在我日語歌還可以，要不然就漏氣了。

邱明彥回想往事，聽起來語言讓他更有自信了，融入在族群裡，所以工作職業受到語言的好處，這樣的事件很多呢！他說：

有！有好幾件事情，例如陳建年當縣長的時候，有一天來了一個老先生說客家話，大家都聽不懂，叫人找我過去，我就把他請出來用客家話說：『老先生，不要那麼大的火氣，對身體不好哇，有什麼事情你跟我說』，一兩三下就解決了，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當法院的調解委員，真的有好處，碰到客家人，開口跟他講客家話，馬上跟他們之間的距離馬上拉近，而且稍為年紀大一點的，他們會覺得自己人噢，對我們的信任度很高，所以我覺得語言通了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話匣子一開，唱做俱佳的邱明彥，談到自己的多語能力，正是吸引他老婆死心塌地佩服他的原因之一：

我的語言態度會看到對方是什麼人就說什麼話是無形中啦，我太太佩服我的，前年我到台大住院，開完刀住到普通病房，駐院醫師一進來講兩句話，我說：『醫生你客家人』，醫生吃驚：『你有問題噢，你怎麼知道？』。客家人講話有客家人的音，有腔調絕對假不了，我雖然不敢講百分之一百，起碼百分之九十九猜對，我老婆說你怎麼那麼厲害，我聽多了聽慣了，對不對！語言要學的東西太多了，特別是時代轉變，語言也會變，看是變多、變少、變怪或變來變去，自認日語是母語的他，提到日語，表示要不斷學習才跟得上時代：

例如說日本，我們現在台灣人講的日本話，是台灣日本話，不是真正的日本話，有一次日本交流協會要來拜訪吳俊立縣長，吳俊立縣長後來由他老婆出來競選嘛，要找翻譯的，打電話給我，拜託我去，旁邊的人說怎麼請你來，我說沒辦法，年資在進步要跟上時代。日本的外來語非常的多，我小的時候，客人走叫ごきやくさま，現在不是，現在カイト，外來語，你必須學，我記得1982年到日本，外來語字典這麼厚(用手比兩公分厚度)，現在外來語字典這麼厚(用手比十公分厚)，尤其你在東京，外來語不懂很頭痛。

邱明彥比出的手勢表示他的多語人生是不斷學習而來，語言要精要通就像跑步，要快要慢要多長多遠由自己決定，邱明彥得意洋洋的又說了講日語幫助同胞也幫了自己倍受禮遇的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幫助一對要到美國探視兒子，結果在日本轉機卻把機票遺失的鄉下老夫婦，經他流利的日語與理智的說服力，終於化險為夷：

第一個我公元兩千年要到美國，在小港機場，剛好有兩夫婦要到芝加哥，她們特別拜託，第一次出國，主要是小孩子在那裡工作買房子，父母親要過去看，要過去看的路上一路託我們照顧，當然沒問題，我也到芝加哥。就在東京發生問題，兩夫婦他老婆登機證丟掉了，結果要上飛機不讓他上飛機，日本的安全官是個女的，他弄了半天不行，我無意中發現了，過去用日語了解，跟安全官說台灣鄉下老百姓不懂法令，有兩種可能啦，一種可能是台灣登機時兩張登機證被拿走，一種可能是丟掉的，這是大事情，萬一被人家檢到了，上飛機破壞怎麼辦，我說你放心好了，她們兩個最後上，我陪她們最後上飛機，你看她們兩個和我的位置沒人坐，就是我們三個地位子，他說好，還問

我是日本的導遊嗎，我說我是經過這裡順便的，他說喔你日語怎麼講的這麼好啊，就這樣解決了，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個故事也是跟搭飛機有關，由於長相酷似日本歐吉桑，加上擅長說日語，一口道地又沒有台灣腔的日語，讓日籍空服員誤以為是自家人，殷勤招呼、熱心服務，邱明彥也樂於享受這難得的尊榮，導致他一路裝日本歐吉桑過過癮，語言通不通有關係：

第二件事情是兩千年美國要回來，一個禮拜前就去西北航空預約，預約機票拿到了，當天上飛機從芝加哥到底特律沒問題，到底特律要上飛機了，他說對不起我們電腦瘋了，我說怎麼辦這樣子怎麼行呢？旁邊有一個小姐，是日本小姐，我就用日語跟他溝通，她就說把老婆的票給她，交待說：『這兩個位子不能賣，你們必須守美國的法律規定』，我其實不懂，我跟他們講：『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能夠上飛機趕緊回來最要緊。

一上飛機是安全門邊的位置，太好了，前面很寬啊對不對，結果它這法令一看有十一條，我看了兩三點就不看了。西北航空有一個日本小姐，我就用日語跟她交談，這有什麼特別規定，她說：『很簡單，最好不要發生，也就是說萬一飛機失事了，你倆夫婦不能馬上逃出去，要跟我們工作人員一起完成救難的工作，把所有的旅客送走了我們一起走，如果你跑掉了，美國政府要給你判刑，要關你喔』。ㄟ問題來了，他以為我們是日本人，送了兩份報紙來給我跟老婆看，雖然是前一天的也不錯很親切嘛，我看看看把報紙丟在旁邊，耶！又送了三本雜誌來給我們，也是日文的，看了以後，中途要吃宵夜，宵夜是一塊三明治跟飲料，有牛奶可樂果汁，喝完了，小姐跑來了問：『先生你還要嗎？』，好像對自己日本人特別好，我說不用了謝謝。

下飛機才是笑話，我下飛機當然要轉機，空中小姐跑過來了說：『先生你走錯了，要走那邊』，我假也要假到底啦，我說我知道我知道我順便去看看朋友才出去，語言通了，你看她以為我是日本人，對我特好很親切，語言通與不通感情真的不一樣。

講完擅長的日語讓自己受寵得意，邱明彥還要說說自己的廣東話也不賴，以廣東話對傲慢的香港老闆來下馬威，連華僑友人都佩服不已，特別是這一口廣東話也是他父親教的：

最後一個笑話啦，我們在美國想吃中國料理一定要到唐人街，唐人街都是廣東人，廣東人很奇怪的，支票不收，信用卡不收，一定要收美金，而且偏偏不講國語，不是講英語就是講他們的廣東話，搞怪，我就跟你來了，用廣東話跟老闆說：『台灣話你會不會講，你會不會聽，噢不會聽、不會講噢，你故鄉哪裏？香港、香港』，那餐服務態度特別好，結果請我的這個華僑就說：『邱先生厲害呢！你會廣東話呢！』，所以由這例子，語言一通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馬上就拉近，語言很重要！

六、學語言的訣竅—要有興趣和有注意力

學語言到底有沒有訣竅，民視主播胡婉玲出版的《語言讓人更自信》一書，提出抱持平常心、全力以赴，知道自己學什麼就要像什麼，請相信並且牢記——「堅持，就是你的！」等等十項秘笈（胡婉玲，2000），而邱明彥是否有訣竅？他說原因很多，經常閱讀報章雜誌、看電視劇、有興趣和注意力都是學語言的訣竅：

很多原因，日本報紙要看才會進步，還有看日本連續劇，我剛剛講母語很不容易忘，客家話有一次我老婆考我，我講不出來，閩南話考我我講不出來，日語考不倒我，奇怪母語這東西，尤其我們這一代的人講得應該比較標準，到日本鄉下那更沒話講。

學習語言的方法是什麼，我覺得第一個觀念，必須你要有興趣，你沒興趣怎麼樣，像我兒子客家話都不學，第二有興趣之後要注意，例如人家講很好聽（ni oo koh pin sah）這聽起來怪怪，什麼話我們去注意，問你故鄉是哪裡（ni oo koh pin sah），這不就學到了嗎，我們客家話說（ní^ˊ oo i náí），廣東話說（ní^ˊ hoo khi tóo）你要到那裡，（ní^ˊ hoo pi hé^ˊ），你要去那裡，有興趣加上追求話怎麼講，無形中就學到。

邱明彥一頭雪白的小平頭，談起多語的多彩多姿更顯智慧，有許許多多的得意往事，都歸功於父親的教授，深深感恩父親在那只求溫飽的貧乏時代，知道語言的重要，不僅以身作則，自己先學阿美語來教育學生，更把自己所能的廣東話、阿美族話教給孩子當終身受用的寶藏，他感性的說：

我今天會很多語言我要感謝我父親，前幾天都蘭國小百年慶，我把他的老照

片送去學校，我跟老師們說很佩服父親為了教學去學阿美族話，他為什麼去學？他主動去學！阿美話講（你要去那裡），日本話講（あなたがどこに行く），這樣來教小朋友他就懂了嘛，跟寫在黑板效果差很多。

邱明彥的父親因為教育的使命感而努力學成阿美語，方法是用日文注音，爸爸教他卻是很嚴厲的責罵法，不管是阿美語或日語、廣東話，他是用聽的聽到會。這些語言裡，有他較喜愛的日語和較不喜歡的廣東話，但畢竟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樑，該學該講還是很有用的，他說任何事都要多學人家的優點：

我父親他用日文注音學阿美族語，我用聽的聽到會，不會時去請教，爸爸會罵笨蛋，有時不可能一次學會嘛。我覺得日語很好聽很喜歡，從小要上學：『かあさんかっこうへいきます』（媽媽我要去學校了）、『いたたきます』（我要用餐了）、『ごちそうさま』（吃飽了）。我覺得日本的語言很客氣，很好聽很好，那廣東話在美國不受歡迎，聽起來很醜，在美國看到廣東人住旅館譏譏聒聒譏譏聒聒，民族性不同，當年日本侵華，我父親親眼看到日人屠殺我們同胞，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是清朝甲午戰爭輸了，把台灣割給日本，我們子孫受日本教育，台灣人去當日本兵，這沒辦法，有那時代背景，那人家好的我們要學，我長期美國來往，美國自由很好，他們守法，我們台灣一直講自由自由但是不守法，這就是台灣缺點，人家好的不學，學壞的，我們學人家好的，不要分他是不是日本人，我去過美國十幾次，在美國散步，社區的人一見面就 嗨，親一點的認識的就 Good morning 都這樣子，最近我到森林公園大家熟了都會叫。

七、遺憾—自己多語，卻不要求兒女多語

夫妻倆都是客家人的邱明彥，經由父親教他學會廣東話、阿美族話以及客家話，他自己卻連客家話也不會要求兒女學習，只因年輕時公事忙碌，無暇教導，時至今日感覺很遺憾：

這個很遺憾，說起來我們是客家人，我老婆和老大會講，我南部她北部，南北不通啦，為什麼不通呢，我們南部講落雨，結果北部講落水，我們是要歸去，他們是要轉，結婚五十幾年大家都混了混了，一樣啦。在家裡講客家話，

但是我老大會講，老二會聽不會講，老三更糟糕啦聽講都不會；我們的下一代糟糕了，我們講客家話，我台灣的孫子說：『阿嬤你在說什麼？』，糟糕了，背祖了！家裡就是跟太太用客家話交談，跟老大也講客家話，老么最近也開始在學了。

第五節 陳四妹的語言自傳

陳四妹、女、1939年生於花蓮縣富里鄉，父親閩南人、母親客家人，有三兄三姊一妹，家中老七。二十二歲嫁福州籍李昌岩先生，婚後學會很溜的福州話，精國、台、客與福州話，還有七、八成日語會話共五種語言。

一、童年—記憶猶新的國語課

陳四妹女士我們習慣叫她李媽媽，她是研究者曾經服務的電台工務科長李昌岩的牽手，童年歲月都在花蓮縣富里鄉東竹村渡過。東竹國小畢業後就留在家裡幫農與顧雜貨店，李媽媽說要讀初中得要到隔壁玉里鎮，媽媽嫌交通不便不讓她升學，就沒唸了：

國小都在東竹唸書，富里沒國中，以前叫初中、現在叫國中，國小都在東竹唸書，國中要去玉里，交通不方便，所以媽媽不讓我去唸，就沒唸了。

富里鄉在花蓮的最南端，和台東縣池上鄉相接，舊名叫公埔，自清道光以來，即多閩、粵先民蒞止，胼手胝足，廣事墾殖，和池上一樣以生產良質米聲名大噪。

東竹國小的前身是於1939年，由富里公學校成立竹田分教場，到1947年更名爲東竹國民學校、1968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教，改制爲東竹國民小學。³

李媽媽的母親以交通不便爲由，不讓她升初中，實際上還是有重男輕女的想法，三個哥哥都繼續唸初中、高中，她是家中女生排行第四個，取名四妹，上面三個姊姊跟她一樣，小學唸完就留在家中務農。

³ 東竹國小學校沿革，參閱網站：<http://www.djps.hlc.edu.tw>。日期：2007/09/01

年近七十的李媽媽想起小學上課的情形、老師的長像，至今還記憶猶新，老師上課說國語，在班上和老師互動良好一團和氣，第一課就是上「來來來，來上學…」：

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大部份都用國語，我們那時候台灣已經光復了，我們唸來來來，來上學這些，我沒受過日本教育。那時候有些老師是大陸來的，我記得有一位老師是上海的，也有我們這邊台灣人，上海老師講國語啊，滿好的，我對他印象深刻，他的形、個子小小的。教我們還好，大家都很和氣。那時候一班大概有 30 幾個人。

東竹村是個漢原混居的小鄉村，舊稱頭人埔，典故來自從前有一曾長，恃強獨佔其地，不准他人放牧而得名。民國 1937 年，日人改稱竹田，沿用至今。⁴李媽媽會說客家話來自客家籍的母親以客語跟她們說話，會說台語是閩南籍的父親只願意跟她們說台語，而國語，剛好趕上台灣光復，入學後有上海籍的老師來教她們，讓她印象深刻；同學之間，在學校說國語，放學後就講台語居多。李媽媽回憶當時語言使用情形：

我記得大部份都說國語較多，放學後大部份都說台語，客語比較少，因為大部份的人都是河洛人，所以比較常說台語。那在家中，因為家中做生意，所以父親不太會跟我聊天，但是，父親很疼小孩，母親比較嚴格，我們比較怕媽媽，所以和我們比較不接近。溝通的時候，父親用台語、母親用客語，但後來母親也是較常用台語跟我們溝通，說客家話較少。那是因為大眾啊！大家都是河洛人，河洛人多，就講河洛話多；在東竹地區河洛人較多，兩條街而已。我會說客家話是跟跟母親學的。而和兄弟姐妹溝通用台語或客家或國語都有，讀書就一定要講國語，在家跟爸爸一定要講台灣話，跟媽媽講客家話。

二、社交活動—短暫參與社團

小學畢業的李媽媽，整天有忙不完的工作，家裏二甲多的水田全靠她和三姊一起完成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抓蟲、收割、碾米等農事，耕種相當辛勞。

⁴ 參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網站 <http://www.ttcsec.gov.tw>

稍有閒暇還得要幫忙家中雜貨店，青春少女階段都勞碌於家計中，只有短暫的時間參加過學校發起的婦工隊社團活動，小學畢業後跟班上同學的互動不太多，李媽媽表示：

有時候會和同學約出去玩，小姐的時候，有一陣子參加社團，到東竹國小辦活動跳土風舞，後來就和姊姊忙於家中的農地，種稻、種菜、顧店，很多工作。我爸爸開雜貨店，我爸在我十七歲時因病過世。媽媽活到九十七歲，兩年前離開，我們一直認為她可以活到一百歲。

三、戀愛結婚—不知對方會說福州話

十九歲那年，李媽媽到花蓮找哥哥，經由在鐵路局上班的哥哥而認識了先生李昌岩，李先生當時在軍中唸書，看到李媽媽清秀可愛，國語台語都很健談而展開追求。當年民風保守，他們雖認識也不敢約會，更別提有什麼娛樂活動，頂多是久久寫封信互道近況而已，這段戀愛談了三年，李媽媽沒去過李先生位在台南的爸媽家，不知道李先生是福州人，因為每次見面聊天時，他們都說國語和台語，李媽媽形容後來才知道要嫁的對象是福州人：

我都待在家工作到 21 歲，22 歲就嫁人了，結婚對象是自己認識的，我到花蓮市哥哥家跟他認識的。後來聊天時才得知對方是福州人，他來過我家，我沒去過他家，但是認識交往的過程，他很會講台語或國語，他都沒說福州話啊！

婚後的李媽媽隨先生搬到先生服務的廣播電台宿舍，電台裡的同仁個個都說一口標準國語，就連播閩南語節目的播音員也得要字正腔圓，無形中也成為李媽媽模仿學習的對象，至今談到那 1960-1970 年代，廣播受聽眾喜愛著迷的程度，她雖不是節目人員，卻與有榮焉！誰、誰、誰，如何、如何…可以如數家珍，那時代大江南北各省籍都有，不管來自哪裡都要練就一口京片子，那時期家中有收音機就像現在家家有電視一樣是民生必須品，聽眾守著 Radio 學唱歌聽廣播劇蔚為風潮。電台像個大家庭，下班後，你學我包餃子做烙餅、我教你蒸年糕炒米粉，很熱鬧！生活互助扶持、語言融洽和諧。好玩的是，李媽媽的福州話不是從李先生處學來，而是回到公婆家硬學起來的，李媽媽這麼說：

那是我們結婚後，我回他家住兩年才學會福州話，要不然他都沒說過。會回台南是因為我懷孕老大時，住在電台宿舍，經過打水磅浦，地很滑差一點流產，他就帶我回台南跟公婆同住也好有個照應。在台南半年後生下大女兒，在那裡一直學一直聽，才學會說福州話，要不然我也不會講。我們兩個不可能用福州話講，所以都說國語和台語。

四、語言學習—要接觸與經常說

李媽媽在雙語家庭長大，也受過國小教育，以她的年紀來說，會國語、台語、客語其實很夠用了，婚後一直當個純家庭主婦，生活圈就在電台宿舍居多，會這三種語言已算了不起，沒想到還學了福州話，外加從哥哥處聽來學來的日語，她指出天天接觸聽久了就會講了：

那時候，社會上大部份說國語較多，學校都說國語，那時候有一陣子禁止說台語，回家後才有說台語與客語，其他都說國語居多，那時候小孩都說國語。我在更小的時候是日本管，台灣光復後，日本走了，我才讀書，我們就都說國語。我哥哥會說日語，他有受日本教育，所以三個哥哥都會說日語，所以有的我也會聽，淺淺我也會講，聽久了我也說。

在台南公婆家待產，住半年就會說福州話了，後來李科長去服兵役，我再住一年半，一共住兩年才會講。婆婆公公都說福州話啊，我們光聽也要聽到會。

光聽也要聽到會，意味著有學習動機，剛嫁為人妻的李媽媽並無與公婆相處的經驗，何況兩位長輩都講家鄉話居多，李媽媽為做好媳婦的角色，除了天天聽公婆說什麼，也認真看公婆做什麼，很快的半年後就會聽和說，再與公婆住上半年，那福州話真是不假思索就能流利自如，這過程和婆婆聊天收穫頗多，李媽媽說公公還誇獎她會說福州話了：

先生兩年後退伍，我生完老二就一起回台東，那時他調台北後又調台南，每天晚上都回家來，我婆婆對我很好，比自己的媽媽還好，我跟她很有話聊，反而我跟自己的媽媽無話可說，我媽媽很嚴厲，我公婆很好。

公婆都說福州話，一開始住一起會怕，不過他們也會說一些台語，只是有些腔調，他們會補上一些福州話，我們直接接觸接觸，聽久了我也慢慢學會說

福州話了，就是講完台語後再講福州話，就像我們學台語也會摻些別的話，每天接觸，如果留在台東就不可能學。

我學很快，很快就適應，從第一句 si-pun (吃飯)，講畚斗就拿畚斗和掃把來掃地，我們說畚斗他說畚老，音差一點啦。就接觸接觸，我就一直講一直講，他說 si-meh tong eh hāng kong loh (四妹妳會講了)，他一直跟我講福州話，我們進步就快了。

五、母語薪火相傳—公公在意母語要在家庭說起

當我們從事電台播音工作的播音員或主持人，在羨慕李媽媽頗有語言天份時，她總是客氣的說那時候年輕學習力強，她也會比較媳婦、妯娌之間，誰的語言能力和使用情形，她說當老師的公公很在意家鄉話要在家庭說起：

那時我們也年輕學習力強，現在就不行了，現在光想學英語，怎麼想都想不起來，那時年輕記憶力好較易學，平常多接觸就會，像我四孀就厲害了，隨便亂說也說對了，不過腔調較不準，我大嫂較不敢講就不太會，懂得也比較少。我們要用心和敢說，越不說就越不會說，我們老三本身是福州人，本身會說卻很少說，都說台語，家中小孩也說台語，他們的孩子是會聽，我們的孩子是會聽又會說。

我在家就用福州話，公公說過學別的語言到學校學就有，唯獨家鄉語要在家庭說起，所以在家我們說，四個孩子也要說，就會了，像我的大兒子調到馬祖，他回來說：『喔！媽，馬祖有很多福州人呢！』，剛好他都能通，都能通。

六、成為多語人的好處—任何語言都有機會派上用場

多學會一種語言的優勢，在李媽媽兒子身上看見了。李媽媽的多語能力其實很受歡迎，電台同仁結婚生子，都早早預約孩子要拜託李媽媽當褓姆，如此一來自己的孩子說不定也能成為多語人，講講福州話也挺有意思。事實上，李媽媽帶過自己的孫，也帶過同事的孩子和老師的孩子，從孩子長大了，還經常回來找李媽媽，第一句話就說：「I ko ni mah ma to ni á」(我回來了)，不難得知李媽媽真心對待孩子，也有教孩子講福州話呢！至於客家話，李媽媽礙於沒什麼對象就很

少使用，結果被大女兒埋怨爲什麼不教她客家話，害她聽不懂客家同學說什麼：

我兒子在林管處，我公公常說，國語台語到學校就會了，家鄉話一定要學會，我就教他們。不過客家話我就沒教他們，我大女兒曾經在屏東美和護專讀書，回來就埋怨我說沒教她說客家話，害她不會聽客家同學講的客家話，我的客家話久沒說，現在要說要想一下，以前我有一個鄰居是客家阿婆，常到家裏串門子，我都跟她說客家話說得很好。

李媽媽有三女一男，說到么女兒嫁巴基斯坦人，語氣高亢的說，巴基斯坦先生不願意太太、孩子學巴基斯坦語，認爲會英語就夠了，李媽媽認爲語言接觸久了就會，其實都好啊：

語言對四個孩子的幫助都好，像我的老公會英文、台語、日語、福州話，老公的先生是巴基斯坦的人，可能會一點巴基斯坦話，她先生不太有意願教她巴基斯坦話，他說不必學巴語，英文會就好了，說英文各國都通啦。

每當年節時家人團聚都以說國台語居多，因我的媳婦不會說福州話，我的孫子會一點是兒子教的，孫子來我這裡會說：『I ko ni mah ma to ni á』(我回來了)，『uo sip au loh』(我吃飽了)，『me tòng oh』(我要回去了)。

經常有機會四處旅遊的李媽媽，羨慕她在美國遇到的一位朋友，會說七種語言，跟著這位多語人出去玩，暢行無阻，她認真的表示，什麼語都好：

什麼語言學會了都好，走到哪都有機會派上用場，我到美國的時候，遇到一位葡萄牙的人會說七種語言，會英文、日文、廣東話、葡萄牙文、國語(指華語)、客家話、河洛話，我跟她去玩，到哪裡都通，很好呢！語言能通到哪兒都通，好好喔！她好厲害，她先生就不行，她先生只會講葡萄牙語。不要輕視什麼語，我說言語能通比什麼都好，什麼語，原住民語都好，原住民語若學得起來也相當好，我是這麼想啦。

研究者問李媽媽：「有沒有問這位會七種語言的葡萄牙人是怎麼學的？」她說經驗跟自己差不多，要多聽多學，還要敢說：

也沒有特別說怎麼學，語言就是多說、多聽，自然而然就學的快，學語言的時候，應該多聽多學，多多接觸，認真學習，還要敢說，語言不常說很快就忘記了！

第六節 陳清華的語言自傳

陳清華，1925 年生於桃園縣、三歲搬到台東的閩南人，家中老大、有二弟二妹。先生是屏東水底寮人、育有七男二女，會國、台、客、排灣族語、日語五種語言。

一、童年與求學—聰慧機伶考上日人小學校

1925 年陳清華在桃園縣出生，她的太祖是從福建藍園移民到桃園縣蘆竹鄉，三歲的時候跟父親遷徙到台東。陳清華出生時並不是家中最長的子女，在她上面的一兄一姊都因出世不久夭折，父親陳榮江因此特別疼愛。陳榮江在日治時期擔任警務工作，從桃園派調到台東，在台東的太麻里和大武分駐所擔任主管，1928 年才將家眷帶來大武鄉，在此落地生根。

大武原稱巴塍衛，是排灣族語「拿棒子打」的意思。早年排灣族自中央山脈東移至巴塍衛溪口（今大武溪）附近時，為避開無法利用的沼澤濕地，需用棒子打地以鑑別之，因稱此地為「巴塍衛」。大正九年（1920），在台東廳下改設大武支廳、大武區；昭和十二年（1937），日政府為推行皇民化，更改建制設台東、關山、新港三個郡，大武鄉屬台東郡下之大武庄，包括現今大武及達仁兩鄉。

大武鄉在日據時代名為大武庄役場，所轄除了現今的大武鄉之外，還涵蓋了達仁、金峰以及太麻里鄉，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政府將原大武庄山區部份劃出為達仁鄉，平地部份為大武鄉，鄉治初設大武村，後為配合漁港之開發而遷至尙武村。現有人口約 7900 餘人，族群有閩、客、外省籍及排灣族的原住民。⁵

陳清華就在這族群多元，民風樸實的大武鄉求學、工作、結婚，家人以台語溝通，在學校則講日語，她說：

我是在桃園出生，我爸是桃園蘆竹的人、我媽媽是桃園大溪的人。自小就聽他們講台語，就是都講台語，在我大了以後讀書時，那時日本時代就講日本

⁵ 資料來源：大武鄉公所全球資訊網，<http://www.dwuu.gov.tw/index.php>。日期 2007/09/12

話，在學校聽日語講日語，父親在家也是會說日語，如果我媽媽在家她就會說台語。

大武鄉位於南迴公路上的中央點，山坡地比平地多，鄉民生活習性較保守，以農、漁、林業為主要產業。清華的父親算是地方上少數的公務人員，本身受過漢文與日本教育，對子女教育格外重視。

1895 年日人據台後，成立學務部，當時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向樺山資紀總督提出台灣教育意見書，開頭第一句話就明白寫著：「台灣的教育，第一應該使新領土的人民從速學習日本語」（轉引自黃宣範，1995：89）。日本當局便在教育上建立三元教育系統：第一級是內地人（日本人）系統，他們唸「小學校」，是與日本本土一致的學制。第二級是本島人（即台灣漢人），他們唸「公學校」，升入國語（即日語）學校或醫學校，與日本本土不相銜接的教育系統。第三級是番人（原住民）系統，唸四年的「番人公學校」。照這樣的規範，清華應該唸公學校，但是不知是父親為日警的背景，還是清華聰敏，六歲那年參加進入「小學校」的考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了，她說當年入學考試是考說日本語，那過程還記憶猶新：

讀「小學校」比較好，一定會有這種感覺，我們進去要考試，要考試才能讀。一年級小學考試，我還記得考官問我什麼名字？問幾歲？然後就拿一個時鐘和色紙，問我這是什麼？我會說時鐘的日語：「クロック」，他拿給我聽，問我有無聽到？我有聽到，他說什麼聲音？我說：「咕唧咕唧」；他就拿色紙給我看，白色的、黑的、紅的我會說，藍色我就不會說，我不知道那個是藍色。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第一次要進去小學時，要考試通過才能進去！

這個學校即現在的大武國民小學，創立於民國前七年，當時稱為『巴塹衛番童教育所』（另一說法為『巴塹衛公學校』），隸屬於大武警察支廳。學校前身有二：一是台東國語傳習所的分教場、一是『大武尋常小學校』。

在台東國語傳習所的分教場這部分：台東國語傳習所廢止於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次日（民國前七年四月）分教場改稱『巴塹衛公學校』教育原住民子弟。明治四十年四月二日奉戴教育敕語。大正六年改校名為『巴塹衛番人公學校』。大正九年巴塹衛改名為大武。大正十一年公學校校名改回為『巴塹衛公學校』。昭和十六年遷至村南之大武橋頭，故改校名為『大武大橋國民學校』，以免和大武尋常小學校所改的『大武國民學校』混淆。

另外在『大武尋常小學校』這部分是：於大正十年（1920 年）創設有專供日人子弟就讀的『大武尋常小學校』，校址為現大武街三十七號（大武國小舊校舍）。昭和七年時，全校有兩班，兒童數男生二十一名，女二十六名，計四十七名，職員三名。昭和八年增設高等科，校名為『大武尋常小學校』。十三年六月四日奉戴教育敕語。昭和十六年改校名為『大武國民學校』。⁶

在那個會區隔身家背景的時代，清華讀的是日人子弟方可就讀的小學校，全校只有她一個人是台灣籍的身份，她的兩個弟弟和妹妹是正常的就讀第二級的「公學校」。在全班都是日本人的同學，她在學校和全班都是日本同學交往，放學後則不分日人或漢人，都會玩在一起，她告訴研究者，學校當年如何收學費，以及孩童時代的童玩，和日本小孩玩，偶爾也會打架。她說：

日本時代的學校和日本小孩一起讀書，在大武的小學，日本老師教學，那是我爸在當警察，有分台灣小孩是公學校，大武也有小學校，臺灣人讀的、日本小孩讀的，我是和日本小孩一起讀。學校有二間，台灣人跟台灣人、日本人跟日本人。讀書一個月五毛錢的學費，就一個袋子，到時候就發給我們，就把五角裝好給老師。

在學校跟日本小孩說日本話，也會一起玩。如果回家就都會玩在一起，日本小孩沒幾個，台灣小孩比較多，小學日本小孩比較少，日本人比較少，台灣人比較多，台灣小孩讀的就都是台灣小孩台灣人和原住民。同學都很好，沒有什麼特別的，也不會因為自己唸「小學校」而看不起「公學校」的學生，也不敢欺負他們。小學放學後就玩而已沒有怎樣，去爬山玩水都有老師帶著，那時候老師很好。我們會玩玻璃球（ペレット彈珠），一個洞一個洞打進去。有時候日本小孩特別壞，玩得不愉快，（khi mo mái）就會打架，我妹妹會拔林投樹葉，取用帶刺那面打日本小孩。

全校只有她是台灣小孩，所以在校內完全講日語，沒有禁說台語的考量，老師是日本人，課程安排完全和日本國內教育一模一樣；弟弟妹妹的公學校就會規定不可以說台語，上課內容也有分別：

全部都日本老師，老師都講日語，都有書，書教什麼就教什麼，國文、國語、

⁶ 資料來源：大武國民小學校史沿革 <http://www.twps.ttct.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
日期 2007/09/12

數學，到了四年級有理化跟歷史、地理什麼都有，歷史是教日本的歷史，我們班的同學沒幾個，一班不到二十幾個。那時候在學校男生要拿竹掃把掃地、女生拿抹布擦地板，讀到小學六年級畢業之後，再讀兩年高等科，總共八年就畢業了。如果還要讀就要去考，去哪考，我不知道，我就讀這樣而已，十五歲就畢業了。

二、少女時期與就業—照顧自家米廠，接觸各種語言

畢業後的清華家裡已經開設碾米廠，自然而然的留在家裡照顧米舖生意。光復前，稻穀買賣都有配給規定，到米廠來的民眾有日人、漢人和原住民；光復後，大武地區增加許多大陳義胞和榮民弟兄以及外省同胞，南腔北調的國語更豐富了。交談、說話、聽話、學話，讓她學到排灣族語、國語，客家語：

畢業後我就顧店了，我做小姐就顧店顧到老，就是這樣。顧店就是人家拿來賣或是買米，我們就要招呼，現在人家拿稻穀，有的拿來寄、有的拿來賣，要賣給我們，我們幫他保管。來米店的客人，在庄的都有、原住民、客家人都有。那時候都是講日本話，普通都講日語；來的人都講日語，那不會講日語的人他會講他們原住民話，我也會聽，在那講講自然就會了，他現在來講我們不知道，後來就問旁邊有會講的人，就幫我們翻譯，所以我們就要學起來，我都是這樣學的，原住民的話、客家語的話，都是這樣學的，人家如果講這樣，我們就學起來。你問我學是馬上記起來，怎麼這麼厲害，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天份，加上要做生意。就像是比較老的原住民，就不會說日語，來時就說他們的話，我們現在就要問、就學原住民的話：「a lu mà mà ku la so」（要做什麼），他就會知道就會跟我們說，他跟我說，我們就聽就學，自然就會。

陳清華是家中的大姊，兩個妹妹分別嫁給浙江和江西籍的外省人，這兩個妹婿，一位是警官、一位是校長，兩人的共同特點是社會地位頗佳，以及一口濃濃的家鄉音國語。或許是真的有語言天份，陳清華比她的兩個妹妹還會聽妹夫的國語，加上隔鄰的達仁鄉也住了許多榮民朋友，人來人往的小地方，見面招呼寒暄，讓她的國語聽說讀寫都沒困難；至於客語學習也是如此，家中親戚有客家人學來

更順更快，她學學客家話的情形說：

學客語是我孀孀她客家人，她的姊姊常來找她，來的話兩姊妹都說客語，我那樣聽聽聽自然就會了，也沒有怎麼學，就是這樣聽聽就會了。客家話會說啊，開米店做生意客家人來說客家話我也會跟他們說。大武的客家人有的在山上，在做山場的客家人很多，那些年紀稍長的客家歐媽桑來都會說客家話，我就說你：「Li kong mà kài ái m tí o」（你講什麼我不知道），她就會罵我：「kò mò mà」你這個 kò mò mà 這樣，我們就笑成一堆，很親切，我就問她我不會的客家話要怎麼說，她就說給我聽，之後就快點學快點學，就很快學會。

家族裡和社會上語言多元對陳清華成為多語人有重要影響，加上她的聰敏圓熟，對人親切真誠，鄉人們很愛跟她聊天說笑，對她學會多語幫助不少。語言的純熟就像她對稻穀配給規定一樣的熟稔，雖然是六十多年前的規定，她還能如數家珍的說明：

我整天顧米店，那個時候，大家都有米簿，來米廠一直等米，我都不敢去吃飯，有人叫我去吃飯，我就說你先去吃，來量米的人都很好，會說女孩你先去吃飯，我說沒關係，因為會很不好意思，人家在那兒等領米，我在吃飯很不好意思。

米用給配的，用米單配給，米單日本政府給的一張卡片，分四歲以下、五到九歲、十到十三歲、十四到二十五歲、二十五到六十五歲；分一個重勞、輕勞、中重勞，看他做什麼工作，米有多和少，重勞就是較粗重的工作，重勞一天分五盒、中重勞四盒、輕勞三盒。那個盒子四四方方的，一升十盒、十升一斗。

三、婚姻父親做主—許配給木訥忠厚農夫

台灣光復那年，二十歲的清華結婚了，她的婚姻是父親在跟人家聊天時，隨口同意的。她終日幫父親顧米店，沒有交友的對象與時間，婚前連丈夫長什麼模樣都沒瞧過，清華是日據時代高等科畢業的才女，大人的一句話決定她的人生，她雖不滿卻不敢反對。還好對方是忠厚老實的莊稼漢，一輩子辛苦務農，疼愛妻

小，雖不善言辭，但和伶牙厲齒的她真是姻緣天註定。這段婚事對今日年輕男女聽來匪夷所思，但卻也不得不佩服，長輩們的眼光還是有些道理。清華在先生陸清水身邊說起婚事，還是一貫不客氣的埋怨父親隨意將她許配出去，今年九十歲，身體仍然硬朗又好性情的先生在一旁安靜聽著，開心的笑笑，不理會妻子半玩笑似的訴苦：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結婚的，我跟他不認識，我老爸決定的，如果我認識，我就會選一個比較好的，比較聰明的。他認識我，我不認識他，他是屏東縣水底寮那裡的人，我第二的大伯，他比較早就疏開來尚武，從水底寮躲到大武，都是我堂哥，他很多歲還沒娶，不知道怎樣，我爸爸跟人家不知道在講什麼，說：「我弟弟的兒子尚未娶，你們幫忙留意一下」，那時有人插嘴說：「若要做媒人就要找我婆婆」，又有人說：「要我們那邊一個女孩嫁來你們這兒，你們也要一個女孩嫁到我們這邊」，我爸問：「我們的女孩嫁給誰呢？」，當下有人回答：「我的兒子娶到第三個，第四個和第五個都還沒娶」，我爸就說：「這樣一個當我的女婿，給我的女兒啦」，妳聽聽有這樣的人嗎？

嫁給他是大人決定的，我父親沒跟我說，媒人受我先生的嫂嫂拜託來做媒，嫂嫂跟我的婆婆說要問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爸就說女兒是我的，我作主就行了。我父親下的決定我不敢反對，媒人很快來問我：「清華，清華我問妳一句話，那個慶嫂說她的小叔要做妳，要我來問問妳的意思怎樣？」，我就不高興回她：「歐巴桑妳為何這樣問我？我雖沒了媽媽，但我還有爸爸，我也有孀孀叔叔，孀婆客伯母一大堆長輩，妳為什麼這樣問我？我又不是單身女郎」。媒人回去後就跟我婆婆說，我如何回答她的話，媒人告訴婆婆：「這女孩很厲害，說話很厲害！」，我婆婆說：「不要緊，厲害不要緊！若三八就比較煩惱，厲害不要緊！厲害不要緊！厲害就要做。」

就這樣清華結婚了，這段姻緣來自父親聊天的決定，這段姻緣也是來自日本快投降前，經常有空襲警報，爲了躲空襲炸彈，人口密集處得往山區郊外疏開，疏開出美滿良緣。她說：

開玩笑的話居然成真，做親 chiāⁿ，人家來講了，那時快空襲了，也沒有什麼聘金，我去北勢寮跟水底寮隔壁庄，在先生的第二個嫂嫂家等迎娶，那時是穿白色的新娘衣服，嫁去那的心情是，我就已經沒有媽媽了，只有後母，如

果有媽媽的話，會不會隨便把我嫁一嫁，都會這樣想。嫁到水底寮沒多久就回去大武，就回去顧店，在水底寮住沒幾天。

四、多語的好處—與人為善、累積財富

婚後，她們一共生了七胎九個小孩，其中有兩對雙胞胎，大半生幫父親管理米廠的清華，雖有不滿父親玩笑話的將她嫁人，卻也慶幸嫁給好丈夫。她受過較高的教育，一輩子在生意場合招呼，伶牙利齒的多語能力讓她人緣頗佳，鄉下地方有任何婚喪喜慶或是要做公親裁量調解是非對錯，鄉親們公認她好福氣、識大體，一定請她出面搞定。她表示，鄉親肯定她的能力，多少跟她一生中從未為錢煩惱過有關，幫忙顧店學會排灣族與客家話，在地方上靠著多語能力廣結善緣，也為父親賺取不少財富，有錢就購置土地，如今在大武鄉你能看到的田地，超過一半以上都是她們家族的財產。清華肯定的說：「我父親很有錢，這些錢大半都是我照顧米店所得，照顧米店的人氣指數是靠我能言善道的親和力，讓鄉民信任所累積出來的財富！」。

第七節 林清美的語言自傳

林清美、女、1937 年生於台東市南王部落，有二兄二弟，家中唯一的女兒。卑南族，台東師範學校考普師科畢，先生為卑南族人、育有二子，精卑南族母語、日語、國語；會台語、阿美族語五種語言。

一、童年—部落文化、語言豐富

1937 年在台東的南王部落誕生了一個眉清目秀美麗的小女娃，父母叫她 Pau Kau Iang，Pau Kau Iang 是她卑南族家族的名，她的漢名叫林清美。

卑南族在原住民當中是少數中的少數，全族分居八個部落，有「八社番」之名，人口約有一萬多人（原委會 96 年 6 月數據）。不過主要的人口（約六千餘人）

仍是居住在原居的故鄉--台東縣的台東市和卑南鄉境內。

卑南族傳統祭典有除草祭、海祭、收穫祭、猴祭及大狩獵祭、除喪祭等。這些部落傳統慶典，林清美的媽媽會帶著她參加的有除草祭和海祭的舞蹈部份，其餘都是她的父親和兄弟們才能去，這時候婦女們要在家中編織花環和準備美食；部落傳統活動不少，有活動就有舞蹈和歌聲，這畫面和聲音深深烙印在林清美的腦海中。

不管是卑南族的母語歌謠或濃濃日本味的日語歌，在部落裡、活動中，每每都可聽聞，因此她也常哼唱，日語和卑南語很熟悉，再加上小二以後學的國語，是她最常講的三種語言。林清美說：

我一直是住在台東，沒有離開台東，一直是住在自己的部落族群裡，平時跟父母親講母語卑南族語，那因為我二年級的時候，台灣光復（小學）之前學的是日本教育。那我們部落的人都會講日語，我兩個哥哥日語滿精通的，所以國語、卑南族語和日語這三種語言是比較常用的，目前在部落裡和比較年長的人，我們日語和族語比較通用，和中年人談話，以族語、國語和日語，跟年輕人以國語，他們比較不會說族語，那日語更不用說了。在這種學習過程中，我覺得多學一種語言對自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因為很方便，在溝通上方便，此外很多時候可從中學習對方的文化。

除了這三種語言，林清美還會台語和阿美族語，台語是台灣光復之後在學校學了一年，加上學校同學有人經常講台語，聽著聽著就會跟同學們用台語交談，會說阿美族語也是這種狀況下學來的：

台語會講一點，可以通但是很深的话就有問題，溝通沒問題，還有阿美族語，在我們十二個原住民語是比較接近也會常常聽，台語比阿美語還講得好。

二、求學生涯—多采多姿學語言

個性活潑又聰明好學的林清美，小學就讀於南王國校，南王國校就是現在的南王國小，當時學區遼闊包括南王、卑南、賓朗、岩灣等地區。南王國小創始於1896年，初為台東日語傳習所卑南社分教所。1904年改稱卑南公學校，為當時規模宏大設備較完善之公學校。1941年更名為卑南國民學校。1945年台灣光復後更

名為南王國民學校，校址設於南王村，學區縮小為南王、卑南二村。1951 年卑南分校獨立，現學區僅有南王一里。

林清美學習生涯多采多姿，小學一、二年級日治時期學日語；三年級時台灣光復就先學台語、四年級由沒有學過國語的台灣籍老師湊合著教國語、五年級才有師範學校簡師畢業的老師有方法的教學。這其中學台語、學國語，還學唱不懂是什麼意思的歌，後來才知道是中共的國歌，有趣得很！她說：

學那個是台語吧，二年下、三年級的時候，就我們一些住在台灣的老師，會講台語的就教我們台語。噢！那時候我們學的，我現在忘記了，一人二狗什麼什麼我忘記了，什麼意思我不知道。老師教我們背誦的。是全校都學台語，全校都一樣，就是我們三年級台灣剛光復那年。然後就開始學ㄅㄆㄇㄏ，可能是四年級的時候吧，就有正式的老師，剛光復的時候沒有正式的老師啊，日本老師走了，留在這裡就是台灣老師，他們也沒有學，也沒有教材就叫我們背誦的。老師教學沒有嚴格不嚴格，過度時期比較亂，大陸的老師來教我們唱歌，唱歌我們跟著唱，什麼意思不曉得。我還記的唱你聽你聽那個歌，剛光復時叫我們把我們的肌肉變成新的長城，什麼意思不曉得，到現在歌詞什麼意思還搞不清楚，後來才知道是中共的國歌。那時候沒有課本，會給我們講義；唱歌有沒有歌詞？或許有，我也看不懂，就一句一句跟著唱，什麼意思也不曉得。那時候全部的同學都是卑南族跟卑南族那邊的漢人，那時候卑南國小還沒有，全部都南王國小，檳榔的都到南王國小來讀，有阿美族、漢民族、卑南族。那印象中有學過一年的台語，然後ㄅㄆㄇㄏ是師範學校那個簡師畢業的老師教我們，第一次簡師畢業的老師教我們時，我們已是五年級了，還有本地人的日本老師教唱歌。

1945 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管後，隔年即成立「台灣省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把國語文當成運動積極在全台灣推行。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甚至尚未來台前，就宣稱台灣的國語運動可望在四年內完成（周婉窈，1995：147），當時全台灣學習國語的風氣鼎盛，不分男女老少自動自發地學習標準國語，一時蔚為風氣。林清美回想起學國語，老師教學的方法很嚴格，發音不對就被敲頭，全班無一倖免：

國小的時候，在學注音符號ㄅㄆㄇㄏ，這個重音破音比較不會，全班都一樣

啊，老師就會拿一張紙，ㄅ沒有動ㄆ這個會動，結果我們ㄅㄆㄇ怎麼用力，這個紙都不會動，老師就扣，哇啊！打我的頭，很嚴格，那時候學ㄅㄆㄇㄏ，現在回想起來全班都會被打到，因為吹氣的那個，剛開始不會。其實原住民很多在吹氣的重音的地方，比如說他們、搭們，常常會，就是這個會搞不清楚，那是因為我們去讀師範學校、教書，我們才講的標準一點，這上面很多很多，跟我們一樣年齡的很多很多搞不清楚。

南王國小畢業，她當老師的大哥一路栽培她繼續唸書，考上台東女子初級中學，初中畢業到台東師範學校考普師科，三年畢業以後，就到師範附小去教書，一教就教了二十六年。

三、婚姻與家庭生活—夫妻是多語人，小孩卻不擅母語

二十三歲那年林清美決定要嫁人了，對象是她家的房客洪文貴，洪先生是知本的卑南族人，在卑南農會信用部當主任，租住在林清美家，他們沒有談戀愛，洪先生租住她家許多年後，所謂近水樓台吧，倆人感覺像家人一般就決定結婚了！他們都會講多種語言，但婚前婚後最常說的還是自己卑南族語。

林清美婚後忙著學校工作，雖然自己會說卑南母語、國語、日語、台語和英語，但是在家跟孩子說日語的機會比說母語多，導致兩個兒子不會講卑南語，孩子們小時候很會說日語，高中畢業後離開南王部落，聽母語和開口說母語的機會渺茫，如今台語比母語好：

我們同輩的國語、台語、日語，自己的卑南語，我們部落裡的都會講阿美族話，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有接觸，我去教跳舞的時候，去學幾句話，聽可以聽一點，那現在的孩子都講國語，我孩子小時候我們都講日語，讀書以後他們完全講國語，老人家走了以後，就比較沒有講母語的機會，所以我兩個小孩子都不會講族語，會聽一點點，環境的關係。台語他們會講，兩個孩子都會講台語。族語一點點，台語比族語好。他們四十幾歲了，環境接觸的比較少，在他們工作上的關係，他們離開家鄉，在外地工作的話，就根本不會講。讀書以後就離開了，老二讀海專，高中畢業後一直在外地，然後在外地打拼，

沒有一個環境給他學族語，那我大兒子的話，就住在自己的部落裡還可以，會講一點。

做母親的她，說起兒子高中離家後，就沒有學族語的環境，表情有些嚴肅和惋惜，因為年輕時並不自覺母語是資產，不傳承就會消失，（在家都跟兒子說日語）；當她驚覺語言傳承的重要時，那心境完全符合大衛・克里斯托所言：「失去自己民族的聲音，猶如失去民族靈魂的安宅，死去的不只是語言，民族與文化也隨之死亡了。」（大衛・克里斯托，2001）。停頓片刻後補充說明，大兒子一年多前回到部落，重新跟隨母親學族語，住在自己的部落裡有環境去說與聽，族語還可以，會講一點了。林清美說：

以前還不知道自己的族語有多重要，說一定要把它傳承下去的那種，沒有那麼強烈。但是慢慢慢慢的，我們小孩子很多人都講台語、講國語，自己的族語不會的時候才驚覺到不行喔！不到二十年，我們這個民族會消失掉，強烈的一種危機感，才認真的去挖去抓住，不管是神話故事也好、祭典儀式的過程也好、或者是我們古老的一個典故啊！這些地名啊！樹啊！動植物的這些，就開始去認識它們，有些我們不會嘛，如果你不認識它們，將來就不會，就開始有這危機感。就開始挖、開始抓，就作紀錄，很可惜的是我十幾年來作的紀錄，歌舞的也好，神話故事、地名或是人物啊！這些，被一場火通通燒掉了，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惜，那現在開始要做記憶的話，那當然別的地方也有人在做記錄，那就是我自己所做的記錄被燒掉以後，嗯…現在開始要做也來的及啦哈哈哈哈哈。

林清美的笑聲中有失落有不捨，兩年前家中遭祝融，將她從退休後陸陸續續所蒐集的文化史料、採訪族中長輩說話、唱歌的錄音帶……，付之一炬。她打起精神自我安慰的說，現在開始要做也來的及啦，一股傳承下去，別讓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化消失的使命感在她堅毅的臉上看得得到。

四、工作與學習—部落裡受尊崇、對文化語言有使命

求學的努力沒有白費，師範學校普師科畢業後，林清美在師範附小教書，在部落裡地位受尊崇，族人喜歡依賴她，遇有族裡的祭典活動都由她帶動。甚至後

來退休後，與族人鄭玉妹校長編寫母語教材，就是要延續自己的語言。她指出：

在班級裡面，我想環境也蠻重要的，因我哥哥當老師他也一直栽培我，要我去讀女中就考上了，很幸運的考上，這在部落裡面沒有幾個，我們從小的努力沒白費，因為我好壞都可以融合，我們同學之間、朋友之間都相處的非常好，沒有說你是當老師而有排斥啊什麼，反而是依賴，很多事情都會找我們，在部落裡面目前是這樣的情形。

部落裡面，留在這裡的老師不多，就幾個人，就幾個人我和鄭玉妹校長，兩個人極力在作教材編輯工作，在教母語，不單單我們在教學方面編教材方面，我們族裡祭典活動我們都參與，我們一直做帶動的角色。

因為習慣在許多大的場面，像大會舞啊，很多很多大的場面，那更何況在自己的部落也要帶動起來，不要說慢慢慢慢自己文化消失，這是我們的罪過，我們真的不願意做當代的罪人，下一代在看的時候說，哇！你們做了什麼？我們一直努力的要延續我們自己的語言。

不想當罪人，要努力延續母語生命，在語言學習上自己會說多種語言，並不排斥多語學習，甚至肯定多一點語言受益很多，但是最愛的還是自己的母語，從不隱瞞身份或態度曖昧，林清美語氣肯定的說：

當然學語言學多一點只有好處，不會受累的啊，你多一點語言，你在溝通上面就方便嘛，那受益很多，沒什麼受累的事情，受益很多嘛。比方說我學日語的話，那就是我哥哥和這個環境，我們南王的婦女年紀跟我一樣大的婦女都會講日語嘛！環境造成的，台語的話是跟我們小學同學跟漢人一起的嘛！卑南區的漢人在一起的時候很自然的，他講什麼我們也跟著會學，就這樣自然的去學習。至於我的第一語言是我的母語卑南語啊！第二是日語。第三是國語。第四台語。我在想，就是我在女中，或是我當老師以後，到臺北去遇到自己同族的人，不管在車上大庭廣眾下，我會講自己的族語，我不會隱瞞自己的身分，不會以自己是個原住民而覺得羞恥。我更感覺說我們原住民在在地是住在這個地方的，外來的妳們這些漢人，我從小就這麼感覺，你們漢人是從外面來的，我們在地，我非常重視我們自己的語言，所以在外地在哪裡我一定說我是卑南族的，我台語講得不好，我說我卑南族的，當然我台語講得不好哇，會這樣子，我對自己的語言態度非常非常自然與重視。

林清美對自己的語言態度非常非常自然與重視，和族人會講自己的族語，認為漢人是外來的，自己是在地的，就像她會說日語是因為環境的關係，而不是去學。她這麼形容：

這不是去學，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很自然的有這個需要，在學習中在生活中有這樣，其實我的日語是從唱歌，歌詞裡面去學，喜歡唱歌，我哥哥他們都講日語，受過日本教育的嘛，他們喜歡唱歌，我們家人一唱歌的時候，我就從他們的歌詞裡面去學習，不懂的就問我哥哥他們這什麼意思，慢慢慢慢的懂了，那說話沒問題，從小就說的嘛，那看日文看文章的話，就從歌詞慢慢去學過來的。這樣的過程多久呢？這一生啦，哈哈哈哈…到現在還不斷在學習，後來有那個讀者文摘那本書有日文的，我就去看，有不懂的就問會日文的，我就去問他們。

從來沒有停止對語言的學習，特別是日語的終身學習，林清美有個不恥下問的深刻印象：

在學日語的時候，我住鹿鳴橋，我在附小上班，在車上有一個教育局的督學，他年齡比我們大很多，日文非常好，我讀讀者文摘日文版的，就問他這個字，翻過來翻翻翻翻，後面又發現同樣的字，怎麼講又忘記了，問他問第三次的時候，他說要問幾次你才會背起來啊？我就說一定要記起來。有的時候不好意思再問了，但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比較不恥下問，不懂的話一定要問，那可能是我這個精神，在學習很多東西的時候，就會學得很快。

就自然的學，有疑惑或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問，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這樣子才會徹底的瞭解語言的精彩，不管是文法上或它的意義上都要去問清楚，不管是日語也好，我們自己的語言也好，比如說現在我在教母語卑南語，一定要懂得文法，懂得它的意義，為什麼它這樣講，如果沒有徹底瞭解，將來教小孩子的時候你怎麼教呢，我就是這樣子學習的。

五、退休後的忙碌的生活—人生遭遇坎坷、不放棄希望

1976年林清美的弟弟林豪勳幫她蓋樓房，不慎摔落而癱瘓，弟弟初受傷時，林清美不願放棄任何希望，焦急的拜託醫生，甚至是纏著醫生盡全力挽救，姊弟情深讓醫生留下深刻印象與感動。弟弟出院後，林清美白天上課，晚上還要看護

弟弟與行動不便的母親。經常利用上課空檔，抽空回家為弟弟翻身；儘管再忙再累，半夜裡都要起來多次看看弟弟與媽媽是否睡的安穩。

甚感內疚的她決定提早退休，在家照顧弟弟與母親，三十年如一日，閒暇時則從事部落文化工作，1991年成立台灣高山舞集藝術文化服務團。她說：

退休以後就從事文化工作，目前我有一個藝術團體台灣高山舞集藝術文化服務團，是成立於民國八十年，成立這個團體是因應當時，會有很多外賓他們很欣賞我們原住民的歌舞，假如沒成立的話，政府不能補助，在這情況下我就立案了台灣高山舞集藝術文化服務團，在台東是第一個原住民的藝術團體。

就在林清美無微不至的照顧下，頸部以下毫無知覺的弟弟竟然可以用嘴咬著竹棒，敲打著朋友送來的電腦，把姊姊採集的傳說故事以羅馬拼音打成資料，將老人家說的語彙語詞編成字典；還把傳統歌謠音樂改編成時下年輕人能接受的節奏。為了薪傳，林清美應邀主持電台節目、教舞，帶「高山舞集」四處表演，甚至多次出國宣揚原住民歌舞藝術。

媽媽和弟弟相繼辭世，林清美有更多時間為族人為文化忙碌著，莫怪她說：「我七十一歲了，但常常感到人生七十才開始，所以我的人生現在才開始」，她現在的人生在忙什麼？

學校有的時候我去教，在我的高山舞集也常常辦族語研習班，還有加強班，學生要去考試了，我們就召集在這個地方教學生也教大人。要經常教，然後有這樣的環境，他們聽老人家使用自己的母語，學得很快。然後教歌，唱自己族語的歌，然後一定要把歌詞教好，文法的結構，為什麼這樣顛顛倒倒，你要去哪裡？去你哪裡我？所以一定要自己學會了，我們也在編族語教材，卑南族的，我們也是族語認證考試的命題委員，也是口試官，從一開始我就從事這樣的工作，我覺得任重道遠，我一定要自己族裡的小孩子把族語學會，這是我目前對我來說是使命感。

教母語、編教材，是使命感也是成就。林清美這幾十年來，和弟弟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想研究卑南語、想學卑南語的學者，問了她們許多問題，這時她找資料、弟弟會更深入的解釋說明，讓學習者更清楚，可說是教學相長：

族語方面的話，有很多人會來學，但是比起那個比我們年紀大一點的，有些古話還是要學習，也沒有什麼特殊成功的經驗，只是我們開始編教材就蒐集，

自己就開始學、挖，我想這就是上天給我們這樣一個任務，我們才有機會去抓住它去挖寶，我想這就是我現在在語言方面有一點點的成就。也不算是成就啦！就是我們可以編教材，我們可以人家在演講的時候，我們可以做記錄，我想這個是這次有了這個認證考試是我們十年前，人家在開始研究我們的族語的時候，就來找我們，那可能是我們在國語溝通方面，不管是外國人也好，他要學我們卑南族語的時候，都會到我們家裡來，到老人家那邊，他們說就是這樣，我們的話本來就是這樣子講，他沒辦法解釋，他們就會到我們這邊來，我跟我弟弟林豪勳那個時候常常就是一做做幾天，在那裡問，林豪勳他就會說前後因果，為什麼這句話是這樣講，它的典故是什麼，會解釋這語言為什麼這樣講，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講法，根據語言學的講法，然後就開始挖，就因為這樣子，有人來問的時候，我們要去找資料，這個對我學習過程非常大的幫助，然後不斷的幾十年來有日本人啦、外國人啦，因為林豪勳會講英文，他們用英文溝通，不懂的地方也是問他們，有些術語啊一沙鷗(指林豪勳)不會講，但從中他也學習很多，所以很多學者他們要來學習我們卑南族語，研究我們卑南族語的時候，問我們的問題，我們從中學了很多很多，我也非常感謝他。

六、成為多語人的心裡話—母語第一、國語實用、日語自豪

在林清美的心裡，語言排行榜第一名是母語卑南話，實用的是國語，日語讓她頗自豪，認為學習語言要有環境有對象。她表示：

對！我考觀光局辦的日語導遊考試，大專才可以參加，我在附小的時候就去進修暑期部的，也算是大專專科嘛，很多人是考兩次三次還不一定考上，林豪勳叫我去考嘛，我就去考，我想考不上就再來，結果考上了而且還第八名，四百個人取 120，120 再取 60。全國的我考第八名，那個就是在口試那個反應，不是用死背的，他問的時候就我們生活上常常用的去回答。目前還是國語比較常講，但是在家裡有時講日語有時講族語，老人家來的話，當然我們講母語，會通日語的人，我們也會參雜日語。會講這麼多的話，通通會講，通通不精嘛。我會選擇不同的對象說話就對啦，見人說人話嘛，見鬼說鬼話嘛哈哈。各種話是有方法學習的，比方說是學日語的話，要有講話的對象，

不管是日語英語，一定要有講話的對象，要常常講，日語的話我們碰到老人家一定講日語，雖然他會講國語我們還是講日語，就像現在學我們族語卑南語的漢人，他儘量想要講我們的話，我們就配合他講，跟這個一樣的道理。所以不管是閩南語，各種語言你學習 你看書，文章記得一流，但是你說不出來，會話上面還是不行，但是你先會了會話，然後要寫的話就會比較快，所以會話一定要先學會，我是講的對不對我不管 先講，不對，人家糾正，喔這樣子喔，就改，像我學台語，學日語就是從小講的話，雖然我只有讀二年級，會話比較會，文筆上面還是需要加強。多說還要有對象說。

第八節 宋雲月的語言自傳

宋雲月，原住民名字叫革勒格樂，1935 年生於台東縣達仁鄉的排灣族人，為排灣族公主、家中么女、有四兄一姊。育有三男一女，會國、台、客、排灣族語、日語和英語六種語言。

一、童年與教育—聰慧好學，語言能力佳

1935 年宋雲月在台東縣出生，他的祖先是從海拔約八百公尺的新化（舊名叫 kuvaleng）遷移到土坂，土坂村原名 cuwabar，國民政府來台取其音改名為土坂。本地排灣族是由西排灣族地區先後遷徙此地。宋雲月的父親是頭目，她是家中小女兒，也是排灣族公主，從小受到父母和兄姊的疼愛。革勒格樂是她的原住民名字，漢名叫宋雲月，日本名字叫大山君子。她說日本名字是日本人取的：

我們是日本時代，那時候的日本時代我們已經出生了，我們有日本的名字，是日本人取的，日本的名字是每個小孩都有，大哥是「大山道夫」、二哥是「大山武雄」、姊姊是「大山芳子」、三哥是「大山良夫」、四哥是「大山幸雄」，我是「大山君子」，就是君子，正人君子的君子。

日本於 1895 年據台，廢止清廷在台設立的官學，隔年並成立日語傳習所；目的在消滅漢文化，建立日本文化。1898 年，改日語傳習所為小學校、公學校。1937 年中日戰爭開始，總督府加強皇民化語言政策，宋雲月一家不僅都取日本名，

也接受日本教育。原住民就讀的學校叫「高砂族教育所」或是「蕃童教育所」，和日本小孩讀的「小學校」、平地人唸的「公學校」不一樣，宋雲月的老師是土坂當地的警察或警察眷屬擔任。自小聰慧好學的她對小學讀書的往事仍記憶猶新：

我讀到二年級，日本的老師都是警察，因為在鄉下不方便，不像在都市那樣方便，所以警察當老師。在我的印象中，就學白花、紅花，あいうえお那個普通的一定要學會，到二年級的時候，九九乘法都要背，用日本話，有課本。

我什麼都喜歡，唸到小學二年級以後就防空演習，都沒有讀，然後，到四年級兩年的防空演習，一天到晚都在藏，跑來跑去沒辦法唸書。後來光復以後就從四年級開始學國語。

四年級時，抗戰勝利，台灣光復。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宋雲月在學校開始學習南腔北調的國語，她說就是外省國語，剛開始國語聽不懂，和同儕間以日語、排灣語和國語混著使用：

一般都是講排灣族的話，跟老師說的話是說國語，因為那時候沒有辦法，因為講國語我聽不懂，我們聽老師一句話，我們就說一句，可是後來到五年級上學期開始就可以講一點點，就說：『老師你好，老師你早，老師你吃過飯了嗎？』，可是那個腔不一樣，就很差很差就對了，這樣子。那日語我當然會講，我們從小就講，一般跟同學都會講，平常在學校就講日語，因為原住民腦筋相當好，外來語學習的很快，因為原住民是講原住民的話，假如有外來的學的很快。

宋雲月腦筋真的很好，剛接觸國語不久，很多都不懂，就代表班上參加學校國語演講比賽，表現傑出又代表學校到大武國小參加鄉裡的比賽，都得到一、二名的好成績，她開心的說：

小學的時候，四、五年級到大武去參加演講比賽，我得了第一名，然後，那時候要到台東市公所，後來下大雨就沒有去，那達仁鄉我是冠軍，到大武的時候第二名，不是冠軍。演講國語的呀，老師今天下午寫的稿，今天交給妳，妳明天早上就要把它背出來，老師說假如妳背不出來，妳就到廁所去背，背國語演講稿沒有到廁所背，現在學歌就是小學的時候，到廁所去背歌詞，今

天何老師教我的，明天早上我就會背了，妳在外面頭腦亂，到廁所就會背。

教過宋雲月的老師很多，有的待在山區不習慣，有的很快就調走。這其中也換過是自己排灣族人的老師、軍人的兄妹老師；兄妹老師每逢農曆十五的夜晚，因為思念故鄉而教排灣族女學生唱的歌，如今六十多年了，歌聲往事恍如昨夜：

老師呀，老師是光復後，廣東過來的老師，因為山上不方便，別人也不願意過來，都講外省國語，學習時就按照老師的講法『妹妹』就變成『每每』，我還記得喔。後來我們會國語，就用廣東國語教我們，同學們當然會跟著學，老師怎麼講就跟著學，因為，一般原住民頭腦相當好，人家說什麼就學什麼。到小學畢業有換好幾個老師，等到五、六年級的時候，安排我們排灣族的老師，比較能聽得懂，以前排的廣東老師聽不太懂；那老師對全班的同學都一樣，不會的時候老師會很兇。我們有兩個是兄妹的老師，楊老師，他們也是軍人，因為他是軍人所以都穿軍服，從大溪到土坂，他們兄妹很有愛心，他們想家的時候，就教我們他們在家鄉的歌。晚上有月亮十五號的時候，叫同學一起來，他想念家鄉就唱”月亮在哪裡”，我還記得很棒。那時候剛好是十五，老師問：『你們要不要學唱歌？』，我們說：『要啊！』，老師一面唱一面哭，因為想家，但是他哥哥不會，他哥哥在旁邊。教我們，然後十五號就五、六個同學來，因為原住民很嚴格晚上不能出門，然後問家長可不可以同意？然後五、六個同學一起來唱這首”月亮在哪裡，月亮在家鄉”，就是這樣，就很難過，那個時代真的讓我們覺得……。

二、就業與學藝—語言天份和才藝同樣好

小學畢業後，地方上正流行瘧疾傳染病，媽媽擔心這最小的女兒下山讀書會有不測，居然以死來威脅，老師和校長雖一再遊說和協助，最後還是功虧一簣，聰穎好學的宋雲月還是屈服在親情下而放棄升學，她惋惜的表示：

沒有再升學，那時候老師跟校長都說，山地鄉的考試很簡單，八十五分以上就可以考上了。師院、東女的都有考上，我媽媽不肯，剛好我那裡有個女孩子在唸農工，瘧疾死亡，我媽媽說：『如果妳去讀就會跟她一樣』。我們家裡四個男的兩個女的，我是最小的，我媽媽不肯讓我去讀。後來，我們老師碰

到校長就說你很笨，不要理她家(意思是不理會媽媽的反對)，我媽就是不肯。我決定要去，從土坂走路走不到一半，到大溪，我哥哥就追來了，說我媽媽要去死掉了，我覺得很可憐，就放棄了。

放棄升學的宋雲月，待在家裡沒什麼事，有時到大武鄉公所找表姐秀美，有時找同學或從台南到大武工作的閩南人的眷屬聊天，不知不覺三個月後學會了說台語：

台語不曉得什麼時候，因為學了三個月，我同學都會講閩南話，我的同學呀，每天都跟他在一起，要他教我怎麼講，還有我表姐秀美她們，我表姐她們講一講慢慢就會了，跟同學達仁、台坂、土坂也有台南人，很多到鄉公所工作，也有子女也有老婆，就跟同學學的。後來我到大武去找秀美她們，走過去表姐就說 khi mi kho 妳這麼厲害喔，妳很會說台語，我學台語就是聽別人講，我就記在腦海裡，然後問我同學這句是什麼話，告訴我這什麼話，然後接來接去就會講了，小孩子的記憶比較好，所以小的時候要多學一點。

沒多久，宋雲月就找到縣政府工友的工作，因為年輕又多才多藝，國語標準，台語和日語會說，排灣語也通，很快的被遴選為文化工作隊的成員，到台北和全省巡迴表演，也到金門勞軍，雖然是原住民，排灣族的她，進文化工作隊，佔的是蘭嶼達悟族的名額，她啼笑皆非的話說從頭：

在縣政府待了差不多四、五年，然後，有一年是從縣政府派去台北，文化工作隊，唱歌沒有，只有跳舞，我們就是那個文化工作隊，巡迴演出有到金門。那時候十七歲，一個鄉派兩個，我們土坂兩個，我跟我表姐，我是蘭嶼的代表，因為蘭嶼的不能出來，就是這樣。去台北受訓一個月，本來我們差不多四十八個，後來跟台北的國中老師、小學老師八十幾個，然後畢業那一年我們就到台北最大的警務處表演，後來巡迴演出。回來以後，老師選十三個同學到金門勞軍，我們從台灣基隆搭到金門，暈喔～暈到沒辦法起來，每個人都沒辦法起來，那時候身體不好，到那邊差不多第二天才表演，我們在那邊一個星期就回來了。文化工作隊，都是女的沒有男的，山地文化工作隊，都是排灣族，都是講國語，那時候十七歲，相處的很好，因為都是同鄉過來的，都很親。

在縣政府的宋雲月是做公文收發登記的工作，工作中同事們講台語的機會比

講國語多，她雖勝任愉快，不過她當公務員的二哥卻認為文化工作隊四處奔波太辛苦，在縣政府上班將來嫁人後，無法兼顧家庭，於是決定讓她到台南學洋裁。

宋雲月說：

在縣政府登記做事的時候都是講國語，一般講台語比較多，因為閩南人比較多，國語是看主任級的還是課長都是講國語，一般都是說閩南話，看他們說國語就說國語，講閩南話就講閩南話，都是這樣。後來，我哥哥說在那邊不是辦法沒有一技之長，將來嫁人兩個都工作就沒辦法照顧小孩子，那在縣政府又去歌舞團，我哥就說妳就不要做了，妳從台北回來不是辦法，後來就說妳回來就學洋裁好了，才可以在家裡照顧家，小朋友的衣服不用用買的，以前都是自己做啊，可以自己做的，好啊～然後也好。

決定要去學洋裁的宋雲月，是透過家鄉一個到台南做成衣買賣的親戚介紹，拜師學藝，當月薪水每月只有幾十元的待遇下，學裁縫一個月學費連吃住要二百元，她不忍二哥為她付出太多學費，憑著好學努力以赴，以及裁縫老師的三個徒弟協助，三個月就學成返鄉開班授徒，比起傳統三年四個月要神速多了，她這麼說：

我學洋裁三個月，我去台南學的，我哥哥有認識我們家鄉的有一個買賣，那個山上的藤叫做豬籠的，我們的親戚，他把台南做好的衣服運回山上賣，然後把山上要染布的豬籠運到台南，我就跟著他們出去；就是染衣服的紅紅的豬籠，豬籠很像地瓜很大的，染衣服的，拿到台南，就跟他們的卡車一起來一起走。那時候的兩百塊很大，然後我們要給老師八十塊，剩下的還要跟老師住在一起、睡他那裡，因為那邊沒有朋友所以要住在那裡，兩百塊都要給老師，我自己一點點的零用錢。住在那裡就發覺到不是辦法，因為我二哥公務員嘛，他喜歡我出來學點手藝，將來回家鄉做點那個給我們家鄉的人，那個目的就是這樣，我回來就自己做襯衫、百摺裙、長褲，就這樣子。住在老師家的時候，我那老師的學徒有三個專門給他做生意的做衣服的，晚上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教我做手工，他意思說我很乖啦！他老師的褲子通通拿來給我穿，還有那個報紙剪模型，他們做衣服的那個普通的衣服可以看，兩層的大衣，手工的都是我在做，他們等到好了以後，我就在旁邊看，然後怎麼翻，先做哪一個部份，我就放腦海裡，普通的衣服很簡單，把它剪一剪，大小自

己去改變，是不是這樣？對不對？兩層的衣服我真沒有辦法，後來我看他們做手工，我知道手工釦子、什麼都包辦，他們就一直做很多衣服，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他們做，然後就自己回來自己一直回想，所以我會做衣服就是這樣。

三、婚姻與家庭—嫁外省校長，溝通無礙

在宋雲月的家族裡，她雖是排灣公主，不過一切大小事還是由兄長做主，排灣族頭目是世襲制，由家中第一個孩子不分男女繼承。二十四歲那年，她的頭目大哥和公務員二哥作主，嫁給來自湖南省的小學校長張國權。宋雲月說哥哥是擔心她嫁給族人會一輩子在山上務農很辛苦，同時認為這個離鄉背井來到山地部落教學的外省人很老實；她和張國權校長沒談戀愛就結婚了，她自己則調侃媽媽很聰明，不讓她讀書卻讓她嫁給教書的，她回想說：

沒有談戀愛，都沒有談戀愛，沒有辦法，我們那個族很嚴格，女孩子不可以亂來，你如果亂來，你就怎樣、怎樣，我的婚姻就是我鄉公所的哥哥同意，說他很乖很老實，那時候他比較高，我比較矮，那時候比較不喜歡他。後來，因為姨丈說你嫁給那個外省人，跟日本人一樣，這邊的女孩子結婚生孩子都不帶走，就跟著他們，他們的觀念就是這樣，就反對，我哥哥說妳不要聽他的，因為我的姐姐嫁給二哥的同學，作農很苦，因為我們女孩子不要嫁給農人很辛苦，要做工。我們家是頭目，我們家鄉說妳一定要嫁，可是我們最小的都沒有權利，頭目是最大的，我們下面的都沒有權利，我們排灣族的習俗是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第一個的就是頭目，我們是有名但是沒有那個地位，會說這個是什麼人的弟弟或是什麼人的妹妹，他們有這樣的觀念。我頭目哥哥是農人；我二哥以前有讀農林學校，他到日本留學一年再回台灣，以後就打戰，打戰以後就去南洋當兵，再回來大武鄉公所上班；三哥也是做農啊，四哥真的很好，他不喜歡做商人，喜歡到山上看他的地。我們兄弟姐妹之間都講日本話最多，他們的孩子會講排灣族話，排灣族話都會講，孫子就沒有辦法，現在的年輕人都不要學，都是講國語，講國語比較多，他們不會講山地話。我結婚跟媽媽說：『以前妳沒有給我讀書』，媽媽跟我說：『妳很好呀！雖然媽媽不讓你唸師專，但讓妳嫁給老師』，媽媽還真聰明。

婚後的宋雲月真的很幸福，生了一女三男，跟著張校長相夫教子，也在家中兼做洋裁，完全符合哥哥當初的想法，家庭照顧得到又有一技之長可以賺錢。她的學習能力很強，爲了幫鄉下孩子繡學號，她一星期就學會了繡學號的技巧，她說學習只要用心就會了：

繡學號是一個星期，繡花好像一個月，繡學號的時候我去龍田，我從忠勇到龍田，龍田那個國中剛好要繡學號，我想我會繡再去學一下，繡學號也是要學，繡號碼、名字，字體比較難，然後要學那個電車，我一個星期就學會了，不然的話我也不會呀。我學東西很快，我學什麼很用心去學，我很快就學會了，老師說什麼我注意聽，然後知道，我聽我很快就學會了。

長得很有日本女人味的宋雲月，說話輕聲細語，和操著湖南口音的張校長溝通無礙，非常恩愛。十三歲就離開老家的校長，對待岳母十分孝順，老岳母只會說日語和排灣語，張校長也試圖學著日語和排灣語跟岳母說話，但總是比手畫腳多，和孩子們說國語，因爲學校推行國語運動，校長總要帶頭做起。家中不管說那種語言，甚至說著不同語言的各種不同身份的顧客上門，或是和鄰里相處，宋雲月都是笑咪咪很和氣的應付自如，她表示：

和校長說國語呀，台語他不會，沒有辦法，後來我的小孩子都是講台語，跟他講國語，就這樣子。現在他會聽，以前真的沒有辦法，孩子不會講母語，因為我們都在平地沒有辦法，沒有對象啦。繡學號做生意會講很多話，有很多幫助，當然也有原住民的、外省的、也有閩南人、也有客家人，但客家人一般都會講國語。在鄰里之間我們街坊鄰居相當好，都講閩南話，看是什麼人，閩南人就講閩南話，外省的話就講國語，就這樣子。那我媽媽來的一個月時候，他們又想學可是沒有辦法，我媽媽幾句國語，日語我媽媽還會講，跟我先生溝通就好玩了，就他兩個人溝通的時候，吃飯「lo hán」日文就是「tha pe lu」，我先生就會一句，比手劃腳，很好玩。

四、退休生活—不斷學習，不會的要馬上問

今年七十三歲的宋雲月，和大她三歲的張校長，現在都退休在家，宋雲月不放棄每個可以學習的機會，到社教館參加老人大學的課程，學唱歌、學英文、學

客家話，同樣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績，很短的時間就學會了。她說：

到老人大學學英語、客家話，我就是唱歌，本來是英文我們學兩個月，我們的同學不多，我們可以繼續下去，他說不要，差不多客家民謠有參加兩年。學語言的訣竅就是同學講一句話或大人講句話，你就把它記下來，去問這個同學，她講起來就記下來，好像在說那樣的話「lâi khi chhi thô」，每天就把它記兩句兩句，很快就學會了，然後，小孩學習比較快，客家話也可以，唱歌你學歌詞裡面有很多話題，我就是把它連起來，就會學起來了。妳有用心去聽用心去學，人家講什麼話我們就要用心去學用心去聽，我們就會有那些概念，去聽去學還要問，不會就要馬上問。

第九節 林峰金的語言自傳

林峰金，1955 年生於台東的阿美族人，家中么女、有二兄一姐。嫁英國籍丈夫、育有三男，會國、台、阿美族語、日語和英語五種語言。

一、童年—漢化的馬蘭部落，愛與平地人往來

林峰金是 1955 年在台東市馬蘭部落出生的阿美族，她的父母世代居住在馬蘭部落，阿美族話馬蘭（valangaw）是地名，指臺東市。她家離楊傳廣家約兩百公尺左右。在社會環境變遷和都市化的過程，部落族人外移、外來人口進入，現在族人居住範圍分散於台東市郊區。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小學讀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一年歷史的新生國小。

新生國小於明治三十年（1897 年），五月奉准由台東國語傳習所設立馬蘭及卑南（現在之南王國小）兩分校，以教育原住民子弟。此馬蘭分校即新生國小前身，而現在在馬蘭社區裡面的馬蘭國小，是於 1967 年創校，與日據時期的馬蘭分校無關。

明治三十年設校目的為學習日語容易。明治三十三年附設原住民女子機織業傳習所，教原住民婦女織布技術。明治三十八年改台東廳立馬蘭公學校。大正六

年（1917 年）改稱為馬蘭蕃人公學校。昭和十六年學制改變，學校改稱馬蘭國民學校，光復後於民國三十五年改稱為新生國民學校。日據時代學校原為阿美族而設，今漢人已占多數，約佔 2/3 強，而原住民部份至今仍以阿美族占最大多數。⁷

在峰金印象裏，小時候的部落都是自己的族人，都說阿美族話，她的爸媽不太會說國語，後來部落慢慢漢化，求學階段她都跟平地同學一起玩，她對自幾的家世、居住環境，做了這樣的描述：

我本身是台東土生土長的，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在台東出生，爸爸是阿美族、媽媽也是阿美族，所以我是正統的阿美族；爸媽生了兩男兩女，我是排行最小的女兒，可能我爸爸還需要一個男孩子，事先名字已經取好了，所以我的名字比較男性化就對了。

我住在馬蘭，離楊傳廣的家很近，就讀新生國小，國中讀卑南國中，高中就去花蓮讀書，讀花蓮商校畢業。

還沒唸新生國小之前，家裡都講阿美族的母語，因為我父母親不太會講國語，所以大概都是用母語阿美族的話來溝通。那住在馬蘭這個地方，整個市區都是阿美族，而且，那個時候比較沒有商業的氣息，所以大概不是種田，就是一般的居民，很少公務人員，馬蘭這一帶幾乎都是阿美族的社區。那陸續有居民都從外面縣市過來，可能就是他們要在地就業啦、或者是要工作，所以陸續都搬來台東，馬蘭這地區慢慢慢慢的都被漢化，原本的老家就是在更生路那個地方，我們世居都住在那邊，因為親戚都住在一起，漢人進來了，從小就跟平地的小孩子在一起，那個時候就陸續漢化了。

二、求學—無種族與語言歧視

峰金求學階段，在小學的同學雖然以阿美族居多，但因部落陸續漢化，她平地的同學也不少，在家和爸媽說阿美語，和同學講國語，學生時不太會講台語，會因為想看兒童週刊，以幫同學寫功課作為交換條件；平常想出去玩，也得先把家事做好才能出去，和同學之間並沒有種族或語言的歧視。她說：

在家裡是講母語嘛，出去玩是講國語，因為同學都會講國語，而且，我們台

⁷ 資料來源：新生國小校史沿革 <http://www.ssps.tct.edu.tw/cubekm/front/bin/home.phtml>，日期 2008/04/27

灣話不會講、也不太會講，所以出來大概是講國語，講國語比較多。台語也是慢慢，從同學口中慢慢學慢慢學，大概就是，不是很會講就是了，聽一點點。

唸新生國小的時候班上阿美族人一半一半，一半阿美族，一半不是平地人、就是客家人也不少，同學大概四分之一裡面客家人、四分之二裡面本省人很多，一部份原住民阿美族很多。所以同學裡面都講國語當然最多，溝通的話當都是用國語比較多，因為我們根本都不會講台灣話。因為在台東比較多原住民，所以外來的小孩，過來台東，他們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偏見和歧視，因為比較同化了，所以他們認為回到這個原住民社區，人比較多，所以感覺到大家都一般上來講，比較沒有什麼氣勢可言，不會有這區別；如果是在外地區別就會比較大。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因為比較窮買不起一些兒童週刊，只好跟同學借，跟同學借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幫他寫作業，寫完我們才可以看兒童的週刊、畫刊。那時候同學同學之間阿美族跟阿美族講阿美族話，如果平常跟同學溝通的話都講國語，老師是希望我們都講國語，原住民的話少講，怕引起有的同學不必要的誤會，所以一直都是講國語居多。放學以後會跑到台灣人的家庭去玩，因為我們家附近很多同學都住在一起，所以，大概會去同學家，因為家裡我媽媽從事的是服裝的工作，家裡又很忙，所以我們做小孩子的就一定要把家裡打理好，挑水、劈材、生火煮飯，那去外面玩的原因是除非父母親都在家裡，我們小孩子大概就覺得家裡有人料理，就可以跑出去玩。

這種幫忙家務，生火挑水、煮飯勞動的往事，幾乎是 1960 年代所有孩提時共同的生活寫照。初中考到卑南國中，阿美族同學還是比較多，學校位於南王山腳下、綠色隧道口和卑南文化公園旁，是個很美的校園，同學相約騎單車上學，阿美族同學還是佔多數，語言使用會有刻意說族語不讓人聽得懂的情況，樂觀開朗的峰金這樣說：

讀卑南國中那時候班上的同學，阿美族同學還是很多，大概原住民同學大概比例上是五分之二，五分之三還是平地的，客家人不少，住在美濃的不少，客家人也不少，那個卑南族的一、兩個，還真不多，阿美族還是很多。那初中時候同學們之間交談還是用國語，阿美族那是私底下出去玩的話，不願意

讓台灣人聽到我們在講什麼悄悄話，所以...，大家同學因為都是住在台東比較多，所以成群結隊都是從台東、台東市的小孩子一直沿街到馬蘭接我去學校，大概成群結隊，一行人大概十個人到卑南國中讀書，所以這個之間比較沒有什麼衝突，同學大家還是很好的，因為都騎腳踏車去學校，不會有那種種族的分敵。那初中的求學生活比較難忘是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因為比較嚴、學校比較嚴，所以騎腳踏車，每天騎腳踏車總覺得學校好遠好遠，學校很漂亮因為後面就是山，所以就滿漂亮的，就是現在的文化園區、卑南文化園區，卑南文化公園，好漂亮，我最先的印象就卑南國中好漂亮，學校老師人都很好、教的都很好！

高中赴花蓮讀書，是因她父親為阿美族傳統木雕藝術工作者，被花蓮亞士都飯店相中，應聘到飯店為飯店的裝置藝術做一系列的木雕創作作品，父親覺得到花蓮讀書可以就近照顧：

因為我爸爸認為我們在台東讀書很貪玩，他怕我們在台東會讀的不好，硬把我弄到花蓮去讀書，轉過去讀書，我實在很不高興，因為我在台東讀一年級在台東商校，已經讀的很好了，已經進入狀況了，結果我爸爸還是逼著我去轉學。那時候爸爸是開始在亞士都工作，他是從事藝術的工作也就是雕刻，我爸爸很早就在那邊了，因為花蓮一向就是標榜著很進步，也怕我們在台東學壞，因為沒有人照顧就硬把我逼到花蓮讀書，這樣他們能夠就近照顧。

花蓮學校的生活還記得，也是因為我們住在上美崙騎腳踏車都像溜滑梯一樣溜到學校，阿～學校離我們家一段時間，去學校是下坡很好玩，阿回來的話是上坡慢慢騎有時候用走的，花蓮很漂亮，我們經過的地方都一樣漂亮，在花女、花商附近的景色很漂亮，因為我讀高中是在花蓮，所以關係上同學很少有原住民一、兩個而已其他都是台灣人，可能讀花商的這個學校，可能也看不出來我是阿美族原住民，同學有幾個是知道，感覺上區別也沒有那麼大，而且讀花商的時間大家都埋頭做功課，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

三、語言學習—家庭、學校、社會環境薰陶

峰金會日語、英語和台語。主要是爸媽平常也說日語，加上學校也教，畢業

後到台北藝品店當店員，接待日籍觀光客，日語運用與學習，在工作上格外重要，在原有基礎上，在加上店內環境薰陶，以及聽聽日本歌曲，她進步很快的說：

剛畢業因為同學他們都紛紛到台北上班，我想去台北看看也好，所以我從事的工作第一個到台北去是在藝品店，賣那個手工藝品，還有台灣一些相關的藝品之類的東西，而且靠近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那個地方，我們對象當然也有很多日本人、也有外國人，所以那段時間我也有學一點日語就對了。

到藝品店因為從小我父母親，有些時候會用日本語跟我們交談，所以日本話多少我知道一點，當時那個時代日本人很多，所以我們跟日本人接觸也不少，我們的日本話也可以用上，慢慢的裡面的那個老闆娘，因為她們的年紀比我大，所以她還會在店裡教導我們，這個日語我從小就有點基礎了，那因為我還想多學一點日語，因為日語很簡單，我們有空就學日本歌，多熟悉日本文化，所以我們一學就用到了。

那時候是日本人可以溝通，也是工作中不斷的在學啦，一般藝品店可能就介紹產品啦、價錢啦，那因為離故宮很近，我賣的東西跟故宮都不相上下，像那個故宮最有名的翠玉白菜，我們裡面也有。那妳這段時間當然有些時候講的不太好，多少也會比手劃腳一番，日本人一向很大方，看著我們比手劃腳，有些時候也不是講的很好，有些客人也會體諒我們講的不好，不過旁邊老闆娘都會過來看發生怎樣的情形，她都會在旁邊幫我們指導一番，那時候心情上七上八下，因為有的地方他們要買什麼？要買什麼有些時候我們也聽不懂，所以還是叫裡面的老闆娘過來跟他們打理一下。

台北藝品店的日籍遊客多，日語在這環境中進步快。峰金的英語也是學校學得，她慶幸有位認真教導的老師，讓她打下不錯的會話基礎。一樣的在原有基礎上，加上工作中一定要的在職教育，都是讓她對語言會聽會說的原因：

花商畢業第一個工作到台北藝品店當店員，做一年半後，因為我父母親一直都在飯店上班，所以他想我還是回來飯店裡面當會計，所以我回來以後是在亞士都上班，有四年的時間在飯店。我在高中讀的是觀光科，所以我們學校很注重英語的教學，老師在教學方面很認真；到飯店上班做會計的工作，因為是在櫃台所以一定要會外文，不然沒有辦法讓你很順利的過關，那時候會講英文就是這樣子來的；講英文是在學校也有學，那因為我們到了飯店以後，

下課以後一定都有專職老師，還要教一段時間，也就是說我們下班以後，都一定要再學一個半小時的日文跟英文，所以我們都一定要留下來，不然扣我們的薪水。

回到亞士都做了四年的會計工作，當然還是日本話比較多，因為那時候很多日本人來台灣觀光，那時候亞士都藝品店也有會計，會計就是跟著整個整個飯店在轉，中國餐廳、西餐廳還有櫃台還有藝品店，還有個保齡球場，大概輪五個地方，差不多一個月輪一次，如果妳不會說日文、那妳不會說其他的話，那妳這份工作做得到嗎？最重要還是要跟客人接觸，結帳什麼都要，一定要很完整的。

四年後，她認為飯店會計工作太忙，薪水也少，決定以美髮業做為終身事業，那是因為在花商唸夜間部時，白天就在美髮店當學徒，感覺比較喜歡做美髮，那時在美容院接觸台語的機會相當普遍，她有一種強烈的企圖，認為將來不管是自己開店當老闆，或是服務客戶，台語一定要會，現在會說流利的台語，是進入社會就業努力學的。她告訴研究者：

我們在花蓮因為前面就是大飯店，後面就是我們住的地方，所以隔壁鄰居就不是那麼有聯絡，那段時間我反而沒有什麼朋友，有朋友都是同學比較多，交的朋友大概都是國語比較多啦，那因為我後來接觸的都是台灣人，所以台灣話也不少。台語是在我高中畢業以後去台北就業，因為我本身從事美髮的工作，所以一直都是在這個台灣人的社區裡面上班，因為妳做從事美髮的工作、美容的工作，大概百分之 95 以上都是台灣人，所以妳一定要會講台灣話，台灣話是我漸進在高中以後，我才慢慢的在台北慢慢的在那邊練習，練了差不多一段時間，慢慢，慢慢用台灣話跟他們聊天以後，我就很會講了，就在台北學，愈學愈精、愈來愈會講，因為一些老闆娘平常我們聊天都用台灣話聊，所以台灣話我還滿會講的，講的很好。剛開始講錯的、鬧笑話的，這期間其中都有，因為常常出差錯，一直想說一定要把台語學好，不講台語的話以後做生意怎麼辦，面臨太大的壓力，我一直希望就把台語學好，所以我現在的台語可以照自己的國字這樣，可以這樣子唸出來，對，唸出來，這個可以，我講的滿好的。

峰金在美容院學台語的經驗，就好像陳豐惠「甘甜的美麗」一文，描述原住

民女孩到都會區在美容院半工半讀，文章寫著：當我滿腹心事入去『巧麗』，『勞駕』的喝聲 ho 一陣坐 tī 壁角 teh 講細聲話的查某囡仔攏奔頭向我看，其中一個面肉烏金烏金、目睷大大蕊、嘴齒白 sih-sih 的，搶代先走來我頭前，笑-bi-bi kā 椅子 chhiâu 好勢請我坐落去，閣趕緊 thîn 一杯茶米茶，…伊的動作 liú-liah，我猶赴反應，伊就攏 chhôn 好矣。…伊肥軟的手 tī 我的肩胛頭、領頸、腳脊-phia^a出力振動，…罕得看著 súi kah 即 chiâu-ûn 勻¹¹ 的查某囡仔！（陳豐惠，2000）

在美髮技術上，她也是從洗頭做起，隨後不斷的跳槽，目的就只想多見識不同師傅的技法技巧，在擄獲客源的學習上，學好台語是要讓顧客覺得老闆娘很親切，因為她要回台東故鄉開店，峰金說：

回到台北，興趣上還是從事美容的工作，回到台北延平北路那邊，中間因為希望能夠早點出師，所以我跑了好幾家美容院，專注在剪頭髮的份上，所以如果有一個很厲害的師傅級的剪頭髮專業人士，我們會很專注他，他剪頭髮的樣子，因為那個時候妳說用錢、花錢去學，一方面我們也沒有那麼多錢，所以只好就像就像跳槽式，大概看熟悉他的剪頭髮的方式，我們又馬上跳槽到別家，就是不斷在學更好的技術，那妳要從事美髮工作，不做到十年不是真正的師傅，所以每天要不斷的進修、要不斷的多看人家的技術就對了。

學習是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們從事這個美髮、美容的工作，因為在台北都是台灣人比較多，所以妳台灣話一定要講的呱呱叫，不然，人家會不想跟妳做，國語他們反而比較生疏，大概客人進來妳用台語跟他們寒暄的話，他們打從心裡頭覺得這個老闆娘很親切，他們會很喜歡，我們在那邊當小妹的時候，從開始我們就一直都是用台語跟客人寒暄，盡量不要用國語講話，讓自己能夠多吸收一點，大概我們的台語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訓練一直到現在，所以我的台語一向就沒有問題。

四、婚姻—會英語嫁老外，幸福恩愛

峰金年輕的時候的確是罕得看著 súi kah 即 chiâu-ûn 勻¹¹ 的查某囡仔！她也有自己的理想，很快的學到一個自認為可以獨當一面的能力後，回到馬蘭開美髮院，在這裡遇到 Michael。Michael 是英國人，父親是船長、母親是公務員，全家移民

到加拿大。他因為熱愛東方文化，到台灣旅遊，友人告訴他台東很美，到台東一定要找原住民雕刻家林益千（阿美族名字叫 e-ki，即峰金的哥哥）。Michael 來找幾次，林益千都剛好北上，活潑好心的峰金就以英語跟他交談，沒想到千里姻緣一語牽，好像命中註定一般，峰金回憶兩人相識到步入禮堂的緣由：

我先生他在台灣第一個要進的國門在高雄，因為他在高雄可能過的不太習慣，有一次就跟幾朋友來台東玩，他認為台東很漂亮，所以想要來台東定居。那在台東定居的話，人家跟他講有一個叫“e-ki”的，就是我二哥，他比較熟悉台東，而且外文又很好，你要就地找工作或者找地方睡覺，可以找“e-ki”。所以，他直接就來台東找我二哥，那一次他是來到馬蘭這邊，跟著地址就找到我們的美容院，他就問說：『e-ki 有沒有在？』他是用國語，不太標準的國語，我想這個外國人，哇～還真可愛，騎了一台摩托車風塵僕僕的，全身看起來都髒兮兮的、灰塵的。那我哥哥不在，人在台北，我說你怎麼會講國語，他說：『我只會講一點點國語』，可能就是他說的所謂的一點點國語，就是我的這個，這個女人的同情心就油然而生，想說你既然不會講國語，那我用很爛的英語跟你聊天總可以，不知不覺中我一直就是用英文跟他交談，我盡量用我知道的英文跟他聊天，那是第一次的印象。

後來這之間來了兩趟三次，一直沒有找到我哥哥，都是我在接待，自然而然我就跟他有點熟悉了，半年以後他就搬到台東，租房子住在台東杉原海水浴場那邊，外國人很喜歡來台東，主要是因為台灣、台東的海域很漂亮，所以他們很喜歡靠海邊的地方。那因為後來中華大橋還在興建，所以，有一段時間就住在我們樓上那邊當我們的房客，就這樣慢慢熟悉的，因為我幾個外國朋友，所以我們都講英文居多。

交往大概兩年以後，他的女朋友也沒有交往，我跟我的男朋友也散掉了，自然而然兩個人就在一塊了，因為他是用左手吃飯、我也是用左手拿筷子吃飯，所以相對的，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都覺得自己的背景很相近，雖然，他是外國人可是我總覺得我第一眼的感覺是，覺得這個男的溫文儒雅，而且人很好，所以我想考慮是不是還可以繼續跟他交朋友，他三十五歲就來台灣了，現在已經五十三歲了。

Michael 是學土地測量，一個家世背景不錯的老外，因為愛上台東，又因為

有個可以跟他聊天，興趣個性都接近的阿美姑娘作伴，就在這落地生根，和峰金結婚，在補習班教英文，婚後生了三個男孩。峰金說要嫁給外國人，爸爸滿同意的，婚後才知道 Michael 的中文和說國語不是只會一點點，而是很好，她大笑的說：

要嫁給他的時候，爸爸他是隨我的意，他說：『妳喜歡就好，看他的五官，看起來很敦厚、看起來很不錯。』我爸爸第一眼就說：『這個人不錯、滿好的，看他的五官也不是壞人，你應該不用再緊張，我認為可以。』我爸爸就點頭了嘛。那交往都在講英文，都在聊天南地北，聊他在北京讀大學的事情，他在那邊讀一年的國語，所以他騙我他的國語一點點，結果最後他的國語很好，不過，也好啦～那最起碼造就我講英文的一些機會。事實上，既然你跟外國人在一起，就要多講英文，不管好不好不要怕見笑，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人不會講英文嘛，所以你學習語文臉皮一定要厚，厚到你覺得不好意思的時候才停止。

五、家庭和樂—樂觀開朗，幸福甜蜜

峰金和 Michael 是在香港結婚的，兩人到香港旅遊，Michael 情到濃時急於娶峰金，就在香港街頭找兩個不認識的英國人，路人甲和路人乙一起去公證結婚，這在老一輩眼中像兒戲般的過程，卻令人不得不羨慕他倆的愛情係金ㄟ。峰金聊到婚後自己變胖了，Michael 不介意，倒是三個兒子很有意見，說來便哈哈大笑：

那 Michael 不會講廣東話，他只會講國語，每次很多人都問我說他會不會講台語，他會講國語就很不得了了，講台語一點都不會講，他只會聽女婿 kiaⁿ-sài，只聽得懂 kiaⁿ-sài。

為我跟他結婚以後，連續生三個男孩，身材愈來愈胖，所以跟他在一起並駕齊驅，人家怎麼看就很像丈母娘，有一次我們去卑南族的社區，那時候小孩子還很小，兩、三歲，一個抱著一個揹著，我老公就在旁邊，那時候我八十四公斤，有一個婦人看我們起身了，在後面說：『太太、太太！』

我說：『什麼事？』，她指著 Michael 說：『那是妳的 kiaⁿ-sài 嗎？』Michael 聽得懂 kiaⁿ-sài，所以他消遣我：『你看又有人說我是妳的 kiaⁿ-sài 了。』

小孩子漸漸長大到五、六歲了，有時候三個一起去買水果，那時候我身材也還是八十四公斤，賣水果的老闆會開開玩笑說：『ai-iò bè-bái-ó, Lí e sun (唉唷！不錯喔，妳的孫子)』，又說：『chìt è pì chìt è koh-khah peh (一個比一個還白)』，再說：『Li ho hok-khì Li è kiaⁿ-sài u káu hó (妳好福氣，妳的女婿很好喔)。』我的大兒子不高興說：『不要在這邊買水果，因為他說妳是我的阿嬤。』，兩個小的都說：『對對對，明明就是我的媽媽，他說是我的阿嬤，不要在這邊買。』，喔～真好玩！從此以後我想不行，形象再這樣壞下去，再壞下去真的變成 kiaⁿ-sài 划不來，划不來，所以慢慢、慢慢在減下來，到現在六十五公斤。

峰金在家跟孩子們說國語、台語和阿美語，在英文補習班教書的 Michael 則是理所當然的用英語教他們，三個孩子在學校的語言成績相當優異，經常自動教同儕英文，有時候連英文老師遇到英文難題，都要來問孩子或是請孩子回家問爸爸 Michael，隔天必定有滿意的答案。峰金和 Michael 的脾氣都很好，偶爾有意見，都是因為孩子管教的問題，峰金認為是自己表達能力不夠好，Michael 則是無法忍受峰金生悶氣時不跟他講話，峰金說：

我跟 Michael 在一起很少起口角，會起口角是一些孩子管教，管教問題還有溝通上的問題，就是說有些我表達能力不夠，他會誤會，那因為平常我們都已經生活很久了，所以默契上也很好，他看我如果生氣的話，十分鐘他就好了，他會說妳還在生氣嗎？妳幹嘛還在生氣？反而是我們女孩子比較記恨，有時候一天一個早上就不跟他講話，他就受不了了，下午就叫小孩子跟我溝通，就沒事了。

六、成為多語人的想法—語言可以互助

會說五種語言的峰金透露，語言可以互助，一種通了，互助後學第二種就容易多了，她會的語言都會盡量教她三個兒子，但她認為阿美族母語難度很高，於是請在學校教母語的阿姨來幫孩子們補習；她覺得學困難的阿美語，不如學日語比較簡單實用，所以會教孩子，卻不想教 Michael。她舉例說明自己學語言的方法：

因為我們學習過程有些的生字很不好唸，所以有時候我寫一寫，就會用一些英國的生字變換成我們阿美族的話，如果很相近的話，就用我們阿美族的那個學習的方式，變作他們的生字，也就是說，像 octopus 的英文來講是那個烏賊(章魚)，因為很不好唸嘛，我們台灣阿美族「a to po s」的意思是那個米篩，「a to po s」篩米的那個，所以我用這種方式來學英文，唉唷，我學英文多少用這種方式，所以我會記很多，生活中很多樂趣啦。像我的小孩就是說國語嘛、說英語嘛、又說台語，我會教就盡量教他們，將來也很重要，因為各方面台語都用的到，原住民的話我也有教，因為我教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一個阿姨會教母語，爾偶會請她來教母語。Michael 想要學阿美語，可是我不教他，因為我們的母語很難學，你要學的話，倒不如學日本話，還可以跟一些老年人溝通，所以我總認為你要跟我父母親聊的話，日語是最好不過的，因為阿美族話太難了啦；我自己當然覺得不難，但別人很難，我老公唸得出來，聽不懂意思啊，他用羅馬字，他會唸可是不知道什麼意思，我也不教他，也不想教他，因為太難了。

第十節 陳阿貴的語言自傳

陳阿貴、1959 年生於台東縣池上鄉的阿美族人，三兄四妹，排行老四。父母均為阿美族人，妻子閩南人，育有一男二女，現為鼎東客運保養廠廠長，會國、台、客、阿美族四種語言。

一、童年—跟祖母學台語、跟同學與鄰居學客語

一雙大眼睛、高挺的鼻樑，很多人看到陳阿貴這深邃的五官都猜得出他是阿美族人，沒錯！阿貴的父母都是阿美族人，祖父還是台東縣池上鄉大坡村崁頂部落的頭目。阿美族在池上地區居住分佈在大坡、大埔、福文、振興、慶豐、萬安等村。阿美族人口約二千一百人，佔全鄉人口數的 20%。大坡村阿美語稱為「嘎娃利娃利」，即大坡池東邊的地方。

1959 年阿貴就在這裡出生，祖母是恆春的平埔族，說一口流利的台語，阿貴從小跟著祖母，學會使用流利的台語講話，他的台語比母語阿美族話還順暢。他說：

我台語跟阿嬤學的。阿嬤是恆春人平埔族的，小時候跟她在一起都是她在帶，因為媽媽都出去工作。都是阿嬤帶，阿嬤帶就用台語這樣子教，跟我們講，溝通；那阿公是純的阿美族，他只會講日語、阿美語而已，其他他都不會。爸媽都是阿美族人，媽媽也阿美族，爸爸也阿美族。

阿貴住的池上鄉，在清朝光緒年間被稱為『新開園』，是台東北部的首要開發之地，包含日本國、阿美族、客家、西拉雅族、閩南等多次不同族群的移入墾殖，使池上地方有多元文化發展樣貌。到了日據時代西元 1926 年，東線鐵路通車開啓池上鄉的正式發展開墾的歷史，日本人看見原住民的聚落位在現今大坡池（原稱大陂）旁，便取名住在池的上面，將這裡稱為池上，台灣光復後改設為台東縣池上鄉。

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的池上鄉，居民主要以種植稻米為主，由於氣候和水質適宜，這裡的稻米曾是進貢日本天皇的貢米。阿貴當頭目的祖父擁有三十多甲水田，家裡的長工最少就有十二個，小學五年級之前，阿貴每天由工人接送他到大坡國小上下學。

阿貴班上有四十多個同學，閩南、客家和阿美族各佔三分之一，那時在學校推行說國語運動正盛，同學們上課時守校規只能用國語交談，但是下課時客家籍的同學會不自覺的用客語和阿貴聊天玩耍，放學後，阿貴喜歡到客家同學家玩，無形中喜歡上客家話。

客家人在池上鄉的落腳處，主要聚集在錦園、慶豐、新興、福文、萬安等村。家附近的鄰居住著一位客家阿婆，阿貴將她視為客語老師，一有空就往她家跑，指著椅子問阿婆這叫「凳仔」對嗎？看到桌上的菜，就問「這係麼个菜」，阿婆總會不厭其煩的教來教去，讓阿貴學得開心極了！他興奮的說：

客語就小時候在學校要問（指問客籍同學），我很有興趣，家隔壁住一位阿婆也是客家人，我都叫她阿婆！阿婆！阿婆，在學校遇到不會的，回去就會問阿婆那是什麼這是什麼？我都會把它記起來，以後我到她家都會用客語跟她說，現在出社會較沒機會講就較不會說。

阿貴對客家話很有興趣的動機和態度，在語言學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不因為自己是原住民而自卑，也不因為祖父是頭目、大地主而自大，這種找機會學語言的童年往事，在阿貴身上看到多元豐富的文化經驗，也從阿婆身上體會沒有族群歧視的包容心，從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語言平等以及尊重語言文化差異，對多語學習應該是助力。

二、早熟的人生—十三歲當學徒

原本在富裕家庭成長的阿貴，照說應該一路求學，誰知天有不測風雲，在他小學五年級時，他們家的土地一夕之間全變成別人的。因為在台東開新西北貨運公司的姑丈，承包歌仔戲班南來北往演出的交通任務，沒想到就在現在的池上大橋要通往海端的交接處大翻車，整個戲班人員無一倖免全罹難，那是 1968 年震驚社會的交通意外事故。沒多久，他的姑媽來拜託阿貴的父親蓋章，印章蓋完，土地就全被法院查封，阿貴從一個每天有人接送的少爺，變成要趕快去找工作賺錢來幫忙家計的小學徒了。

阿貴十三歲到鼎東客運（當年為興東客運）當學徒，晚上到新生國中唸夜間部，學修車的薪水從五十元起算，三年後變成一百五十元。這段時間，阿貴跟祖母學的台語，跟同學、阿婆學的客語，都派上用場，唯獨跟會說日語的祖父相處時間不長，日語聽不懂，吃足了師傅的 gō kin kê（拳頭）。阿貴摸摸頭說：

來鼎東客運，那時候是興東客運，後來改鼎東客運。那時候來是學徒，學汽修啦，當學徒喔，應該就是拿工具，然後師傅教你說哪裡上油，就往哪裡上油打黃油，提東西這類的，認識零件原理，這樣而已。師傅在教打黃油、認識零件，都是用台語說，名稱用日語比較多，都用日語比較多，都是外來語，我聽不懂，聽不懂，師傅就用筆，拿東西敲你的頭，叫你記下來這樣啊！以前學徒很累，那現在都會了。現在我教學徒也是這樣，教學徒也是拿東西，不會就敲他的頭，叫他記住，這就是以前傳下來的，師傅是台灣人，都是台灣人，但是裡面日語、英語都有。後來學一學，學到一半，朋友紹介，少年去打拚，後來去玉里，駛寮啊車，拉木頭車，都是山路。那時候比較瘦比較小，木頭車很大臺，有學，學三天而已，就開始開了。那時候差不多 16 歲左右。會想拉木頭車是興趣，就傻傻的膽子也大，現在想到那種路，我也不

敢開了。山路在南安瀑布山頂，以前南安的管理處，後來開木頭車七個月，老闆叫我回來，老闆說我很勤勞肯吃苦。

阿貴開的拉木頭車有十個大輪胎，在山區裡不用駕照，因為有駕照的人看到山路險峻都搖搖頭不敢開，於是就找上像阿貴這種半大不小的人來冒險。這段時間每天在蜿蜒山路上來來回回，阿貴沒有聊天的對象，偶爾和伐木工人以台語交談也只是喊叫：「木頭裝好了，車要開了！」，這種拿生命當賭注的工作待遇不低，一個月有七千元，比起在平地開車的駕駛多出三千塊。

刻苦耐勞的阿貴結束短暫的無照駕駛工作，回到學修車的技術面。當年修車工具不像現在這樣齊全與自動化，全都仰仗人工，那時代車輛少、路況差，車子毛病多，天天加班的阿貴，經常忙到天亮才能休息。

還好，到了兵役期，阿貴在嘉義縣水上鄉服兵役，擔任陸軍駕駛兵開貨車。或許是吃過苦，軍中開車輕鬆多了，加上阿貴個性隨和，國、台、客語能聽能說，兩年的阿兵哥生活很順遂。阿貴很適應軍旅生活：

服兵役時沒有遇到欺負新兵的事情，我在駕訓隊時到離開後，教練都對我不錯，也沒有種族歧視或什麼，也幾乎用台語溝通。

阿貴回想，整個部隊好像只有他是原住民，和同袍相處沒有人特別在意他不是原住民，也沒有人問過他類似的問題。

三、家庭生活—不說母語、語言流失

退伍後的阿貴回到老東家工作，在這裡認識了他的太太，公司的會計小姐許美雲，他們兩人年紀相同，朝夕相處而很有話聊，經常一起相約吃吃點心或宵夜。久而久之，美雲欣賞阿貴有原住民樂觀幽默的個性，阿貴喜歡美雲有台灣女生愛乾淨的優點，當兩人決定攜手建立家庭時，同事們給予祝福，美雲的爸媽也樂於接納這個勤快好勝的原住民女婿。

婚前婚後阿貴和美雲都講台語，三個孩子陸續加入這個小家庭，阿貴不知是已經習慣說台語還是沒對象說其他的語言，在家很少說阿美語或客語，他會的語言都是工作中才使用，無形中讓子女失去學習模仿的機會。

或許是少小離家，長時間都在漢人較聚集的地方生活，能聽能說國、台、客、

阿美族語的阿貴，自認為長期沒有談話的對象，語言使用也以國台語為主，如今，客語退步了，母語更是退的離譜！有三個哥哥三個妹妹的阿貴，兄妹們都不會說客家話，不過母語講來是刮刮叫，逢年過節兄妹才見面的阿貴，聽到兄妹們流利又較深奧的阿美語，一時之間會誤以為兄妹們在罵他，平日很少有對象說阿美母語的他，母語退步的真令人不可思議。他有些不安的認為：

我跟兄弟姐妹用國語、台語交談，他們之間溝通就用母語。我的兄弟姐妹他們不會說客家話，但是他們的阿美族母語很厲害！嗯，他們的母語都很棒，我比較不會。不太會說是因為是小時候跟阿嬤學台語，長大也沒有在說，越沒說就越不會。那兄弟姐妹講的，有的聽不懂，我會以為他們在罵我。

由阿貴的現象看來，長期不使用的語言，真的會退步，就連母語也不例外，語言學習與發展需環境配合，這恐怕也是語言學家不斷提出的語言死亡警訊的另一證明。不管是第幾語言，經常接觸和偶爾接觸、不去接觸，得到的結果必定不同。當環境改變了，其中一種語言的使用減少之後，語言的使用能力也會有所消長。即便學會一個語言，如果完全抽離使用那個語言的環境，語言能力很快就會退步。

語言能力退步有跡可尋，阿貴在家和妻兒只說國台語，在職場上他的工作是車輛保養與修理，每天和不說話的零件機械為伍，不必說，頂多教教學徒也是用老師傅傳授的那招，話不多，五斤給較實用；除非公司司機調度困難，阿貴才會被遞補上去開遊覽車，這時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多語能力才有揮灑的機會。阿貴這樣解讀：

像如果客戶是客家人，有時候要上廁所、或行動時，會用客語溝通，但較深刻的就沒辦法，還是用台語說比較多，假如台語客家人聽不懂，我就再想一下，再跟他用客語說，像現在比較少說就比較不會講了，孩童時比較會講。孩童那時差不多可以跟人家聊天的程度，都可不經思索的自然而然的說，現在就沒辦法，現在說還要想，有時還擔心說錯，擔心用詞不當。

語言能力是要長期累積的，像阿貴曾經可以不假思索的使用客家話，現在怕用詞不當，變成要想一想，這也難怪，阿貴不怕說自己是純的番仔，卻擔心語調失準會鬧笑話。他靦腆又開心的表示：

我載的顧客他們會問，你明明長得很像阿美族的人，台語、客語卻講的很流

利，如果說客語就會問我是不是客家人，我說我不是，我是正阿美族，有時我說我是純的番仔，他們就又問我怎麼會說客家話，我就細說重頭，小時候住的村莊、讀書的時候同學之間如何如何、我與客家人接觸、我會問會學這樣啊！

畢業那麼久還會遇到以前小學的同學，他們都說國語，不會說客語或台語。開車的時候有遇到有趣的事，有時候叫顧客要小心，爬樓梯下樓梯很難爬，有時候說錯了讓人家罵或是讓人家笑翻了！我就說樓梯很難爬，客語就講得很難聽啊！我講阿婆要小心，那個樓梯不好爬，我講：「阿婆，luo thue túng nân pha」，意思很接近，但是講出來，口音有些怪怪的，全車的人都在笑！

四、對多語的想法—語言不通比手畫腳，語言通被尊重

古人說：書到用時方恨少，阿貴卻有話在哪裡都不知道，只好比手劃腳的尷尬經驗。去年，韓國少棒隊到台東成功商水友誼賽，賽後租鼎東客運車一日遊，在沒有導遊與地陪的情況下，公司決定讓阿貴負責行程。韓國少棒隊仰慕知本溫泉的名氣，決定要去泡湯，然後要吃披薩，他們跟阿貴比洗澡的樣子、吃東西的樣子；阿貴跟他們做出享受泡溫泉的表情，以及畫個圓形、切一切拉出絲狀物的動作，費了好大的勁，終於皆大歡喜了！此刻，要是語言多一種，是會帶來經濟利益的實質好處，在認知上，創造力、溝通敏感度、變通性思考相信會更順暢。阿貴說：

語言不通都比手畫腳，去溫泉、吃披薩也是，語言會通當然是最好，但用比的也比的出來，如果比別人看不懂也很尷尬，有機會就盡量學。會說客語會讓人有親切感，讓他們有被尊重的感覺，會講這麼多語，這是助力，懂得語言愈多對自己愈有利！

第五章 訪談資料整理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多語程度描述

一、涂錦賢

目前擔任台東縣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主任，身材中等健壯，談到客家母語，他自豪的表示說聽讀寫沒問題。九歲從屏東縣搬到台東時並不會說台語，因為整個內埔村都說客家話，經過半年和說台語的同學混熟了，自然會聽會講台語，也因為客語基礎好，學國語比說台語的同儕來得容易，加上中學學會的英語以及警大修習日語，涂警官會國、台、客、英、日五種語言。

二、李美妹

李美妹女士，在她身上看見客家婦女勤勞務實的美德，習慣勞動的結果，從外表看不出已八十歲了。父母先生都是住屏東講四縣腔的客家人，從來沒真正學台語和國語，學會台語是年輕時在叔父米廠幫忙顧店，隔壁庄的閩南人常來光顧，都以台語交談，學習機會多，自然學會。二十歲出嫁後，即在夫家幫忙賣菜，當時也只是以客家母語和台語做買賣；十年後，跟隨公務員的先生搬到台東市，住公家宿舍，四周都是說國語的外省同事，聽多了就會講，加上當年公務員待遇微薄，六個孩子要唸書，李美妹女士選擇賣菜貼補家用，在人來人往的市場要招呼使用各種不同語言的顧客，練就了一口三種流利語言的好本事。

三、涂繼盛

年近七旬一頭白髮的涂繼盛先生，從基層公務人員做到縣府一級主管退休，認為自己客家母語和國語、台語程度滿分，又會七、八成的日語和阿美族語，多語能力源自於工作需要和環境使然。成長於外省本省和阿美族佔大多數人口的台

東縣成功鎮，出生時即是遺腹子的塗先生，有位堅強聰慧的母親；母親在當時相當艱困的環境中，為栽培三名子女，從事賣米賣農產品的生意，買賣要靠語言溝通，涂媽媽為招攬生意，學會日語、阿美語、國語和台語，加上本身客家母語，這五種語言都相當流利自然。

四、邱明彥

眯著雙眼、驕傲的笑容是邱明彥慣有的表情，當過警察、老師和金融人員，最後在縣政府找到歸屬，能言善道、人生閱歷豐富，使其一路從基層爬昇到縣府一級主管退休。他是家中獨子，受父母疼愛，跟隨父親習得阿美族語、廣東話、日語，加上本身客家族的客語和台語、國語、英語，會使用七種語言。

生於日治時代，曾是說日語績優的國語家庭，在他意識中，日語是他的母語，日語流利自然讓他週遊世界語言無礙，因此頗自滿自豪。

五、陳四妹

圓圓的臉龐，甜甜的聲音，七十歲的陳四妹保養有術，講起話來字正腔圓格外好聽，父親是閩南人、母親客家人，從小在花蓮縣富里鄉東竹村長大，父母各說各的母語，讓四妹會說會聽這兩種語言。結婚後，跟公婆學福州話，從此會說國、台、客、福州語，外加孩童時期還有印象的些許日語，語言頗有天份。

六、陳清華

出生環境佳，父親為日警，對子女教育很重視，日治時期以聰慧的日語能力，考進全為日人子弟的小學校就讀，接受完整的高等科教育。深具語言能力，工作中學會排灣語和客家語，並擅長台語俗諺。擁有豐富的生意經驗，伶牙俐齒反應快，母語為台語的她，是子女請益學習最佳的老師。

七、林清美

一直住在台東南王部落，在自己的部落族群裡，平時跟父母親講卑南族母語，台灣光復之前學的是日本教育，加上部落的人都會講日語，所以林老師現在常用

國語、卑南族語和日語這三種語言跟人溝通；也就是在部落裡和比較年長的人以日語和族語比較通用，和中年人談話以族語、國語和日語，跟年輕人說國語為主。離開部落遇到說台語的人，她就說台語，有時和部落附近的阿美族人就講講阿美族話。因此，林老師會說會聽國語、日語、卑南語、台語和阿美族語。

八、宋雲月

排灣族公主的宋雲月，家族從達仁鄉新化村搬到秋嘎古賴（光復後名為土坂村），受過兩年日本教育。光復兩年半後重回學校，從小學四年級讀到六年級畢業。在學校學會日語與國語，小學畢業下山到大武鄉與閩南人接觸，三個月就能聽、說台語，溝通無礙。

宋雲月公主學習能力很強，她說：「唸小學的國語老師是廣東人，講的話同學們聽得很吃力，不過我都聽得懂，常被指派參加國語演講比賽代表」。嫁給說湖南腔國語的張國權校長，語言溝通順暢，不知道是聰穎過人還是好學不服輸，在台東社會教育館的老人大學，以一個月學了五成（老人大學客語教材）的客家話客家歌、同樣一個月學會五成（老人大學英語教材）的英語，就連學洋裁也只花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開班授徒，非常天才。

九、林峰金

林峰金開朗豪爽的原住民個性，環境和遇到好老師，造就她多語能力，會自己阿美族母語，加上日語、英語、台語、國語，會這麼多種語言，自動想學的企圖心使然，特別是嫁給英國籍先生，在家這些語言都派得上用場。不鼓勵英國籍的丈夫學阿美語，認為阿美語堅澀難學，不如學日語較實用；不過，對三個孩子卻請當阿美族母語教師的阿姨，加強補習。

十、陳阿貴

池上阿美族人，祖父為大陂崁頂部落頭目，幼年跟隨平埔族祖母學得標準台語，童年跟家附近的客家阿婆學客家話，小學畢業即進入漢人居多的台東市學修車技術，國語、台語、客家語比自己的阿美族語還流利順暢。

長期和漢民族生活，擁有阿美族外表，娶閩南妻，阿美語鮮少有機會說，自覺語言不常說會退步。目前和妻子以及三個孩子說國語和台語，工作中才會秀客語或阿美族語。強調語言還是要有對象才說得自然。

第二節 多語對家人的影響

一、涂錦賢

由於妻子是閩南人，婚後在自己的小家庭裡以台語和國語溝通，對子女並不要求一定得學客家母語，兩個兒子回到阿婆（祖母）家，阿婆講一口道地的客家母語，如今大兒子會聽說客語、小兒子能聽但不太會講，妻子則是會聽同時會講簡單客語。

二、李美妹

住過客家莊和警局眷村，雖然沒有要求孩子們在家一定要說客家母語，但值得安慰的是六個孩子們回家都以母語溝通，因此全家都會說客家話。至於七個孫子只有最大的會聽與說，其餘稍微會聽不太會說。

三、涂繼盛

涂繼盛跟在會用多種語言做生意的母親身旁，耳濡目染，無形中也會了，然而真正常“說”，是因為在成功地政事務所為民服務時，許多只會說阿美族話的長輩，遇上土地問題往往溝通困難，必須有翻譯協助，為此開啓他多學多說多用的多語人生。

因為岳父是閩南人、岳母客家人，妻子習慣使用台語，涂繼盛夫妻倆在家、在孩子面前都使用台語，導致五個孩子不會說客家母語，是涂先生至今最深的遺憾。

四、邱明彥

從自己父親處學廣東話、阿美語、客家話和台語。和同屬客家籍的妻子說客家話、國語和台語；跟三個孩子說國語、台語，孩子們沒學到祖父與父親的多語能力，大兒子進入職場後，深覺客家母語也很實用，近年來才要求父母多跟子女說客語，客家話進步很多。

五、陳四妹

從公婆處學來的福州話，並牢記公婆吩咐在家一定教孩子說母語，夫妻在家經常使用福州話交談，因此四個孩子都會說；至於六個內外孫就只會聽不大會說，因為內外孫並無和祖父母或外公外婆住一起。

六、陳清華

於日治時期接受和日人小孩相同的高等教育，加上幫忙父親管理米廠，要面對各種不同身分的顧客，語言使用自然而多樣，精日語、國語、台語、客語和排灣族語。可惜她多語能力並沒有教給子女，在家中只用台語和家人溝通，孩子們求學階段只會國、台語，不過其中有幾個小孩因就業需求，自修學日語，她成為最佳最方便的指導老師。

七、林清美

平時跟父母親講卑南族母語，跟先生講日語，跟兩個兒子說國語為主。兩個兒子分別在國中與高中畢業後到北部求學，學會說台語。近年來環境改變，原住民語言意識抬頭，最近返鄉和媽媽惡補卑南母語，已漸入佳境。

八、宋雲月

宋雲月和父母說排灣母語、跟六個兄弟姐妹說日語、在家和先生孩子說大部份國語與小部份台語，出國會講簡單的英語，跟客家人也能說說客語。宋雲月雖然有語言天份，會排灣、日語、國語、台語、客語和英語；但她的孩子們在教育階段，學校禁說方言，家庭裡也配合說國語，三個孩子會台語大部份是從鄰居處

學來的，會英語是學校學習的，至於排灣族母語就不會了。

九、林峰金

純阿美族的父母和他說族語與日語，她因高中習得英語，會說英語而嫁給英國人。自己在家開設美髮工作室，顧客使用的語言多種，她都可以應付，和先生說國語和英語、和孩子們說阿美族語、英語、國語和台語，孩子們語言能力很不錯。林峰金有個心願：希望退休後到法國，學習舌頭捲來捲去的法語。

十、陳阿貴

妻子是閩南人，自己長期擔任遊覽車駕駛，經常不在家，之後升任遊覽車保養廠廠長，更是和孩子們聚少離多。兩個孩子和太太說台語母語，他也很習慣說台語，所以孩子不會說阿美族話。

第三節 家庭、學校和社區的影響

十位受訪者成為多語人，主要受家庭、學校和社區影響居多，有些還是重疊影響。這些因素也包括多語人本身對語言的態度和興趣，有心要學也是語言學習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家庭教育中，涂錦賢長在全是說客家話的家庭，要轉學時，父母親都要考量新環境的語言教學是否會讓孩子銜接得上；邱明彥的父親身經日治時期與走過海峽兩岸，見多識廣，深知語言與人際的重要，不管是對自己或子女，在家庭中嚴格要求要多學語言，有廣東話、阿美族語及客語，並親自教學不馬虎；陳四妹在原生家庭中學會客語和台語，嫁到說福州話的公婆家，首要面對的即是擅長說福州家鄉話的長輩，公婆有心教導下，很快就學會，她自己也認為要融入這家庭中，福州話光用聽的也聽到會；林峰金受父母影響，本身會非常困難的阿美族語後，再藉由語言互助與依賴，學日語、英語、台語就容易得多。

林清美、涂繼盛、邱明彥在學校都學過台語、國語；涂錦賢、林峰金在學校學國、英、日語；陳清華的日語也是學校習得；宋雲月、陳阿貴、陳四妹在學校

學會字正腔圓的國語。

這些受訪者在學校都學過國語，唯有李美妹和陳清華沒接受過國民教育，她們的國語是在社區中學習而來。在社區環境中他們還分別學習其他的語言：涂錦賢、宋雲月和林峰金學台語；宋雲月並在老人社區大學學客語與英語；陳清華學客語及排灣族語；陳阿貴學客家語；林清美學阿美語、日語和台語；涂繼盛學日語及阿美語。

由訪談中發現家庭佔有大而直接的影響力，學校教育最普及，社區環境也深具功能，受訪者多語學習受這三者的影響分別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受訪者多語學習受家庭、學校和區的影響

編號	受訪者	家庭	學校	社區
1	涂錦賢	和祖父母、父母親、妹妹弟弟都說客家話，和妻兒說台語、國語。	小三起和同學說國語、台語，大學後增加英、日語。	國、台、客語通用。
2	李美妹	父母親說客家話。和先生、孩子、孫兒們說客語為主，偶爾說台語。	小四前在校說日語。	國語在社區中習得。社區中國、台、客語都聽得到。
3	涂繼盛	與母親說客語，和妻兒說國、台語為主，客語說較少用。	小學學國語為主，短暫的台語，與原住民同學互動較少，阿美話長大大學。	國、台、客、日、阿美語混用。
4	邱明彥	日治時跟父母說日語光復後父親教他阿美語、客語、廣東話。與妻說客語、台語，和兒孫說國、台語。	小學學日語、初中學國語、台語、英語。	國、台、客語通用。關山、池上說客語居多。排灣族社區說日語。台東、成功、長濱說阿美語或日語。

5	陳四妹	父親說台語、母親客語。 婚後跟公婆學福州話後，家中以福州話為主。	小學學國語為主，跟兄長學會日語。	社區裡國、台語流通，客語較少使用。福州話聽不到。
6	陳清華	跟先生孩子說台語為主，偶爾說國語。	學校學會精準的日語。	國、台、客、日、排灣族語經常使用。
7	林清美	跟先生說卑南語為主，跟孩子說國語。	學校學會國語、學過日語、跟同學學阿美語。	跟長輩說卑南語與日語，其餘說國語。
8	宋雲月	跟父母兄姐說排灣、日語，跟先生孩子說國語。	學校學國語。	社區學台語。在社教館學會客語與英語。
9	林峰金	跟父母說阿美族話、先生英語、小孩國、台、英、阿美族語。	學校學國語、英語和初級日語。	職場中學會台語，英、日語在職訓練中加強學習。
10	陳阿貴	跟祖母學台語，祖父、父母、兄姊說阿美語，妻、兒說國、台語。	學校學國語。	在社區中學會客語。

第四節 多語在工作與人際的影響

十位受訪者對多語使用在工作與人際上各有不同感受，像涂錦賢雖不認為多語不一定對工作有加分作用，但不否認多語在工作上易排難解紛、易與人相處；李美妹多語讓買賣順利，收入和朋友頗多；邱明彥擔任公職受長官倚重也是因為多語能力佳而平步青雲；涂繼盛擔任公僕，多語使用親切認真受肯定；陳四妹學會家鄉話讓家庭與親人間氣氛圓融愉快，也幫先生在工作上與同事相處宛如家人；陳清華把家族事業管理的有聲有色並賺到財富、友誼、好翁婿；林清美語言使用淋漓盡致，教母語、編教材、考證照、薪傳文化，在部落與社會上受尊崇；宋雲月語言天份佳，嫁外省籍校長，語言溝通無礙有愛，家庭洋裁生意旺；林峰金因語言而締造好姻緣，與來店美髮的顧客交談流利，無種族歧視；陳阿貴十三

歲當學徒，語言通被老闆肯定器重、被客戶尊重的感覺很溫馨。綜合他們的陳述，影響情形如表 5-2 所列：

表 5-2 受訪者語言使用在工作與人際上的影響

編號	受訪者	語言使用對工作影響	語言使用對人際影響
1	涂錦賢	相同母語有特殊情感，較能獲得信賴，而較易溝通。遇有排難解紛，較容易緩和當事人情緒，解除其精神武裝，和平歡喜收場。	交遊廣闊，與鄰居、同學、朋友相處，熱心隨和有人緣。
2	李美妹	市場買賣順暢，生意興旺，收入頗豐。	廣結善緣，姐妹淘不分年齡身份，鄰里相處愉快。
3	涂繼盛	設身處地為民著想，優秀公務人員。	慈眉善目人緣好，好長官、好朋友。
4	邱明彥	公務生涯一帆風順，一路受長官倚重。	退而不休的從事義務工作，能言善道，老當益壯。
5	陳四妹	家庭祿母，家長放心將小孩交付予她照顧，用心親切如家人。	協助先生與同事間的人際關係，是賢內助，也是好朋友。
6	陳清華	女強人又盡孝道，幫父親賺進不少財富。	見多識廣、口才便給，鄉里街坊最愛請教的對象，人氣指數高。
7	林清美	卑南族語認證口試官。高山舞集創辦人，帶領族人宣揚文化，既能傳承又能發揚。	族中意見領袖，大人小孩都愛諮詢請教和學習的對象。
8	宋雲月	手藝與腦力一級棒，好腦力又肯上進，沒有少數原住民的悲情，事業家庭兩得意。	幽默風趣，各種身份的朋友不少，鄰里相處融洽。
9	林峰金	隨和親切讓美髮業生意佳，各種身份的顧客喜歡光顧。	家中經常高朋滿座，老老少少好不熱鬧。
10	陳阿貴	受平地籍的老闆賞識，學歷雖不高，語言能力在職場上受歡迎。	三教九流的朋友不少，特別受年長者喜愛。

第六章 結論與感言

第一節 結論

語言多樣、人生多麗。由十位受訪者的語言自傳來看，多語能為個人創造許多物質與非物質的利益，多語也能促進族群的活力與和諧。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態度、多語習得方法、好處，以及成為多語人的想法分析，肯定多語學習利多於弊。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多語人優勢示意表

編號	受訪者	多語使用態度	多語習得方法	多語帶來的好處	成為多語人的想法
1	涂錦賢	自然。但會顧慮不懂者而使用大家共通語。	喜歡無壓力自然習得。	易排難解紛。易與人相處。族群關係和諧。	語言多學有益無害。
2	李美妹	都好。沒有忌諱。	從街坊鄰居處多聽、敢說。	買賣順暢，生意興旺，收入頗豐。朋友亦多。	若和原住民為鄰，也要學原住民語。
3	涂繼盛	自然使用不避諱。	多背單字、敢講敢問、人人可為師。	設身處地為民服務，優秀公務人員。	遺憾沒教孩子母語。
4	邱明彥	習慣日語，深覺日語才是母語。	要有興趣和好奇心、父母親教導。	公務生涯一帆風順，一路受長官倚重。	語言通，世界就通。人際與事業的橋樑。
5	陳四妹	順其自然。	家庭和長輩要求。	當褓姆受歡迎、家族關係良好。	有機會就要學。
6	陳清華	自然使用，配合對方說。	多聽就會。天份佔很大部份。	女強人又盡孝道，幫父親賺進不少財富。	方便溝通，做生意很需要。
7	林清美	非常自然但族語優先。	要不恥下問。	文化薪傳。母語認證口試官。族人喜歡依靠她。	人生七十才開始、學習永不嫌慢。
8	宋雲月	習慣國語，不避諱其他語言。	用心背誦，努力記憶。	手藝腦力一級棒，好腦力又肯上進，具競爭力。	學語言很快速，還想多學。
9	林峰金	隨意不做作。	語言學習可互助，發揮想像力。要有好老師教導。	隨和親切讓生意佳，各種身份的顧客喜歡光顧。	學實用的語言很重要。
10	陳阿貴	自然、不受身份影響。	多問多記，還要多說。	受平地籍的老闆賞識，多語能力在職場上受歡迎。	工作上很方便。語言要多說。

由多語人優勢可獲證明，在個人、家庭、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呈現正面的效能，因此語言多樣像百花齊放，無高低貴賤，在親情的增進、家族關係的擴展、生活體驗，都有好處。從經濟的角度，語言能力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有加乘作用。就整體社會而言，多語人的語言能力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而語言人權從家庭學校到社會國家都不能扼殺。另從文化的層面來看，語言是集體認同的重要表徵，各族群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語言和生物多樣性一樣，攸關地球永續發展，須廣續營造多語環境及避免語言流失。

總括而言，從多語人的語言自傳可以看出環境和學習興趣、動機與開口說的勇氣，對成為多語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受訪者強調環境與學習動機是學會第三種語言的關鍵。多種語言靈活切換使用，能講對方的語言讓人有親切受尊重的感覺，多語學習利多於弊；避免語言流失，多種語言是資源，維護語言多樣性是大家的責任。希望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打造多語環境，捍衛語言多樣性，將台灣裝點成多音交響的美麗島。

第二節 感言

臺灣語言豐富，不僅有它獨特的價值，也是無可取代的。語言瀕危成為普遍現象，政府從學校著手，企圖在新一代子弟啓蒙教育階段，重新啓迪語言學習的多語言教育，小學一週一節四十分鐘的課程，在教室裡聽聽講講，下了課、回到家，吸收多少、使用多少？不得而知。語言學習無法獨立完成，必須有家庭和社會環境支持，看看民間有許多多語人才，並非經過學校制式教育習得各種語言，個人多語言學習維持了語言多樣性，本文所記錄的十位台東多語人才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典範。他們雖不是大人物，也未必受多高等的教育，甚至無須在學校學習，但多語能力讓他們在人際、工作、家庭和經濟各方面都受用與受惠。這些人以個人的行動打破單一語言的神話，也展示了多種語言帶來的各種好處。

記得我第一位受訪者涂錦賢警官，他一口流利的台語讓人聽不出是從小說客語長大的，一時間警察嚴肅的距離感煙消雲散。第二位李美妹阿婆聊天中，國語、

台語、客語交換使用，令人佩服她一把年紀在里鄰間仍古道熱腸的活躍。陳四妹一直不願多談多語能力，但話匣子一開，也佩服自己學福州話的過程讓人生豐收。林清美則是高興的大聲說：「現在開始都不嫌慢，語言流失則民族滅，我們這一代不能當罪人！」。陳阿貴靦腆說自己偏好客語，主動學習的結果受到尊重和報導是始料未及。邱明彥得意的笑，滿意的感恩多語能力來自父親教導，多語經驗與能言善道，真可分上下多集呢！。陳清華啞著開過扁桃腺的嗓子，不厭其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很感動。涂繼盛在法鼓山信行寺忙碌的義工服務中，同樣歡迎我多次的訪問，並深憂客語薪傳不足。宋雲月總是客客氣氣的招呼研究者，噓寒問暖從不間斷，多語讓生活充實而有意義間。最後一位林鋒金是開心果，聊三兩句就哈哈笑，她是美髮師，爲了更深入訪談，研究者乾脆讓她燙髮洗髮，觀察她多語能力與實際生活，從絡繹不絕的客源互動中，果然印證多語好處多多。

研究者其實還訪問了在鯉魚山下開錦江春餐廳的老老闆史永康、前縣議會退休的林葆秘書，他們成爲多語人的故事也很精彩，但限於時間與篇幅，台東還有很多多語人的故事，留待往後再續篇。

總之，語言多樣性的好處真像五彩繽紛的花園、生態多樣而富麗堂皇，台灣由於多民族的移入混居，造就全台多語的環境，後山台東尤爲特殊。台東的多語人，展現在以閩客爲主流社會的政經環境中，出現過兩位原民血統的台東縣長，能出類拔萃，異軍突起和多語能力不無關係。其一爲首任民選縣長陳振宗，父親爲客家人、母親爲知本卑南族人，陳本身即具多語的能力，因此在漢人人數遠多於原住民的情況，他的多語能力打破人際藩籬，順利當選；民國八十年代，當選縣長的陳建年也是原住民，父親卑南族人、母親彰化縣人，陳建年同樣以具多語能力吸引選民的支持，擔任八年縣長。甚至於看到陳建年競選期間，蘭嶼達悟族子弟郭健平（曾當選台東縣議員），就在台東市南京路廣場上，全場以台語助講，讓台下選民驚嘆不已。

多語能力的優點在台東乃至台灣移民社會特性尤爲明顯，現今台灣新移民增多，不管公民營團體、機關及公司行號徵人，多強調以具多語能力者爲優，如果不具多語能力，如何能應付百樣的服務對象。

語言的多元性，是地方的文化資產，更是國家的重要文化資產。例如台東阿

美族人郭英男（已逝），他傳唱的阿美族傳統「飲酒歡樂歌」即被引用為亞特蘭大奧運主題曲，名揚四海，阿美族語被譽為天籟之音，這就是我們的重要資產。台灣在世界上人數少、土地小，能見度不高，但優美的阿美族語一下子即擄獲全世界人們的注意力，令人難以想像的開心。

在社交場合上我們常見具多語能力者，全場狂奔，十分受歡迎。如果只能說一種語言，處處得靠翻譯，如何縮短距離？上焉者不利於協助外交推動、國政推展，下焉者交朋友困難，人際關係施展不開。

多語不僅是文化、經濟、政治、人際關係的資產，更是國家重要資產。每個人都應竭力發揮螺絲釘功能，讓強勢與弱勢語言均能同時得到保存與發展，減緩語言死亡腳步。發揚維護這珍貴的資產，從個人到家庭、社區、學校、國家，人人都成多語人。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以筆劃數排列）

- 文崇一、楊國樞（2000），〈訪問調查法〉，《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下冊，台北：東華。
- 王蜀桂（1995），《讓我們說母語》，台中：晨星。
- 王昱祺（2008），〈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以台東地區四大族群為例〉，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李雪菱（2004），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張茂桂老師專訪《教育研究月刊》，117 期，頁 101-106。
- 李喬（1990），〈客家人的政治立場，自立晚報本土副刊〉，1990 年 11 月 3 日。
- 李惠敏（2002），《從洋鬼子到外勞：國族、性／別與華語文教學》，台北：巨流。
- 李壬癸（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
- 江文瑜（1999），《阿媽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 周蔚（2001）譯，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著，《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台北：貓頭鷹。
- 周婉窈（1995），〈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 卷 2 期，頁 113-161。
- 洪惟仁（2002），〈台灣語言政策何去何從〉。台北·淡江大學·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 年 9 月 26-27 日。
- 胡婉玲（2000），《語言讓人更自信》，台北：大田。
- 徐世璿（2001），《瀕危語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曹逢甫（1999），〈台灣語言的歷史及其目前的狀態與地位〉，《漢學研究》，17 卷 2 期，頁 313-344。
- 陳美如（1996），〈臺灣光復後語言教育政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美如（1998），《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復文。
- 陳明仁（1996），〈台文罔報〉，《講親情》，頁 3。
- 陳黎（2001），《陳黎詩選》，台北：九歌。
- 黃娟（1995），〈支持「突破電子媒體聯盟」：「客家電台」參與抗爭〉，《客家》，58 期，頁 49-50。
-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
- 黃純敏（2000），〈從多元文化主義論台灣的語言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頁 43-61。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 黃美金（2000），《第五章民族語言》，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研究成果報告。
- 黃東秋（2003），〈二十一世紀族語教學的省思〉，《原住民教育季刊》，29 期，頁 59-74。
- 曾貴海（2006），《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台北：前衛。
- 張學謙（1996），〈紐西蘭原住民的語言規劃〉，《刊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頁 267-292，台北：前衛。
- 張學謙（2000），〈母語教育 e 趨勢 kap 基礎概念：拍倒語言歧視建立母語教育〉，《Taiwanese Collegian》，22 期，Denton, Tx, U.S.A.
- 張學謙（2003），〈母語讀寫與母語重建〉，《東師語文學刊》，13 期，頁 97-120。
- 張學謙、蔡丕暹（2004），〈將語言人權融入語文教學〉，《語言人權語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1-209，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2004 年 12 月 18 日。
- 張學謙（2006），《原住民語言復振家庭與社區模式》，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外案結案報告，行政院院住民族委員會。

- 張學謙、鍾秋妹、謝昌運（2005），〈提升母語學習動機：語言行銷法的應用〉，
《2005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語文學習者的研究與分析》，南台科技大學，
2005 年 12 月 2-3 日。
- 張學謙（2008），〈全母語幼稚園與語言復振〉，《幼教師培生暨幼稚園現職教師幼兒母語文學學術研討與教學觀摩會論文集》，頁 121-132，樹德科技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2008 年 2 月 25-27 日。
- 張學謙、鄭良偉（2006），〈雙語讀寫 kah 語文教育：母語 kah 第二語言互相幫贊
san-thin e5 方法〉，《2006 台灣羅馬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母語文學在母語教育中
所扮演的角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 年 9 月 9-10 日。
- 鄭良偉、張學謙、楊允言（2006），〈多語文本、跨語文助讀及翻譯〉，《『返本鑄新』：
第一屆台東大學華語文學學術研討會》，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2006 年 5
月 27 日。
- 鄭良偉等編著（2000），《大學台語文選上冊》目錄第六課 散文：甘甜的『美麗』
陳豐惠，頁 87，台北：遠流。
- 萬文隆（2004），〈深度訪談在質性研究中的應用〉，《生活科技教育月刊》，37
卷，第 4 期。
- 鄭良偉（1990），《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多語社會及雙語教育》，台北：自立。
- 謝國平（2007），〈語言流失與 RLS 在台灣〉，鄭錦全等編，《語言、社會與文
化》系列叢書之二，《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 7-18，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 鍾肇政（1991），〈我們不是隱藏人〉，中國時報 1991 年 3 月 15 日。
- 吳信鳳，張銀玲，陳瓊娟（2007）譯，Colin Baker 著，《雙語主義 Q&A》，台
北：東西。

二、西文部份：

- Connor, W. (1994). *Ethnonationalism :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rian, N. (1998). Western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small-language prospects. In Lenore A. Grenoble & Lindsay J. Whaley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p. 3-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Jong, D.H. (1998). Is immersion the key to language renewal? *Journal of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37(2), 31-46.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Fennell, D. (1980). Can A Shrinking Linguistic Minority Be Saved? Lessons From The Irish Experience, in E. Haugen, J. D., and Culture D. Thomposn, eds. *Minority Languages Toda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H., R. Y. Bourhis and D. M. Taylor, (1997). Toward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 In Giles. H.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Academic Press.
- Garcia, O. (1992).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In H. Byrne (ed.), *Languages for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 Hinton, Leanne. (2001). The master-apprentice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 in Hale, Kenneth & Hinton, Leanne (eds)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in Practice*,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 Huss, Leena. (1999).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in the Far North: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Northern Scandinavia and Finland*. Studia UPPSALA.
- Holm, A., & Holm, W. (1995). Navajo language educ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19:141-167.

Johnston, B. & Johnson, K. A. (2002). Preschool immersion education for indigenous languages: a survey of resources.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Education*, 26.

Krauss, M.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4-10.

Rosemary, Henze. (1995). 。語言復振課程講義。夏威夷大學。

Skutnabb-Kangas, T.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 London,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wain, M., & Johnson, R.K. (1996). Immersion education: A category within bilingual education. In R.K. Johnson & M. Swain (Eds.), *Immers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1-1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oung, Russell. (1988).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Chinese on Taiwan*. Dissertation, Crane.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_____ (簽名)

研究者_____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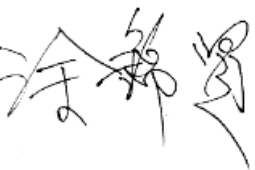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李美妹 (簽名)

研究者 洪素慧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涂繼成 (簽名)

研究者 洪素蓉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邱明秀 (簽名)

研究者 洪素蓉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陳四妹 (簽名)

研究者 洪素蓉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陳清華 (簽名)

研究者 洪素蓉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林清美 (簽名)

研究者 洪素蓉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宋雲月 (簽名)

研究者 洪素蓉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語言自傳發表同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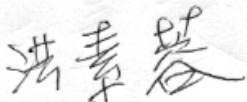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接受研究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主題為「成為多語人一語言自傳分析」，研究目的在突顯多語人語言學習經驗、多語人的社經地位及生活成就之關聯性，多語是族群和諧與語言保存的重要資產等。

經您的協助，語言自傳分析已完成，您的語言自傳內容為研究者論文重點，完全依照訪談結果據實報導，並經您閱後無誤，不勝感激。本研究目前所知為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第一人，您的經驗分享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日後若須公開引用、報導，依著作權法精神還盼獲得您的同意。

☒ 本人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 本人不同意接受語言自傳內容公開發表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